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__1924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目录

导言 克里斯托弗·班福德

第一讲 理解人的本质的需要 1924 年 7 月 17 日

第二讲在人的物质身体中人的本质的化身 1324 年 7 月 18 日

第三讲走路、说话、思考 1924 年 7 月 19 日

第四讲孩子的三个阶段 1924 年 7 月 20 日

第五讲华德福学校的教师会议 1924 年 7 月 21 日

第六讲家长与教育的联系会 1924 年 7 月 22 日

第七讲人类有机机的气质 1924 年 7 月 23 日

第八讲教育中的艺术和语言 1924 年 7 月 24 日

第九讲教育的更新 1924 年 7 月 24 日下午

第十讲教育与人智学运动 1924 年 7 月 24 日下午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导言

克里斯托弗·班福德

尽管鲁道夫·施泰纳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每一门讲座都有其独特的质量和价值，但某些开创性的课程以独特的光芒闪耀出来。教育

中的人的价值（最初的标题是“人的知识的教学价值和教育学的文化价值”）当然就是其中之一。它于 1924 年 7 月举行，这是施泰纳活跃生活的最后一年-他于 1925 年去世。背景是一个夏季教师会议，在荷兰的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在茂密的山丘中。参与者不仅通过讲座，而且通过吃饭、远足和几乎连续的讨论和交谈而团结起来。因此，他们创造了两个月后，施泰纳将发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所谓的“最后演讲”（1924 年 9 月 28 日）。

不仅仅是感情使施泰纳的最后一年变得非凡。这一年开始于以施泰纳为首的一般人智学协会的成立（1924 年 1 月 1 日）。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代表了施泰纳整个生活和工作的开花和高潮。在接下来的 9 个月里，一切都在向世界播撒这一成果的种子。当他把自己的业力与社会的业力结合起来时，施泰纳说过，他不知道精神世界会如何看待他的行为。他警告成员们，他的灵感来源可能会枯竭。精神世界可能不愿意合作。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精神世界非但没有抛弃施泰纳，反而把恩典堆在他身上，他从自己内心的力量中，以一种新的朴素、同时性和直接性来回应。仿佛他已经履行了对他的历史、精神谱系的义务-神论、神秘等等-现在可以用人类经验的共同语言直接从内心说话。这就是教育中的人类价值观的新鲜感，它概述了华德福教育的独特品质-是什么使它与众不同。

当然，华德福教育是建立在人类学或精神科学基础上的人类知识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它从对整个存在作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精确、现象学观察开始。因此，没有任何“理论”可言。今天的教育和

其他许多教育一样，受到理论与实践或现实的分裂。大多数教育哲学都是理论的，脱离了生活。他们对孩子进行实验，因为他们不再能够用他们的心和灵魂接近他们。因此，教育不处理师生之间的现实。对施泰纳来说，这是“当今社会所有频繁的社会动荡背后的根本邪恶”的症状：“不承认他人和人们之间缺乏兴趣应该互相展示。”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彼此，从来不知道或认识对方。要克服这个深渊，教师必须学会再爱。

没有爱，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来教，也不可能教。

从爱的角度来看，孩子被委托给我们接受教育。他们是我们得到的神圣的信任。作为父母和教师，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他们朝着某种抽象的理想发展，而是欢迎他们和助产士进入尘世生活。斯泰纳说得很清楚：“当我们与年幼的孩子打交道时，我们面对的是尚未开始身体存在的生物；他们从地球前的世界中带来了灵魂和精神，并投入到父母和祖先提供的身体中。”当我们观察一个孩子时，我们看到的是灵魂和精神寻求掌握生命一个以前生活在精神世界里的神圣存在已经来到我们中间。那些迎接这个人的人“有一种站在祭坛前的感觉。”但祭坛的通常功能是相反的。这座圣坛不是供我们供奉，而是让众神向我们揭示创造世界的神圣的、精神的宇宙法则。每个孩子都会变成一个谜，提出一个问题。不是如何教育他或她达到某种先入为主的目的，而是如何培养上帝给地球带来的东西。华德福教育是一种基于这种思想必然遵循的敬畏和爱的教育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与其说是一名教师，不如说是一名艺术家，他的召唤更像是牧师，而不是褻瀆。

这方面没有任何纲领性。这不是一个应用原则的问题，而是对现实，即对个别儿童作出反应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给地球带来了我们必须学会直觉和培养的某些固有特征。遇到孩子（除了父母）是我们所说的老师，他们也是个体存在。在两者之间，个别教师和学生，即教育的关系发芽、生长，如果成功，则开花。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名教师更像是一名园丁。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植物，以及土壤和气候，并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一个人的“绿色拇指”，成为一个即兴的，有爱心的艺术家。

以这种方式观察儿童的发展，我们首先注意到进入尘世生活的过程是通过渐进的发育阶段发生的。施泰纳解释说，这些在出生前就开始，在整个生命中持续，并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早期发生的事情会在以后产生后果。他还强调必须认识到它们不是固定的。今天的儿童发展与五百、一千或四千年前不同。同样，必须绝对现实，对面前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前的一切都是个体。在这个个体中，一个完整的世界被揭示——“不仅是一个人类世界，而且是一个在地球上表现出来的神圣的精神世界。”每个孩子都代表着一个世界和世界的一个方面；是教师用新的视角丰富自己理解的机会。因此，每个阶级都是进化生物视角的万花筒。学习与这些工作，一个教师成为一个艺术家，意识到他或她所做的对世界进化有意义。

构成人类教育价值观的九个讲座，描述了儿童和教师从事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复杂舞蹈的画面，我们称之为“教育。”在整个过

程中，施泰纳在微观和宏观视角之间无缝和轻松地编织。在第二堂课中，他以德国诗人歌德和席勒为例，从整个人类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化身的过程。（如果他今天在美国讲话，他很可能会把爱默生和梭罗吸引过来。）从这一点，他转向学习走路、说话和思考的神奇事件-从这些到童年的三个阶段（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到成年。）每一次机会，他都从细节走向整体，从具体走向普遍。最重要的是，施泰纳练习他所讲的：这些讲座是活的。

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从围绕孩子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人的讲座开始。这使我们能够了解教育的实际教学方面。接下来是一些深刻的、充满洞察力的讲座，讨论更多的社会精神方面的教育，就像在华德福学校一样：教师大会和教师会议。最后，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施泰纳谈到了在一般的气质规则下产生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再次涉及到身体、灵魂和精神。

没有这样的讲座周期是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完成的，但每个讲座都以自己的方式涵盖了“基本知识。鲁道夫·施泰纳的任何讲座也有其无可比拟的价值。然而，这一系列是真正非凡和无与伦比的，以不同的方式，因为这是施泰纳最后一次提供教育，因为在他的最后几个月，施泰纳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清晰和渗透，这使他能够用不可思议的精神光度、精确和纯粹的人性来处理旧的话题（以及新的话题）。如果有人正在寻找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最后一句话”，这也许就是它-在更多的方面。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1 讲 理解人的本质的需要

1924 年 7 月 17 日

几年来，教育一直是我们在人类运动中培育的文明文化活动领域。在这些讲座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可以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我们的学校只存在了几年，所以我不能真正谈论成就，但我们可以谈论一些事情的开始，即使在人类的运动之外，也已经给对今天文化的精神生活感兴趣的群体留下了印象。在回顾我们的教育活动时，再次就这一密切相关的主题发言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快乐-特别是在荷兰，多年前，我在那里有机会讲授与人类精神科学有关的主题。

人类学的教育和教学是以人的知识为基础的，人类的知识只有在精神科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它是从我们对整个人类的知识（如身体、灵魂和精神）中工作的。最初，这种说法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当然，在教育作为一门艺术时，必须考虑到整个人-精神不应被忽视，而应有利于身体，也不应忽视身体，而应有利于精神。然而，一旦我们看到基于精神科学的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情况很快就会很明显。在荷兰的海牙，一所小学校----

可以说是我们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的女儿----是根据人智学对人类的了解建立起来的。我认为，任何意识到这样一所学校的人，无论是仅仅从听到它的还是以更亲密的方式，都会发现它的方法来自人智学的基础，与今天的典型学校本质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无论我们今天看哪里，我们都发现人们的想法或理论与他们在实践中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差距；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理论和实践已经广泛分离。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但也许这种分离首先可以在生活中最实际的所有职业中看到-在商业和经济世界中。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从理论上学到的。例如，人们在经济事务中通过行政的细节来思考。他们形成意图，但那些意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无论他们经过多么仔细的思考，他们都不符合生活的现实。

我想澄清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互相理解。假设一个人想做生意。他写了一个商业计划，考虑到与这项业务有关的一切，并根据他的意图组织它。然后他根据他的理论和抽象的思想行事，但在这里，它们必须处理现实。某些事情已经完成；发明的想法是付诸实践的，但这种思维不适合现实生活。事实上，一些东西被结转到现实生活中，而这些生活与现实不相符合。以这种方式经营的企业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创办这种企业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非常实用的。那些从事商业活动，从来没有学到任何超越习惯做法的东西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是“实用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听到真正实用的人谈论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进入商业生活，用沉重的手介绍他们的理论。如果有足够的资本，他们可能可以继续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失败或可能被吸收到另一个更成熟的业务。通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很少注意到有多少真正的、至关重要的努力被浪

费了，有多少生命被毁了，有多少人在生活中受到伤害或阻碍。它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被理论化了——被“实际”的人所思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实用性不是通过理解，而是通过理智。他们在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的情况下把一些东西引入现实。

很少有人注意到，但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已经变得猖獗。现在，理解这类问题的唯一领域是机械工程的应用，人们认识到这类程序是行不通的。当决定建造一座桥梁时，必须利用力学知识来确保这座桥能满足它的要求；否则，第一列穿过它的火车就会掉进水里。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甚至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机械施工缺陷的结果。然而，总的来说，这是实际生活中唯一可以明确地说是否预见到现实条件的领域。

如果我们考虑医学的实践，我们立即看到，是否适当地考虑了现实的条件并不那么明显。在这里，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一些东西被理论化，然后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应用。事实上，当一个人的命运是要死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被“治愈到死亡”的时候，我们确实难以察觉。”这座桥由于施工中的缺陷而倒塌；但要知道是什么导致病人病情恶化、被治愈或死亡并不容易。

同样，在教育领域，并不总是能够看到成长中的儿童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接受教育，还是按照实验心理学的奇特方法接受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儿童被外部检查，然后询问儿童的记忆、智力能力、形成判断的能力等等。教育目标经常是这样形成的。但它们是如何被带入生活的？他们牢牢地坐在头上，这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教

师在头脑中知道，一个孩子必须通过一种方法来教算术，地理，等等，然后把意图付诸实践。教师必须考虑他们所学到的一切，并回顾，根据科学教育方法的戒律，他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然后，当面对将他们的知识付诸实践时，他们会回忆各种理论原则，并以外部的的方式应用它们。那些有能力观察这些事情的人可以体验到教师-即使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教育理论，并能够背诵他们为考试或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必须学习的一切-然而，当面对他们必须教的孩子时，他们可能仍然与生活完全分离。这些老师的遭遇与我们每天和每小时都不得不用悲伤的心去观察的事情是一样的：人们在生活中彼此擦肩而过的事实；人们没有真正了解对方的意义。

这种情况是普遍的，是当今社会所有频繁发生的社会动乱背后的根本邪恶。人们不接纳（理解）他人，缺乏对他人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接受这种状态，这是当代人类的命运。但是，当儿童和青少年的教师与学生分开、分开时，这种冷漠就达到了顶点，同时以完全外部的方式使用传统的科学方法。

当桥梁倒塌时，我们可以看到力学定律的应用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教育方法并不那么明显。今天的人们只有在涉及到机械思维时才感到舒服，机械思维总是可以决定事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导致了现代文明中最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从今天人类对机械思维只有信心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表明，当机械思维被纳入教育中时，人们不再具有接近儿童本身的自然天赋-例如，当儿童被要求写出断开的单词，然后迅速重复它们时，教师可以记录他们的同化能力。我们对孩子进行实验，因为我们不再能够接近他们的心和

灵魂。

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们似乎只是倾向于批评和指责一种优越感。当然，批评总是比建设性的建设容易。然而，事实上，我所说的并不是来自这样的倾向或，而是来自以直接的方式观察生活。而这种对生活的观察必须产生于通常完全不存在于今天的知识中的东西。什么样的人需要追求一个基于人的知识的召唤？必须客观。这在今天的任何地方，在每个洞和角落都可以听到。当然，我们必须是客观的，但问题是，这种客观性是否建立在对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必不可少的东西缺乏关注的基础上。

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爱是生活中最主观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爱和客观。因此，当人们今天谈论知识时，爱从来没有被严肃地提及。诚然，当年轻人将自己应用于获取知识时，鼓励他们有爱这样做被认为是合适的，但这通常是这样做的，而整个知识的呈现都不太可能在任何人身上发展爱。无论如何，爱的本质-把自己奉献给世界及其现象-当然不被认为是知识。然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爱是知识的最大力量。没有这种爱，就不可能获得人类的知识，而人类的这种知识是形成任何真正的教育艺术的基础。

让我们试着描绘这种爱，看看它如何在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特殊领域中发挥作用，如从精神科学或人类学中得出的那样。

孩子们被委托给我们接受教育。如果我们对教育的思考是建立在精神科学的基础上的，我们就不会把孩子看作是朝着社会的某些人类理想或某些这样的事物发展的东西；人类的理想可以是完全抽象的。这样一种人类理想已经有了政党、社会和其他利益集团一样多的形式。人类的理想是根据一个人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其他一些计划的坚持而改变的，因此儿童逐渐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成为任何被认为合适的东西。这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达到了极端。然而，总的来说，这或多或少是人们今天的想法，尽管可能有点不那么激进。

对于想在精神科学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教师来说，这不是一个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唯一可能存在的“现实”将是教师认为自己是理想，然后要求孩子们变得像他们一样。这样的老师至少会触及某种现实，但说这种话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我们与幼儿打交道时，我们面对的是尚未开始身体存在的生物；他们从地球前的世界中带来了精神和灵魂，并投入到父母和祖先提供的身体中。我们生命的最初几天，我们看到一个婴儿在我们面前，有不发达的特征和无组织的、随机的运动。我们每天和每周都关注这些特征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明确的，并从灵魂的内在生活中表达出挣扎到表面的东西。我们观察孩子的生活和动作是如何变得更有目的和更有针对性的，以及精神和灵魂的东西是如何从孩子存在的最深处工作到表面的。然后，我们满怀崇敬的敬畏，问：什么是挣扎到表面？因此，有了心和理智，我们就会被引导回到人类的存在，当灵魂和精神生活在灵性的、地球前的世界中，这个孩子从这个世界降入物质世界。我们可能会说：“孩子，既然你已经通过出生进入了尘世的存在，你就在人类之中；然而，以前，你在精神

上，神圣的存在中。

曾经生活在灵性神性中的东西降临到人类中间。我们看到神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我们有站在祭坛前的感觉。但有一个不同之处：在宗教界，人们把祭祀祭品带到祭坛上是正常的，这样这些祭品就可以提升到精神世界。然而，现在，我们有一种站在祭坛转向另一条路之前的感觉；众神允许他们的恩典以神圣的精神存在的形式流下来，这样那些作为神的使者的人就可以在物质祭坛上揭示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我们在每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神圣的精神，宇宙法则的启示；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世界上创造的方式。在它的最高，最重要的形式，这是揭示在儿童。因此，每个孩子对我们来说都成了一个神圣的谜，因为每个孩子都体现了这个伟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如何教育孩子去接近一些已经被梦想的理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培养神在尘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精神世界的帮手，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问，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态对待教育，会发生什么。

真正的教育源于这种态度。重要的是在这种思维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教学。只有对人类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孩子的爱——成为我们努力的主要动力，才能获得对人类的知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教师的召唤就变成了牧师的召唤，因为教育者就变成了一个管家，他在人类中完成了神的意志。再说一遍，这里似乎有一些明显的说法，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情况发生在今天的反社会世界秩序中，这种秩序只是带有社交的外表。教育工作者追求的是人类的“偶像”，没有把自己看作是面对孩子时必须首先理解的东西的养育者。

像我所描述的精神态度不能以抽象的方式工作；它必须在精神上工作，同时始终保持实际的观点。然而，这种态度永远不能通过接受与生活无关和陌生的理论来获得；只有当你对生活的每一种表现都有感觉，并且能够带着爱进入一切表现形式时，才能获得这种态度。

今天有很多关于改革教育的讨论。自从战争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教育革命，我们经历了这一点。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方法都已经尝试过，几乎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关心如何实施这些改革。一个人要么接近即将建立的机构，提出建议，要么至少就如何塑造教育提出这个或那个建议。就这样。关于教育方法的讨论很多，但当你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看待各种改革团体，归结到最激进的，作为他们的教育时，你是否看到了这一切所产生的那种印象？我不知道是否有很多人会考虑，当我们面对来自倡导教育改革的团体的那么多计划时，它会给人什么样的印象。人们肯定会觉得今天的人很聪明。事实上，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非常聪明。我说这话不是带着讽刺，而是很严肃。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有如此多的创造力。

一切都在那里，为我们准备：第 1 段。“如何教育使儿童的力量自然发展”，第 2 段。。。第 3 段...等等。今天，任何职业、职业或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坐在一起制定这些程序；在第 1 至第 30 段中，我们得到的一切都将非常巧妙，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如何形成理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善于制定事物。然后，一个程序，或几个程序，可以提交给一个委员会或立法机构。这又是非常足智多谋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根据政党的意见改变、删除或添加，一些非常巧妙的东西出现，即使它有时是强烈的党派性。然而，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这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华德福教育从来没有开始这样的计划。当然，我不想吹嘘，但如果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计划，至少和来自许多教育改革协会的人一样聪明。我们必须处理现实的事实可能会证明是一种阻碍，因此结果会更愚蠢。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从来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可能被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的“教育原则”从来不感兴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现实-绝对的现实。这是什么现实？一，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是什么，并了解孩子们固有的特点，他们带下来；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通过他们的身体表达的。

首先，还有孩子。然后是老师们。你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纳这样的原则，即儿童应该根据个性接受教育（这是每一项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但绝对不会有结果。另一方面，除了孩子，还有老师，重要的是知道老师能和孩子们一起完成什么。学校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运作，我们不会建立一些抽象的理想；相反，我们允许学校从师生中发展出来。那些老师和学生并不以任何抽象的方式存在；他们是非常真实的，个体的人。这就是问题的要点。然后，由于必要，我们被引导建立一个基于真正的人类知识的真正教育。我们不再是理论性的，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变得实用。

华德福教育是第一种以人智学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教育作为一种艺术的实践；因此，只有在各种情况下才能做些什么，这是可能的。我们对伟大的理论没有兴趣，但更大的是我们对精神科学冲动的兴趣，这可以给我们真正的人类知识-开始，因为它必须，与孩子。然而，今天，未经精炼的观察完全忽视了生命进步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我要说，如果我们想为我们应该给儿童带来的东

西培养正确的意识，我们就必须从精神科学中汲取一些灵感。

今天的人们对人类和整个人类知之甚少。人们想象，我们目前的生存状态与十四世纪或十六世纪一样，事实上，它从来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把古希腊人或埃及人描绘成和我们今天差不多。而且，再往前看，今天的观点看到自然科学历史笼罩在薄雾中——以至于出现了半猿半人的人类。但是，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人类历史和史前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

让我们研究人类，就像他们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样，从婴儿期开始，直到牙齿的变化。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身体的发展与灵魂和精神的发展平行。所有表现为灵魂和精神的东西在身体上都有一个确切的对应物；两者出现在一起，都是从孩子身上发展出来的。当孩子们经历了牙齿的变化，我们看到灵魂是如何从身体中解放出来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跟随儿童灵魂和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体发展。然而，这两个方面尚未明确分开。如果我们继续跟踪发展，直到青春期到大约二十一岁之间，分离就会更加明确，然后当我们到达第二十七或第二十八岁（现在说现代人类）时，我们就不再看到灵魂和精神是如何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可以在灵魂和精神的生活被感知，另一方面可以在物质的生活被感知；但两者不能联系在一起。到了二十多岁的末期，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已经完全脱离了身体，所以它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然而，这并不是过去的一贯做法，它只是一种认为它是存在的信念。人智学研究的精神科学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根本没有被注意到的事实。在人类进化的现阶段，我们在儿童身上看到的东西，

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到极端的老年；在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存在中，儿童完全依赖于身体，他们的身体性质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存在。如果我们追溯到产生“族长”概念的时代，我们可以问自己族长是什么样的人。答案一定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在变老的时候，他的身体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即使在一个非常老的年龄，他仍然觉得今天只有非常年轻的人。即使在晚年，他也感觉到他的灵魂和精神依赖于他的身体。

今天，我们不再有感觉，我们的身体取决于我们的思维和感觉。但在古代，经历了这种依赖。然而，经过一定年龄的生活，人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变得更硬，他们的肌肉含有某些外来物质，导致了一种硬化的状态。他们感到他们的生命力量正在减弱，但随着这种身体的衰退，他们也经历了精神力量的增加，这是由身体的分裂带来的。灵魂正在从肉体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他们如何经历这一身体衰退过程的开始。已经到了一个族长的年龄，身体正在破裂，灵魂最能从身体中解脱出来，所以它不再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虔诚和崇敬地仰望族长。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怎样。在老年时，一个人可以知道和理解事物，以一种尚不可能的方式渗透到事物的核心，而一个人仍然在建立身体之上。

在那些古代，人们将能够看到一个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世界秩序。但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后来，人们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的这种相互依赖，直到大约五十年。随后是希腊时代。希腊时代的特殊价值在于他们能够感受到精神和身体之间的和谐。希腊人直到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才感受到这种和谐。在血液循环中，他们仍然经历了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希腊人的奇妙文化和艺术是建立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的；它把一切理论化为艺术，同时又充满了他们的

艺术智慧。

在那个时代，雕塑家的工作方式使他们不需要模特，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他们意识到渗透在手臂或腿上的力量，使他们形成。例如，这是在节日游戏中学到的。然而，今天，即使这样的游戏被模仿，它们也没有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发展有一种感觉，我们就知道人类进化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准确地说，我们也知道，今天身体和精神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直到二十七岁或二十八岁。大多数人观察到这种平行直到青春期。因此，我们知道神圣的精神是如何从发展中的人类中产生和成长的。然后，我们对我们的任务感到必要的尊敬，即开发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公式。

因此，我们的思想以灵魂中的个性为基础，指向对人的认识。如果我们吸收这些普遍的历史方面，我们也将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每一项教育任务。这样，当老师进入课堂时，另一种生活就被带入课堂：老师把世界带入课堂-物理世界以及灵魂和精神的世界。因此，教师被一种现实的气氛所包围，一种真实的世界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考和智力。然后，老师将被一个充满感觉的世界所包围。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刚才提出的内容，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显著的事实。我们看到，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在许多方面将代表当今教育中的独特冲动。各种各样有漫画技巧的喜剧演员经常选择学校老师作为嘲笑的对象。任何有必要幽默感的老师都可以对那些喜剧演员开涮——但这不是重点。即使教师精通现代教育

方法，带他们一起上学，如果他们缺乏了解他们必须处理的孩子的
手段，他们怎么能不是世界上的陌生人呢？有了我们今天的学校制
度，一个人就不能成为其他任何东西；教师被赶出世界。因此，我
们面临着一种真正了不起的局面。教师与世界疏远，但他们仍然被
期望训练人类走出去，在世界上繁荣。

然而，让我们设想，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已成为一种公认的观点。
师幼的关系是这样的，在每一个个体的孩子身上，一个完整的世界
被揭示出来，不仅是一个人类的世界，也是一个在地球上表现出来的
神圣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老师感知世界的许多方面就像课堂上
有孩子一样。通过每一个孩子，老师放眼广阔的天地。因此，教育
成为艺术。它充满了一种意识，即无论一个人做什么直接影响世界
进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引导教师在教育和发展人类的任务中，
走向崇高的世界观。这样的教师是那些在面对文明的伟大问题中获
得领导作用的能力的人。这个学生永远不会超过这样的老师，就像
他们今天经常做的那样。

在学校里考虑这个场景。想象一下，一个老师必须根据人类的某
种想法或先入为主的形象来教育。假设她班上有三十个孩子。其中
有两个人，通过天生的能力和命运的引导，碰巧比老师自己更有天
赋。老师应该怎么做？她想按照她的教育理想来塑造他们；其他任
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如何？现实是不允许的，学生的成长超
出了他们的老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现实进行教育，我们就会
培养所有体现在儿童身上的灵魂和精神品质。因此，我们就像园丁
与我们的植物。你认为园丁知道他们所照顾的植物的所有秘密吗？
植物包含了许多比园丁们所理解的更多的秘密，但它们仍然可以照
顾它们，也许在照顾那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人方面是最成功的。

他们的知识依赖于实践经验，一个“绿色的拇指。”

同样，实践一门以现实为基础的教育艺术的教师也有可能站在有天才的孩子面前做教育者，即使他们自己肯定不是天才。这样的教师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引导学生走向某种抽象的理想；相反，在孩子们中，神在人类中工作，就在身体中工作。有这种态度的老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这样做是通过一种流露出的爱，渗透到他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中。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如此重要。

用这些话-今天作为一种问候-我希望给你一些关于这门讲座课程的本质的想法。

它将处理理解人的教育价值和教育的文化价值。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2 讲 在人的物质身体中人的本质的化身

1924 年 7 月 18 日

在这个讲座课程中，我想首先谈谈如何通过对人的理解来提高和丰富教育艺术。因此，正如我在介绍性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当我试图描述人智学如何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帮助真正理解人类-不仅仅

是孩子，而是整个人类-的时候，我将讨论这个问题。我展示了如何，因为精神科学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有一个整体的知识（到这种情况发生在地球上的程度），它可以正确地向我们展示童年教育的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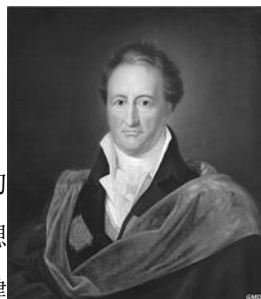
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观察儿童和青年的事件来知道如何教育儿童；但这还不够。相反，它就像与植物一起工作；如果你把一种物质引入生长的茎，它的效果就会出现在开花或果实中。这对人类的生活是相似的；我们在最初几年向儿童灌输的东西的效果-或者我们在这些年从他们身上吸取的东西-偶尔会出现在生命的最近几年。人们很少意识到，当一个人在 50 岁左右发展出一种疾病或虚弱时，它是由一个人的第七年或第八年的错误教学方法引起的。今天的人们通常研究孩子（虽然可能比我昨天描述的要少），以发现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这还不够。今天，我想奠定一些基础，在此基础上，我将展示我们如何通过精神科学来观察整个人类生活。昨天，我说人类应该被看作是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的。我给出了一些指示，说明人类的超感性，我们的高等存在，是如何从出生到死亡，而身体的物质总是在变化。因此，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人类的生活，即我们将地球上的事件视为出生前生命的结果。我们不仅拥有从出生或受孕开始的灵魂品质，而且我们还拥有地球前的灵魂品质-事实上，我们甚至在我们体内携带了以前尘世生活的结果。这一切在我们身上都是活的和活跃的，在尘世的生活，我们必须准备一切最终将通过死亡之门的东西，并再次生活在灵魂和精神的世界中，超越尘世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超感官是如何进入尘世生活的，因为它存在于生与死之间。它在我们的身体本性中以一种隐藏的方式运作，如果我们不能理解

身体内的精神力量，我们就无法理解身体。

人智学的文学，如我的书《神学》、《深奥的科学纲要》和《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描述了理解人类的方法。首先，让我们根据人类对人类和世界的说法，了解人类的真正和具体的知识。我想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他们对你肯定很熟悉。我选择他们是因为我对他们都研究了很多年。这是两个天才；稍后，我们将考虑天赋较低的个人。然后，我们将看到，人智学不仅以一般的、抽象的方式说话，而且以这样的理解渗透真实的人类，即人类的知识被证明对生命具有实际的现实。通过选择歌德和席勒作为我的例子，并通过间接地接近他们，我希望展示人类的知识是如何通过精神科学获得的。

让我们考虑歌德和席勒，就像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在外面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看整个人格。

歌德是一个以非凡的方式进入生活的人。这表明他的灵魂进入肉体化身是多么的困难。但一旦这件事发生了，歌德克服了这具身体的阻力，他就完全置身其中了。一方面，很难想象比歌德的童年更健康的本性；他是惊人的健



康。事实上，他是如此健康，以至于他的老师发现他很难。那些作为孩子没有问题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很少享受良好的健康。另一方面，对老师讨厌的孩子往往在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更多的成就，因为

他们有更活跃和精力充沛的天性。因此，当孩子们盯着他们时，理解老师是快乐的。

这三本书，连同直觉思维作为一条精神之路：自由哲学，被认为是斯坦纳的基本著作。请参阅“进一步阅读”这些和其他参考资料。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从小就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大约十六岁时，他开始学习法律。他还学习艺术、音乐、解剖学和化学。歌德的第一个戏剧性的成功是哥茨·冯·贝里辛根，一个16世纪强盗男爵的故事。它代表了他年轻时对建立和对知识自由的要求的抗议。歌德的《浮士德》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它的写作贯穿了他的大部分文学生活。当他八十一岁时，它终于完成了。

从他最早的童年起，歌德就倾向于这种方式，即使是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他看着有人弹钢琴的手指，然后给一个手指命名为“Thumby”，另一个命名为“Pointy”等等。但除此之外，即使在童年，他也是明亮而清醒的，这偶尔给他的老师带来麻烦。后来，在莱比锡，歌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疾病。然而，请记住，某些困难的经历和野生燕麦的播种是必要的，以减少他的健康，到了他可能被疾病攻击的地步。在这场疾病之后，歌德的一生都是健康的，但同时他也非常敏感。他对各种印象都有强烈的反应，但他不允许他们抓住或深入他的生物体。当他被一些经验深深地感动时，他并没有心灵上的烦恼，但他强烈地经历了任何这样的事件。他对灵魂的敏感伴随着他的一生；他遭受了痛苦，但他的痛苦并没有作为身体疾病来表现出来。因此，他的身体健康异常健康。

此外，歌德觉得自己在看待事物时需要表现出克制。他没有陷入模糊的神秘主义，也没有采纳经常持有的信念，即没有必要照顾外部的物理形式，而只是凝视精神。恰恰相反：对于歌德健康的世界观来说，精神和身体是一体的。他独自一人理解，一个人可以通过身体的形象来观察精神。

歌德坐着的时候很高，站着的时候很矮。当他站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腿很短。这一特征对那些能够观察到整个人类的人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歌德的腿这么短？短腿导致一定的行走方式。歌德走了很短的步伐，因为他又重又长，他把脚牢牢地放在地上。作为老师，我们必须观察这些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在孩子身上研究它们。为什么一个人会有短腿和大上身？这是一个外在的指示，在现在的尘世生活中，一个人可以和谐地表达在地球上的前世经历。歌德以这种方式非常和谐；即使在很老的时候，他也能描述他业力背后的原因。事实上，他活到了这么高的年龄，因为他能够实现他的业力的潜在天赋。

即使歌德离开了他的身体，它仍然是如此美丽，以至于那些在他死后看到他的人都充满了惊奇。我们的印象是歌德在最大程度上体验了他的业力潜能；现在什么都不剩了，当他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再次进入尘世时，他必须重新开始。这表现在像歌德这样的身体的特殊形成中。我们从早期的化身中所带来的倾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头部的形成。歌德从他年轻的时候起，就有一个阿波罗

的美丽脑袋，只有和谐的力量流入他的身体。然而，他的身体被上半身的重量和腿太短所累，这导致了他独特的行走方式，这种方式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整个存在是他业力和业力满足的奇妙和谐的表现。歌德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的人，和谐地生活到成熟的晚年，必须在中年期间经历杰出的事件。歌德活到 83 岁。因此，他在 1790 年达到中年，大约 41 岁。如果我们考虑 1790 年到 1800 年之间的岁月，我们就有了他生命中的中心十年。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歌德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那之前，他发现不可能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提出他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尽管它们是重要的。《植物变形记》最早发表于 1790 年；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与 1790 年至 1800 年之间的十年有关。1790 年，歌德还没有完成《浮士德》，就把它作为“碎片”出版了。”当时，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完成它。在这十年中，受他与席勒的友谊的影响，他有了继续浮士德的大胆想法。最伟大的场景，包括“天堂的开场白”，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此，在歌德，我们看到了一种异常和谐的生活，一种平静的生活，不受内心冲突的干扰，自由和沉思地奉献给外部世界。

相比之下，让我们考虑一下席勒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揭示了他的灵魂和精神与他的身体之间的不和谐。我们在歌德找到的和谐的结构。人们甚至可以说，在席勒身上，他没有隐藏他的天赋，但仍然很丑。尽管



如此，他坚强的个性表现在他保持自己的方式上，这也表现在他的特征上，特别是在他的鼻子的形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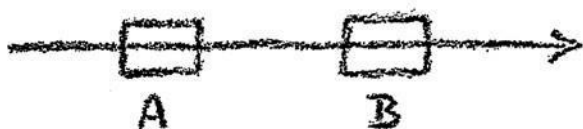
席勒身体不长，腿也长。另一方面，他的头和四肢之间的一切-在循环和呼吸领域-绝对是病态的，从出生起就发育不良。他一生中也患有抽筋。

起初，攻击之间有很长的时间，但后来它们几乎是不断的。他们变得如此严厉，事实上，他不能接受吃饭的邀请。相反，他被迫把这作为一个条件，他将被邀请一整天-例如，当他一次来到柏林-这样他就可以选择一个没有这种痛苦的时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不完善发展。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在致力于历史研究之前写了几部戏剧。在 1794 年，他与歌德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歌德鼓励他回到写作戏剧，这导致了沃伦斯坦的营地，玛丽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女仆，威廉特莱和其他人。在 1799 年，他搬到了魏玛，在那里他和歌德合作，使魏玛剧院成为德国最好的剧院之一。席勒四十六岁死于肺结核。

那么，什么是业力的原因，从以前的尘世生活，导致一个人遭受痛苦的抽筋？当这些痛苦占据一个人的身体时，它们直接指向业力。如果我们采取认真的科学责任感，并试图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调查这些抽筋现象，我们总是在它们背后找到一个特定的业力原因

-行动、思想和感情的结果，来自早期的尘世生活。我们面对这个人，可能会出现两件事之一。一方面，一切都和歌德一样和谐，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处理业力；一切都通过业力来体现。另一方面，由于某些条件导致从精神世界下降到物质世界，一个人遇到了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业力的负担不能完全通过。我们来自精神世界，具有某种业力倾向，我们把这些带到我们身上。



想象一下，这个图中的 A 代表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间。在这一点上，他应该能够以某种方式实现或完成他的业力，但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的业力的实现被中断，一段时间必须在他的业力“停顿”时过去。”实现必须推迟到地球上的下一个生命。就这样。点 B 成为另一个地方，当他应该能够以某种方式完成他的业力，但他必须再次等待和推迟他的业力的这一方面，直到下一个化身。

当我们被迫以这种方式中断业力时，痛苦的抽筋可能会出现在生活中，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我们固有的本性充分塑造生活。这证明了精神科学的真正本质。它不沉溺于幻想，也不以模糊的、笼统的术语来谈论人类的四个成员-物理的、以太的、星体的和我的存在。相反，它穿透了现实生活，显示了各种外在表现的真正精神原因。它知道我们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代表自己。这是真正的精神科学必须能够达到的知识。

现在问题来了：在像席勒这样的生活中，如果像他的情况一样，条件阻止业力正确运作，那么业力如何塑造整个生命，因此他必须不断努力来完成他要做的事情？对于歌德来说，完成他的伟大作品相对容易。对于席勒来说，创造的行为总是非常困难的。他必须“攻击”他的业力，他进行攻击的方式将不会揭示其结果，直到他的下一个尘世生活。

有一天，我不得不问自己：席勒这样的生活与更常见的生活条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如果我们试图肤浅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精神科学研究的帮助下，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出现。我们不能旋转幻想网，我们必须观察。然而，如果我们以直接的方式接近第一个观察对象，我们就会被回避。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如下：一个生命是如何在业力障碍或其他地球前条件的存在下进行的？

然后，我开始研究已经发生过类似事情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但我将使用一个我能准确描述的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在他现在的世俗生活中我很了解他。我能够确定，他的生命中没有与业力的实现有关的障碍；但他的存在在死亡和重生之间发生了一些障碍-也就是说，在他以前的尘世生命和我认识他的那个人的生命之间的超感官生活中。在他的例子中，没有像席勒那样有阻碍业力实现的障碍。在超感官世界，但有一些障碍阻碍了他融入他在死亡和新诞生之间所经历的事情。观察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在死亡和新生儿之间的经历有真正的意义，但它们不能在尘世的生命中表达。他已经与他人进入了

业力关系，他也在一个不可能完全意识到他所“堆积”的东西的时候化身为他在死亡和受孕之间的内心灵魂体验的实质。

那么，是什么在肉体上表现出来的，因为这个人无法意识到在超感官世界里给他呈现了什么？他结结巴巴，说话有障碍。如果我们再走一步，调查导致言语障碍的灵魂中工作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有一种障碍，阻止死亡和重生之间的超感官体验通过身体进入物质的世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通过先前的因果报应而在他体内承载了很多东西的情况是什么？在尘世的生命中，什么样的事情与这样一个人有关？

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说，这个人有许多在地球前生活中获得的伟大品质，但他不能把它们带到地球上。他能够化身他在形成身体的过程中所能发展的东西，直到牙齿的变化；他甚至有很强的能力来发展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发生的事情。他还发展了杰出的文学和艺术能力，因为他能够形成所有可以在青春期到第三十岁之间发展的东西。

然而，现在，对于一个真正了解人类的人来说，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这样表达：当这个人进入三十多岁时，除了智力或心灵之外，他还应该越来越多地发展一种精神或意识、灵魂，那么他的处境将是什么？那些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最深切的关注，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意识灵魂（通过头脑中产

生的一切，完美和完整地发展）将无法充分发展。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口吃的事实表明，头部区域的一些东西不符合适当的顺序。

除了口吃，这个人也是完全健全的-除了他的口吃（这表明并不是一切都井井有条），他患有斜视。再一次，这表明他无法在今生化身所有他所吸收的在死亡和重生之间的超感官生命。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我决定为我的斜视做手术。”我只能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尽我所能劝阻他。当时，我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看到整个局势；我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但我很关心这个手术。

最后，他没有听从我的建议；手术进行了，这就是发生了什么。手术成功后不久，他心情愉快地来到我面前说：“现在我不会再眯眼了。”他有点虚荣，就像杰出的人经常那样。但我有麻烦了。几天后，这个人去世了，他刚刚完成了三十年的学业。医生诊断为伤寒，但不是伤寒；他死于脑膜炎。

精神研究人员在考虑这样的生命时不需要无情。反而加深了同情。然而，你可以看穿生活，理解它的多方面和关系。我们认为，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精神体验不能带入现在的生命，这被表达为身体的缺陷。除非正确的教育能够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生命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请不要以为我是在暗示，每个斜视的人都会在三岁时死去。

负面影响从来都不是有意的，当然也有可能发生其他业力影响将进入生活，并允许这样的人活到成熟的老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好的理由感到焦虑，因为对头部系统的要求导致斜视和口吃。一个人不得不问：一个拥有这样一个组织的人怎么能三十五岁以上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顾一个人的业力。我们立即看到，这不是一个给定的-一个有斜视的人必须在 30 岁时死亡。

那些在地球前的生命中做好了准备，并在死亡和新生儿之间吸收了大量的东西的人，可能仍然无法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纳入物质的生命。如果我们在我描述的案例中考虑业力的各个方面，我们会发现某些个体很可能活在三十五岁以上。然而，除了所有其他条件外，这些人还必须有一种冲动，导致对人类和世界的精神看法。这个人对很少遇到的精神问题有一种天生的性情；但尽管有这一事实，来自前世生活的强大的内在精神冲动过于不平衡，他无法接近精神。

我向你保证，我可以谈论这件事。我是那个人的密友，因此很清楚我自己的世界观和他的世界观之间的深刻裂痕。在智力上，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对方；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有很好的条件，但不可能与他谈论精神问题。因此，在三十五岁时，他必须找到进入精神生活的途径；否则，他的潜在天赋在地球上就无法实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死了，因为他无法接受精神的生命。当然，口吃或眯着眼睛是很有可能，尽管如此，它继续作为一个普通的凡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说些什么来描述现实，而不是仅仅用语言来浪费我们的呼吸，没有理由感到恐惧。此外，这个例子展示了观察如何通

过精神洞察力使我们能够深入地观察人类的生命。现在让我们回到席勒。当我们考虑他的生活时，最令我们震惊的是两件事，因为它们是如此了不起。*席勒有一部未完成的戏剧，只有一幅素描。该作品的标题是 **DieMalteser**（“马耳他人”）。*我们从这幅素描背后的概念中看到，如果席勒想完成他的戏剧，他只能作为一个经历过启蒙的人来完成。否则它不可能完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具备了启动所需要的内在品质，但由于其他业力条件，这些品质无法通过；它们被压制，或狭窄。他的灵魂生活也发生了痉挛，这可以在他的素描《死亡》中看到。有长而有力的句子，永远不会停下来。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找不到出路。

有趣的是，对歌德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未完成的草图，但是，在他的例子中，当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东西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太随和了，不能再提下去了；他本来可以完成的。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他非常高龄的时候，在硬化症发作之后。然而，对于席勒来说，我们看到了另一幅画。当他试着开发 **DieMalteser** 时，他有一种铁的意志，但他做不到。他只能写一幅轻微的素描，因为他的戏剧，在现实中，包含了一些东西，自十字军东征以来，一直保存在各种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和启蒙科学中。席勒去研究这种戏剧，但要完成它，他必须经历启蒙。

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那些能够在这样的事情背后寻找并看到人的真实存在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那些能够在这样的事情背后寻找并看到人的真实存在的人。当人们知道席勒打算写一部像迪·马尔特塞这样的戏剧

时，德国对他的反对就大大增加了。人们担心他可能会在他的戏剧中泄露各种神秘的秘密。我也想说一些关于另一项工作的事情。席勒无法完成迪·马尔特塞，他无法通过。他让时间流逝，他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值得钦佩，但这些都可以被任何“庸俗”所钦佩。”如果他能够完成 *Die Malteser*，它将呼吁具有最强大和最活跃头脑的个人的关注。但他不得不把它放在一边。

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了一种新的冲动，激发了他后来的工作。他再也想不起迪·马尔特塞，而是开始创作狄米特里乌斯。它描绘了一个了不起的命运问题，一个虚假的德米特里乌斯取代另一个人的故事。为了完成这个故事，席勒必须包括所有故事的冲突命运，从隐藏的原因中出现，以及所有由此引起的人类情绪。当他带着狂热的活动去做这件事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甚至更害怕某些事情会暴露出来，他们有兴趣把这些事情瞒过人类其他人一段时间。

现在，席勒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对那些理解它们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不能归因于一种普通的疾病。我们对这种疾病有一个非凡的了解；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事情-不仅仅是它的严重程度，而且它的粉碎力。席勒在写德米特里厄斯时生病了。在他病榻上的高烧中，他不断地重复着几乎所有的德米特里厄斯。似乎有一种外星力量在他体内运作，通过他的身体来表达自己的。当然，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人，但是，尽管写了这方面的一切，我们必须审视这一疾病的全貌，并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即使是以一种本质上神秘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席勒死亡疾病的迅速高潮。我们知道，有些

人怀疑这一点，因为歌德除了怀疑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席勒的最后几天里，他没有以任何方式亲自参与-甚至在他死后，尽管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不敢把内心的想法公之于众。

这些评论只是为了指出，对于任何能看穿这些事情的人来说，席勒无疑注定要创造出一种高精神秩序的作品，但由于内在和外在的业力原因，这一切都被压抑在他的内心，“阻碍。我冒昧地说，对于精神研究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研究席勒一生最后十年的成就更有趣的了-从《美学书信》开始-然后跟随他死后的生活过程。席勒死后灵魂的深刻渗透揭示了来自精神世界的多种灵感。这就是为什么席勒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他抽筋的状况和他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别是他头部的丑陋形成，使他不可能在身体上化身他的灵魂和精神的本质，这深深植根于精神存在。

铭记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生活的研究是通过利用精神科学提供的东西来深化的。我们学会正确看待人类生活。在向你们展示这些例子时，我唯一的目的是展示一个人是如何通过人类学习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的。

现在让我们整体来看这件事。难道我们不能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仅仅通过观察一个个体的人类生命来加深我们对人类一切的感觉和理解吗？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如果我们能说：这是席勒和歌德以及我告诉过你的另一个年轻人的情况；这不会在我们的灵魂

中激起什么东西，教我们更深入地看待每一个孩子吗？难道每个人的生命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神圣的谜吗？我们会学会用更多的内在关注来思考每一个人的生命吗？而且，因为人类的知识以这种方式灌输给我们的灵魂，我们难道不能加深我们对人类的爱吗？有了这种人类的爱，我们对人类的研究难道不能给生命最神圣的奥秘赋予深度吗？有了这种爱，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进入教育的任务，因为生命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的神圣吗？老师的目的难道不能从单纯的意识形态语言和梦幻般的神秘主义转变为一种真正神圣的召唤，准备在神圣的恩典将人类送入尘世的时候去做它的工作吗？

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感受的发展。精神科学的本质不仅仅是理论教学；我们不仅仅了解人类由物理、以太、星体和我存在组成，或者有业力、轮回等规律。人们可以很聪明，什么都知道；但这些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智学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以一种普通的方式知道这些事情，就像人们可能学习食谱的内容一样。重要的是，人类灵魂的生命要通过精神科学世界观来活跃和深化，我们要从一个已经深化和生存的灵魂生命中学习工作和行动。

这是培养以人类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的第一项任务。从一开始，人们就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作，即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最深的意义上了解人类，因此，出于正确观察人类所产生的信念，他们以这种思维产生的爱接近儿童。因此，当教师以人智学的方式训练工作时，我们不会首先说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或者你应该使用这个或那个教育技巧。首先，我们唤醒了一种真正的教育意识，这种意识

是从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中诞生。如果我们成功地唤醒了教师对教育的真正热爱，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开始他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

在以人的知识为基础的教育中，就像华德福教育一样，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传达关于如何教学的规则或建议；第一件事是为教师举办培训课程，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教师的心，加深他们的心，从而使对儿童的爱从他们身上增长。教师很自然地相信，他们可以“强加”这样的爱给自己，但强加的人类爱却一事无成。它背后可能有良好的意图，但它将一事无成。人类唯一能做任何事情的爱来自于对个案的深入观察。

如果你真的希望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对教育基本原则的理解-无论你已经获得了精神科学的知识，还是碰巧你对这些事情有了直观的掌握-你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观察孩子，以至于你面临一个问题：孩子的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直到牙齿的变化？对人类的一项亲密研究表明，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们与他们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个巨大的内在转变发生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转变发生在青春期。

想想这种牙齿的变化对成长中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它只是发生在整个人类中的深刻变化的外部迹象，变化只发生一次；我们只得到第二颗牙齿，而不是每七年一次。

随着牙齿的变化，牙齿中的形成过程结束。在此之后，我们终

生保留牙齿。我们能做的最多的是让它们被填充或替换为假的，因为我们的有机体不会产生更多。其原因是，随着牙齿的变化，头部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结论。如果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意识到这一点，并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结论与牙齿的变化，我们在这一点上被引导来理解整个人体组织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孩子，直到牙齿的变化-我们的观点加深了通过人类知识获得的爱，正如我所描述的-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学会了走路、说话和思考。这是三个最突出的能力，发展到牙齿的变化。

走路不仅仅是学会走路。步行只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它意味着学会通过获得平衡感来适应世界。走路只是这个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在学会走路之前，孩子们不需要世界上的平衡，但现在他们学会了这一点。怎么会这样？它的发生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一个相对于平衡力来说需要一定位置的头部。我们可以在身体里非常清楚地看到人头的秘密。请记住，人类的大脑平均重量在 1 到 1.5 公斤之间。如果把这么多的重量压在大脑底部脆弱的静脉上，它就会压碎它们。这是因为大脑的重量漂浮在充满头部的脑液中。毫无疑问，你从你的物理学研究中回忆起，漂浮在流体中的身体会按照它所取代的流体的比例减肥。把这个应用到大脑中，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压在它的基础上，重量约为 20 克；剩下的重量在大脑液体中消失了。因此，在出生时，大脑的位置，使其重量将与移位的脑液成正确的比例。当我们把自己从爬行提升到直立的姿势时，这会被调整。头部的位置现在必须与生物体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行走和使用我们的手需要头部承担一定的位置。我们的平衡感来自头脑。

让我们更进一步。在出生时，我们的头部是相对高度有组织的；在此之前，它是在胚胎中形成的，尽管直到牙齿的变化才会完全发育。它是第一次建立的节奏系统，在改变牙齿之前，当它收到它的特殊外部组织。如果你只是更仔细地观察生理过程，你可以看到在头七年建立循环和呼吸系统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你认识到，如果一个孩子的身体的生命不能正常发展，会造成多少伤害。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有些东西正在工作，现在正在循环和呼吸系统中建立自己的规律。孩子们无意识地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力量是如何在他们的循环和呼吸中工作的。像大脑这样的身体器官必须建立平衡状态；同样，生命最初几年的灵魂在节律系统的发展中起着作用。身体必须积极地从头部产生平衡状态。灵魂，只要它是为此目的正确组织的，就必须积极参与循环和呼吸的变化。我们直立的身体和我们的手和手臂的使用与大脑中表达的东西有关；同样，言语在我们体内的发展也与循环和呼吸系统有关。

通过学习说话，我们与我们的循环和呼吸建立了关系。同样，我们通过学习握住头部，从而使大脑失去正确的重量，从而建立起行走和灵巧与头部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学会感知这些关系，然后遇到一个声音清晰、高的人，特别适合背诵赞美诗或颂歌，甚至是道德说教，你可以确定这与循环系统的某些条件有关。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个声音粗糙、刺耳的人，比如敲打黄铜和锡片，你可能会确信这也与呼吸或循环系统有关。

但还有更多的东西。当我们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无论是和谐、愉快还是刺耳和不和谐，当我们知道这与肺的运动和血液循环有关时，我们就会知道，这句话表达的是充满灵魂品质的东西。现在出现了像“更高的存在”这样的东西，在这个图像中找到了表达，将语音与循环和呼吸的物理过程联系起来。

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可以抬头看看产前的人类生活，这取决于我们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声称的条件。一个人在地球前的条件下所经历的事情在这里起着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通过真正的人类理解和知识来理解人类，我们必须在倾听儿童的声音时进行精神上的训练。然后我们知道如何帮助一个孩子，他的刺耳的声音背叛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同样的业力障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使那个孩子摆脱那些业力障碍。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能够看到教育中需要的东西-无非是对人的知识。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天才儿童或儿童是“好”或“坏”的知识。”他的那种知识跟进着一个人所携带的东西-例如，在言语中，什么是精神上的存在，把它追踪到身体，这样你就不会面临抽象的灵性，而是在人类的身体形象中表达的那种灵性。然后，作为教师，你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你既考虑精神和身体，从而可以帮助身体提供正确的基础精神。此外，你可能会从后面观察一个孩子，看到腿短，上半身太重，这会使孩子走得太重，因此，如果你有正确的方式看待这些事情，你就会认识到孩子以前的尘世生活和业力正在说话。你可能会看到另一种业力的表达，在一个人行走时，就像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一样，他总是把

脚跟牢牢地放在第一位；即使他说话时，似乎也会说出“脚跟第一。”

因此，我们通过基于精神科学的观察来认识儿童的业力。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加以调查和理解。我们作为教师的唯一帮助是我们观察人类、观察儿童身体、灵魂和精神的能力。这样，人的知识必须在教育中使自己感觉到，这种知识必须在灵魂和精神上深化。

通过这次讲座，我想引用一幅图片，给出我们在教育中试图实现的目标。它可以以实际的教育结果的方式出现，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切实际和奇妙的白日梦。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3 讲 走路、说话、思考

1924 年 7 月 19 日

从我过去两天的讲话中，你可以看出，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天，当然，现代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会处理这些生命变化：首先，牙齿变化之

前的时期，然后到青春期，再从青春期到二十几岁。然而，这些变化比我们通过普通的观察所能发现的更深刻，这还不够深入，无论一个人的手段多么优秀。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精神科学所要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变化。

你会听到很多你已经熟悉的东西，但现在你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它们。即使当一个孩子从胚胎进入这个世界-从外部看它-并适应外部呼吸过程，即使这样，孩子还没有被外部世界从生理上接受；这需要母亲的奶的自然营养。在这个阶段，儿童尚未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满足，而是来自与儿童本身相同来源的满足。今天的人们研究他们在世界上遇到的物质，或多或少是根据物理、化学性质单独研究的，他们不考虑他们通过精神本质所拥有的更精细的属性。今天的一切都是这样看待的。我们不谴责这种方法，相反，我们必须酌情承认这些方法。然而，人们只关心现象的外部方面的时候到了。这在早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极端外化的地步。为了比较起见，今天观察到的现象有点像这样：人们说：“我看到死亡和死亡；植物死亡，动物死亡，人类死亡。”但我们必须问，死亡-我们周围各种生命形式的流逝-对所有三种生物来说是一样的，还是这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考虑几个比较。如果我有一把刀，用它切食物和用它刮胡子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无论哪种情况，它仍然是一把刀，但“刀”的品质必须进一步区分。这在今天经常被忽视。植物、动物或人的死亡方式没有区别。

我们在其他领域也遇到这种现象。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想成为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理想主义，甚至是精神上的，他们

断言植物很可能有灵魂；他们试图以外部的方式确定植物的特征似乎表明了某些灵魂品质。例如，他们研究的植物往往打开花瓣时，昆虫接近。这种昆虫被捕到了，因为它被像金星捕蝇器这样的植物的气味所吸引。它把花瓣合拢，昆虫被困住了。这被认为是植物的灵魂品质。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的，它可以在各种地方找到。一只老鼠走近它，被一种美味的小东西的气味所吸引；它开始咬，捕鼠器关闭了。如果我们使用与植物相同的思想过程，我们可以说捕鼠器有一个灵魂。

这种思维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但从来没有得出任何深度的结论，而是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表面上。如果我们渴望真正的人类知识，我们就必须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我们必须能够以一种完全公正的方式看待与外部事物观相比显得自相矛盾的现象。此外，我们必须考虑构成整个人类组织的一切因素。

首先，就像地球上所有的人-特别是矿物王国的人-作为人类，我们有一个物理有机体。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以太有机体，我们只有与植物世界-而不是矿物-有共同之处。然而，一个只有以太有机体的人不能体验感觉，也不能获得内在意识。为此，人类有一个星体生物，我们与动物世界有共同之处。这似乎是一个外部组织，但在这些讲座中，你会看到这是如何内在的。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一个我的存在，在动物世界里是找不到的；

只有我们在尘世间才拥有这个。我们所说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智力模式。此外，当我们使用以太体（或生命体）一词时，这与自然科学中使用的过时术语生命力、生命力和生命力完全无关。相反，这是观察的结果。

例如，如果我们在牙齿改变之前研究一个孩子，我们就会发现发育主要取决于物理有机体。身体必须逐渐适应外部世界，而不是一下子，即使在最粗糙的物理意义上。肉体包含了我们在尘世存在之前从精神世界带来的东西，它不能立即同化外部世界的物质，而是接受特别准备的母亲的奶。可以说，一个孩子必须与另一个类似自然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只有逐渐成长到外部世界。这个身体成长到外部世界的过程是由第二颗牙齿在第七年左右的出现所指示的，当时孩子的身体有机体完成了这个过程。

在此期间，当组织主要关注骨骼系统的形成时，儿童只对外部世界中的某些事物感兴趣。他们只对我们所谓的“手势”感兴趣，或者对与运动有关的一切感兴趣。现在考虑一个事实，最初，一个孩子的意识是梦幻般的和阴影的；感知是模糊的，它们点亮，只会逐渐获得清晰。然而，从根本上讲，事实仍然是，在出生到牙齿变化之间，儿童的感知坚持与手势和运动有关的一切；它这样做的程度是，在他们感知一个运动的时刻，他们感到一种内在的模仿它的冲动。这是一个明确的人性发展规律，我想为你们描述一下。

在成长为物质的、世俗的世界时，内心的人性正在以这样的方

式发展，它最初是从手势和运动的分化中发展出来的。在有机体内，言语从运动的各个方面发展，思想从言语发展。这一规律具有深刻的意义，构成了人类一切发展的基础。一切表现为声音或言语的事物，都是手势的结果，通过人类有机体的内在本质来介导。

如果你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孩子不仅学会说话，而且还学会走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是如何更有力地踩在脚跟上的，另一个孩子是如何更有力地踩在脚趾上的。你可以观察到，孩子们在学习走路时，往往会把他们的腿很好地向前走，而其他则更倾向于在台阶之间忍住。看着孩子学会走路是非常有趣的。你必须学会观察这个。而且它更有趣，虽然它被给予较少的关注，看到一个孩子学习掌握和移动手的方式。有些孩子，当他们想要一些东西时，他们的手以这样的方式移动，手指也移动。其他人保持手指静止，伸出手去抓，而不动手指。有的幼儿伸出手和手臂，保持上半身不动；有的幼儿立即让上半身跟随手臂和手的运动。我曾经认识一个很小的孩子，当他的椅子被放置在离桌子和他想触及的一些盘子的远处时，他会“划”自己走向它；他的整个身体都在移动。他的整个身体随着他做的每一个动作而移动。

这是在孩子身上首先要寻找的东西：孩子的移动方式揭示了最内在、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同时，适应他人的倾向出现在儿童的动作中，因为他们试图执行与父亲、母亲或其他家庭成员相同的动作。这种模仿的原则在手势和动作中被揭示出来。手势首先出现在人类进化中。在身体、灵魂和精神有机体的特殊人类体质中，手势在内心转化为言语。那些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毫无疑问地知道，那些说

话好像句子被砍掉了一样的孩子，是那些先放下脚跟的人。另一方面，那些说话的方式使句子相互碰撞的孩子往往更容易趾高气扬。用手指轻握东西的孩子倾向于强调元音，而那些倾向于强调辅音的孩子在抓握时也倾向于使用整个手臂。我们从他们说话的方式中得到了对儿童潜力的非常明确的印象。

通过感官和思维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从言语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不会产生言语，而是反过来。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式；人类先说话，后思考。所以这是给孩子们；首先，他们学会说话，从动作中清晰地表达出来，然后思考从言语中产生。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序列看作是重要的东西：手势、言语、思想和思考。

这都是一个孩子生命的第一阶段的典型，直到牙齿的变化。渐渐地，孩子们在他们生命的第一到第四年成长为世界，他们通过手势这样做；一切都取决于手势。事实上，我建议说和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意识的；它们是从手势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甚至是第一个手势。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第一年到第七年，手势支配着一个孩子的生活-在这个词的最广义的意义上，生活在一个孩子身上，就像模仿一样。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们只接受与他们相遇的东西作为姿态；他们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隔绝开来。如果我们告诉孩子如何做各种事情，他们真的没有听到或采取任何注意。但当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示范一种做某

事的方法时，他们就能模仿这个动作。孩子们按照我移动手指的方式行事，或者他们看东西就像我看它一样，而不是根据我说的话。他们模仿一切。这是孩子发育到第二颗牙齿变化的秘诀。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通过模仿从外面来迎接他们的姿态，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

这说明了我们在教非常年幼的孩子时所经历的惊喜。一位父亲来找我说：“我能做什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的孩子一直在偷东西。”我说：“首先，让我们看看他是否真的偷东西。他做了什么？”“父亲告诉我，那个男孩从橱柜里拿出钱，买了糖果，他和其他男孩分享。我回答说：“我想这个男孩在去购物之前，经常看到他的母亲从橱柜里拿钱。他模仿她是很自然的事。”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所以我说：“这不是偷窃，这是男孩在换牙之前发展的自然原则。他模仿他所看到的；他必须这样做。”

因此，在儿童面前，我们应该避免做任何他们不应该模仿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在换牙之前对孩子绝对没有影响。如果你用一种手势来修饰这些词，也许会有一些效果，也许你会说：现在你做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变相的姿态。

可以归结为：我们整个人类应该充分理解，直到牙齿的变化，儿童是如何模仿存在的。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和周围的环境以及周围发生的一切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后来，这个丢了。这

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和自相矛盾，因为他们无法正确地思考精神，只能在抽象中思考。然而，儿童与手势之间的关系确实具有与生俱来的宗教品质。通过身体，孩子们被赋予了一切有姿态品质的东西；他们不能做的只是屈服于它。后来，随着我们的灵魂，甚至后来我们的精神，我们把自己交给神圣的-甚至外部世界-再次被灵性化。这就是孩子们在身体运动时对身体所做的事情。他们完全沉浸在宗教中，既有他们的好品质，也有他们的坏品质。也存在于一个孩子的身体有机体是什么留在我们作为灵魂和精神在以后的生活。因此，虽然孩子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内在原因，但当他们生活在一个暴躁、悲观的父亲身边时，他们会经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他很可能会屈服于愤怒，他经常易怒和愤怒，在孩子们的面前表达不受控制的情绪。

儿童却在不知不觉中感知到这种爆发的道德本质，使他们不仅具有手势的外在形象，而且还吸收了它的道德意义。如果我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这会进入孩子的血液系统，如果这些手势经常发生，他们会在孩子的循环中找到表情。儿童的身体是根据我在他们面前的行为方式，根据我所做的手势的种类来组织的。此外，如果我不在孩子们在场的时候提供爱和理解-如果我不考虑他们，只在较晚的时候做一些适合他们的事情，如果我不经常在他们附近的时候看他们的话-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很爱地进入了一些不适合他们稚嫩的年龄，但属于另一个年龄的东西，身体也会相应地组织起来。

那些研究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的人-牢记我提

到的要求-会意识到，那些接触到只适合成年人的东西，并模仿这些东西的儿童将在大约 50 岁患上硬化症。我们必须能够审查这些现象的所有后果。晚年出现的疾病往往只是童年早期教育错误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必须研究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性。能够把一个人看作一个整体是精神科学的本质。你也会发现孩子和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有多强。我想说的是，孩子们的灵魂会直接进入他们的周围；他们会亲密地体验这些环境，并与他们有着比生命后期更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孩子们仍然非常接近动物，除了他们以一种更有灵性的方式体验事物，并且以一种更渗透灵魂的方式。动物的经历是粗糙和粗糙的，但动物也与它们的环境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的许多现象仍然无法解释：人们无法了解所涉及的所有细节。例如，“计算马”的例子，最近引起了如此轰动。这些马通过跺蹄来做简单的算术。我没有见过著名的埃尔伯弗德马，但我见过属于冯·奥斯腾先生的马。这匹马做了加法。例如，vonOsten 会要求马回答 57。冯·奥斯坦开始计算 1，当他到了 12 岁时，马就会跺脚。它可以加，减，等等。现在碰巧有一位年轻的教授研究了这件事，并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声称这匹马能够看到冯·奥斯腾所做的一些小手势，他总是站在离马很近的地方。在他看来，当冯·奥斯腾数到 12 和马邮票，这是因为一个非常轻微的姿态，从冯·奥斯腾，当他达到 12，马，注意到这一点，邮票他的蹄。他相信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可见的东西。但他问：

为什么你不能看到这个手势如此巧妙地使马看到它，并在数字 12 邮票？这位年轻的教授继续说，手势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作为一个人，他看不见它们。这个结论可能会使我们认为马比教授看得更多。

但我不相信。我看到了这匹漂亮的、聪明的马，那只聪明的汉斯，穿着他的长外套，站在冯奥斯腾旁边。我也看到，在冯奥斯腾的右口袋里，他有一大块糖，在他对马的实验中，他把它一个接一个地递给它，这引起了一种感觉，在马与冯奥斯腾有关的糖果。这样，男人和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爱。只有当这一点存在的时候-只有当马的内在存在被合并时，就像它一样，通过它们之间的甜蜜流动与冯奥斯腾的内在存在-只有这样，马才能“计算”，因为它确实收到了一些东西，不是通过手势，而是通过冯奥斯腾的思考。他认为“ $57=12$ ”，通过暗示，马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对它有一个明显的印象。人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和主人在某种程度上融合在一起，感觉彼此；他们互相传递一些东西，同时通过甜蜜的媒介团结在一起。因此，动物与其环境有更好的关系，这可以通过外部刺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糖。

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儿童与外部世界有着相似的关系。它生活在其中，需要加以解决。幼儿园教育应完全依靠模仿原则。幼儿园教师必须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只做他们希望孩子们做的事，这样他们就只能模仿老师了。换牙前的所有教育都必须基于这一原则。

牙齿改变后，这种变化，和孩子的灵魂生命完全不同。孩子们现在感知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手势；他们看到手势是如何一起工作的。例如，以前的孩子只对某一条线有感觉；现在他们对协调或对称有感觉。一种感觉被唤醒，因为某物是否协调一致，孩子的灵魂获得了感知形成性品质的能力。一旦这种知觉被唤醒，对言语的兴趣就会同时被唤醒。在生命的前七年里，人们对手势和与运动有关的一切都有兴趣。在 7 岁到 14 岁之间的时间里，人们对一切与形象有关的事物都有兴趣，言语主要是图画和形成性的。

在牙齿改变后，孩子们的兴趣从手势转移到言语，在早期的学校里，在 7 到 14 岁之间，最好言语所涉及的一切事物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通过言语背后的道德因素。在这个年龄之前，孩子们对他们在周围世界遇到的手势有一种“宗教”的态度；现在他们的“宗教”感觉已经逐渐提炼成一种灵魂体验，他们以道德的方式联系到他们通过言语所遇到的一切。

因此，在儿童生命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通过演讲与他们合作。然而，我们与他们合作，我们必须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来做到这一点。当我想通过演讲表达一种形象时，我必须在权威的保证下这样做。每当我想通过演讲来唤起一个形象时，我就必须成为那个孩子无可置疑的权威。有了更小的孩子，我们想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们必须成为儿童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人类模式。换句话说，在这个年龄，与孩子们进行推理真的是没有意义的，试图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仅仅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或反对它。这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头脑。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孩子们只观察手势；同样，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他们只观察我作为一个人与他们的关系。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必须学习道德，这样他们就自然地接受老师的权威，这样任何通过言语指定的好都被孩子们认为是好的。不管这个当局说什么是坏的，孩子们也应该认为是坏的。他们必须学会，他们的老师做的每一件事，作为权威，都是好的；老师不做的事情是坏的。相对来说，孩子觉得如果老师说了什么是好的，那就是好的；如果老师说了什么是坏的，那就是坏的。

你不会相信我有一种观点，那就是保持权威原则作为唯一的拯救手段，因为我在三十年前写了《直觉思维作为一条精神之路。然而，通过了解自由的真正性质，我们也知道，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儿童需要面对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在教育中，任何忽视儿童和教师无可置疑的权威之间这种关系的事情都必然会失败。儿童必须根据教师的讲话方式流向他们的东西，引导他们做任何他们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思考或不思考，感受或不感受。因此，在这个年龄，没有必要通过智力接近儿童。一切都必须指向感觉的生活，因为感觉是接受图像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由图片组成的世界中，他们有把单独的细节焊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道德不能通过戒律或说他们应该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只是不起作用。当我们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在他们的灵魂中感受到对什么是好的和不喜欢什么是坏的东西的亲合力

时，工作是什么。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们是唯美主义者，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在任何坏事中都能体验到快乐。这是孩子培养道德意识的最好方法。

在我们与儿童一起使用的意象中，我们也必须内心真诚。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渗透到我们存在的核心。当一个人站在孩子面前，立即体验到一种轻微的优越感，想象一个人比孩子聪明得多时，情况并非如此。这种态度破坏了所有的教育；它也破坏了儿童对权威的任何感觉。那么，我应该如何创造一个形象，我想传达给孩子们什么？我选择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能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儿童谈论灵魂的不朽。然而，我们必须表达对它的一些理解，我们必须以一种图画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图片，这很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教训。我们向孩子们解释蝴蝶的蛹是什么；然后我们说这样的话：稍后，完成的蝴蝶从蛹中飞出。它一直在里面，但还看不见；它还没有准备好飞走，但它已经出现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告诉孩子们，同样，人体包含一个灵魂，这是看不见的。在死亡时，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飞出；在这里，人类和蝴蝶唯一的区别是蝴蝶是可见的，人类的灵魂是不可见的。

这就是我们如何向孩子描述灵魂的不朽，以便给他们一个真正的不朽形象-这是特别适合他们的年龄。然而，每当你和孩子在一起时，你必须避免任何聪明或哲学家的感觉，你绝对不应该想到，

虽然你可能理解不朽的真理，但孩子们是天真或简单的，需要一只蝴蝶从茧中爬出来的形象。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能真正与孩子们联系，因此，他们将从他们被告知的事情中一无所获。唯一的方法是真正相信自己的画面；你绝不能想比孩子们聪明，而是站在他们面前，像他们一样充满信念。你怎么能这么做？

作为精神科学的学生，我们知道，一只正在出现的蝴蝶是不朽的人类灵魂的真实形象，它被众神放置在世界上。我们必须想象，众神把这幅画铭刻在世界上-也就是说，正在出现的蝴蝶是人类灵魂不朽的形象。我们看到更高的过程抽象在过程的所有较低阶段。你和学生之间产生了一种无法估量的关系；只要你不知道他们是无知的，你是聪明的，孩子们的教育就会取得真正的进步；你必须站在孩子们面前，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一个事实，你正在引导他们相信你自己全心全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道德无法估量者如何不断地进入教育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对此很清楚，我们学习的全部重点就会引导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找到正确的教育方法，这是一种真正的教学方法。例如，孩子应该如何学习阅读和写作？与此相关的痛苦确实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多得多，尽管智力太远了，看不到它。我们认识到学习阅读和写作是必要的，因此，必须促使儿童不惜一切代价学习阅读和写作。不过，想想这对孩子意味着什么。一旦孩子成为成年人，他们就不会最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想象他们在学习阅读和写作时所经历的一切。在今天的文明中，我们有字母，a，b，c等等，它们以明确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孩子们有“啊”的声音。他们

什么时候用它？对他们来说，这声音表达了内心的灵魂体验。当他们面对某些东西时，他们会用这种声音来唤起一种惊奇或惊讶的感觉。他们理解这个声音；它与人性有关。或者他们有“呃”的声音。他们什么时候用这个声音？当他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会使用它；他们经历了一些侵犯自己本性的事情。如果有人打我，我说“嗯”。辅音也是一样的。每个声音都对应着生命的表达；辅音模仿一个外部世界，元音表达内心的灵魂体验。今天对人类言语或文字学的研究，只涉及这些事物的第一个方面。

致力于研究语言的学者对人类进化过程和语言的可能起源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有两种理论。一种观点认为，言语可能是由灵魂经历产生的，其方式与动物的经历大致相同，尽管是最原始的形式出现的：“呜”是牛内心感受的表达，“鞠躬哇”是狗的经历。因此，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人类的言语来自于表达内心感受和经历的冲动。以一种有点幽默的方式，这被称为“鞠躬理论。”

另一种观点来自一种假设，即在语音中，人们模仿外部世界的事件。可以模仿钟声的声音，也可以模仿钟声中发生的事情：“叮咚，叮咚这是一种模仿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的尝试。它是理论的基础，即语音中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外部声音或事件。这是“叮咚理论。”

所以我们有两个相反的理论。我当然无意取笑这一点；事实上，这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关于语音中的元音元素，弓-沃理论是正

确的；关于辅音，丁东理论是正确的。通过将手势转换成声音，通过辅音，我们学会内在地模仿外部过程；在元音中，我们形成灵魂的内在体验。在言语中，内外是统一的。人性本身是同质的，懂得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们带孩子进入我们的小学。因为他们的内在组织，他们已经成为可以说话的存在。现在，他们突然被期望体验（我故意使用体验这个词，权衡我的话，不认识）惊讶或惊奇与恶魔符号之间的联系，字母 a。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孩子们应该学习一些他们所经历的完全遥远的东西，并将其与“啊”的声音联系起来。这是幼儿无法理解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折磨，当我们从一开始就以今天使用的字母的形式面对他们。

不过，我们还能回忆起别的事情。我们今天使用的字母并不总是存在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使用图画形式的古代人们。他们用图像来给所说的东西以有形的形式，这些图片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与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关。它们没有我们使用的字母种类，而是与它们的意义相关的图像。直到某一段时间，楔形文字也是如此。在那个时代，人们仍然与现象有关系，甚至是那些固定在一定形式上的现象。我们不再有这种关系，但与孩子，我们必须回到它。当然，我们不应该通过研究那些古代人的文化历史来做到这一点，而应该回到以前在图画写作中使用的形式上。相反，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有的教育想象力来创造我们需要的图片。

幻想，或想象，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教没有它。同样，在处理精神科学的某些特征时，总是有必要谈论热情或灵感的重要性。例如，当我进入华德福学校的一节课，注意到老师很累，只是在某种疲倦的情绪中教书时，它从不给我任何乐趣。我们绝不能这样做；我们根本不能累，但必须始终充满热情。在教学时，我们必须绝对地与我们的整个存在在一起。教学时疲劳是错误的；必须为其他时间预留疲劳。教师学习如何充分发挥幻想是必不可少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我在孩子们身上唤起了一些他们在商店或其他地方都看到过的东西-例如鱼。然后我让孩子们画一条鱼，我甚至允许他们使用颜色，这样他们就像他们画的一样画，就像他们画的一样画。然后，我让他们说鱼这个词，而不是快速地说这个词，而是把声音分开，“ff-ii-ssh”。然后，我引导他们只说鱼这个词的开头(“fff”)，逐渐将鱼的形状转换成一个有点像鱼的符号，同时让他们说“f”。在这里，字母 f。



或者我让孩子们慢慢地说“波浪”，同时为他们想象一个波浪。再次，我要求他们画这个，让他们说出单词的开头，“w”，然后我把波浪的图片换成字母 w。



继续这样，我允许文字逐渐从绘画或绘画中出现，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最初出现的。我不把孩子带到一个文明的阶段，他们仍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反，我引导他们，使他们永远不会脱离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没有必要研究文化历史，尽管今天的写作确实源于图画写作。我们必须允许在我们的想象中自由发挥，因为然后我们把孩子们带到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绘画和绘画中形成写作的地步。

现在，我们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妙、巧妙的新方法。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孩子们的灵魂活动不断受到刺激时，他们内心深处会与他们新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不会“成长”，当他们被迫，总是进入陌生的关系与他们的周围。关键是要从孩子的内在出发。

今天人们通常做什么？也许它已经有点过时了，但不久前，人们给了小女孩“漂亮”的娃娃，有真正的头发，有漂亮的脸，当娃娃被放下时，眼睛很近，等等。现代社会认为它们美丽，但它们是可怕的，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艺术品质。这些是什么样的娃娃？它们

是不能激活孩子幻想的娃娃。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把手帕绑起来，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手臂和腿的身影；然后用墨水的斑点和也许还有一张红墨水的嘴来做眼睛；现在，一个孩子必须发展想象力才能看到人类的形态。这种东西对儿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利用幻想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必须先自己做这件事。但必须为儿童提供可能性，这必须在一切都在玩耍的年龄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不刺激儿童幻想的玩具对他们如此有害。就像我说的，今天那些“漂亮”的娃娃有点过时了，因为现在我们把猴子或熊给了孩子。这种玩具也不能提供发展与人类有关的想象力的机会。假设一个孩子跑到你身边，你给了一只熊让孩子拥抱。这类事情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社会离能够穿透人性的深处有多远。但是，儿童如何以一种完美的自然和艺术的方式，形成一幅关于人性这一内在方面的富有想象力的图画，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已经从普通的教学方法转向了我们可能称之为“通过艺术教学”的方法。我们从来不教孩子们写字，而是让他们画画，画画。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让他们四处飞溅，这涉及到有时令人厌烦的工作，清理教室后。明天，我将谈到我们如何从写作到阅读。然而，除了绘画和绘画外，我们还尽可能地引导孩子们进入艺术领域，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练习建模，而不建议他们应该做任何事情，除了他们想从内心中做出什么。成效显著。我将举一个例子，说明在年龄较大的儿童身上发生了多么美妙的事情。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年龄，对于十到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我们课程中的一个主题是人类的研究。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学习骨骼是如何形成和建立的，他们如何相互支持，等等。他们以艺术的方式，而不是智力的方式学习这一点。经过几次这样的课程，孩子们已经对人类骨骼的结构、骨骼的动力学以及它们相互依存的性质有了一些感知。然后我们搬到手工艺室，在那里他们模拟塑料形式，我们观察他们做什么。我们看到他们从关于骨头的教训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不是孩子们模仿骨头的形式，而是从他们现在对形式的建模的方式，我们感知灵魂内在灵活性的外在表现。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发展到足以制造各种小容器的程度；孩子们发现如何自己制作碗和类似的东西。但是，在这些课程之前，他们通过童年的自发性创造的东西与他们后来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只要他们确实经历了预期的事情。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关于人类知识的经验教训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提供，即使其本质进入整个人类。今天，这变得困难了。

那些像我一样多次参观艺术工作室的人，观察人们的绘画、雕刻和雕刻方式，他们非常清楚，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雕塑家没有模特，他们需要一个人形在他们面前才能雕刻。对古希腊艺术家来说，这毫无意义。当然，他们在公共游戏中学习了人类的形态，但他们确实是在内心体验到了这一点。他们从内心的感受中知道——一种他们在没有模型的情况下所体现的感觉——伸出的手臂和伸出的伸出的手臂之间的区别，食指也伸出，他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了这一点。

今天，当以传统的方式教授生理学时，骨骼的模型或图画并排放置，肌肉被一个接一个地描述，而没有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印象。在校外，当孩子们看到脊柱的脊椎骨时，他们认识到它与头骨的相似性，他们对骨骼的变形有一种感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以一种活泼的方式直接进入各种人类形式，从而感受到一种艺术表达的冲动。这种体验直接进入生命；它们并不是外在的。

作为华德福学校的领导，我真诚地希望和我的职责是尽可能从课堂上消除一切固定的科学性质的东西，包括以僵化的科学方式编写的教科书。我重视科学——没有人能更重视科学。这种学习可能是在校外进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但如果我看到一位老师站在一节课前拿着一本书，我会变得非常沮丧。在教学时，一切都必须来自内部；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今天植物学是如何教的？我们有基于科学观点的植物学书籍，但它们不属于儿童处于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任何教室。对于教师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的感知，必须从我将在这里提到的活生生的教育原则中逐渐成长。

我们确实关心教师的精神态度，以及他们是否能在灵魂、精神和身体上与世界联系起来。如果他们拥有一种活生生的关系，那么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他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完成很多事情，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可以成为自然接受的权威。重要的是以一种活的方式进入和体验重要的事情，把你以这种方式经历的一切带到生命中。这是今天必须成为教育基础的伟大的根本原则。然后，一个人与课堂的联系就会自动产生，伴随着无法想象的情绪和感

觉，需要跟着它走。

问题：一些成年人似乎还停留在童年的模仿阶段。为什么会这样？

鲁道夫·施泰纳：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状态。如果我们描述发育的各个阶段，包括今天调查中的胚胎阶段，并通过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继续进行，我们就会涵盖可以形成充分发育的人类生活的时期。最近，人类生理发展的总体趋势使讲座能够解决治疗性或治疗性教育问题，特别是儿童发育迟缓或以某种方式异常的具体情况。然后，我们采取步骤，显示了在 Ita Wegman 医生诊所治疗的某些病例。其中，有一名儿童几乎一岁，大约相当于该年龄儿童的平均身高。然而，这名儿童的身体仍处于大约七八个月的胚胎阶段。

如果你画一个孩子的轮廓，只有四肢的迹象，这是一些更发达的，并显示这个小男孩的头部的确切形式，那么，仔细看这幅画，你就不会有丝毫的想法，这个男孩快一岁了。你会认为这是一个胚胎的图片，因为这个男孩在许多方面，在他出生后保留了一个胚胎结构。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包括胚胎，都可以延续到后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为它们彼此跟随，所以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

的蜕变，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考虑一下我所说的，孩子们对周围环境的自然宗教奉献，直到牙齿的变化；你可以看到，这改变了灵魂的生命，也改变了第二个属性，审美，或艺术，舞台。许多儿童的情况是，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然后仍然发育不良。但这可以走得更远；第一阶段的物理体现可以结转到每个其他阶段，以便原始阶段的属性出现在所有的后期阶段。即使是表面的观察，也不需要很明显，一个较早的阶段已经保留在一个较晚的阶段，除非它直到特别晚的生命才出现。然而，事实是，较早的阶段是后来的阶段。

在较低的自然王国中考虑同样的现象。一种完全生长发育的植物通常有根和茎，有子叶，其次是绿叶。然后集中在花萼、花瓣、雄蕊、雌蕊等。然而，有些植物并不发育到开花的程度，而是停留在草本和其他植物的阶段，在这些植物中，绿叶保持固定，只有基本的果实。例如，请注意蕨类植物在牛油杯后面还有多远。在植物中，这并不表示异常。然而，人类是一个形成完整自然秩序的物种。而且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一生中，一个人仍然处于模仿状态，或者需要一个权威人物。在生活中，我们不仅与那些处于模仿阶段的人打交道，而且还与那些基本上处于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完全发展的阶段的人打交道。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生活中。它们不能走得更远，而在以后几年应该发展的属性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们仍处于寻求权威支持的阶段。如果这些人不存在，今天就不会有形成教派之类的倾向，因为教派协会的基础是，他们的追随者不需要思考；他们把思考留给别人，跟随他们的领导人。然而，在某些生命领域，人们基本上仍处于权力阶段。例如，当它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判断的问题时，人们不会自己费心去调查它，而是要求在大学讲课的专家或专

家的结论。这是权威的原则。

对于患病者，权力原则可能会极端化，尽管这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在法律问题上，今天没有人会考虑形成独立的判决，而是寻求有必要知识的律师的建议。这里的观点是一个八岁或九岁的孩子；而律师可能年龄不大。当律师被问到一个问题时，通常会查阅一本法律手册，我们再次拥有权威。因此，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进入一个以后的阶段，这是肯定的。

人智学社会应该真正由那些超越权威和只承认真正洞察力原则的人组成。社会之外的人对此知之甚少，他们不断地断言人智学是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权威的原则必须通过人智学所培养的那种理解和鉴别力而产生。重要的是抓住我们所能掌握的每一次洞察力，通过生命的各个阶段。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4 讲 孩子的三个阶段

1924 年 7 月 20 日

由于昨天的讲座，我被问到了我们的主题，我想在这里回答。问题是：“关于模仿孩子动作的原则，我想让你解释一下。我祖父去世时，我父亲大约一岁半到两岁。后来，当他大约 45 岁的时候，我父亲拜访了我祖父的一个朋友，他们对我父亲的动作和手势与我祖父的动作和手势之间的相似性感到惊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由于我祖父早逝，这几乎不可能是模仿的问题。”

一个人在他儿子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就死了，很久之后，当他儿子四十五岁的时候，他从这位朋友那里听到了，他知道，即使到了四十五岁，他也模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手势和他父亲一样。

当然，在这里，我们处理的是一些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做的只是提供某些指导方针，而不作任何详细的解释。不幸的是，我们的讲座课程很短，要完全涵盖这一主题，需要许多讲座，

也许是六个月甚至一年。许多这样的问题很可能会出现，如果提出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必须指出，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将会有某种不明确之处，除非有可能充分讨论每一个细节，否则就不明确。关于所提出的问题，我谨提出以下看法。

如果我们考虑儿童生命的第一阶段，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儿童的组织工作和发展的方式，使倾向被纳入有机体。我昨天把这描述为步行（包括人类的一般取向）、说话和思考。这就是事件是如何相互跟随的。从生命的第一年到第七年，组织儿童，使他们主要关注手势；从大约第七年到第十四年，他们关注演讲，正如我昨天所解释的；大约从第十四岁到第二十一岁，他们的组织，使他们主要关注思考。因此，在 21 年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已经形成了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之间的倾向。

在第一个生命期的前三分之一，或在生命的前两年和第三年，手势的同化发生。这包括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自由行走，这样面部的手臂和肌肉就可以以一种表达的方式移动-也就是说，一个总体的方向，并找到与手势和动作的活生生的关系。这一时期儿童的主要发展是手势的发展，然后继续发展；但现在，更亲密和内在的东西被印象到言语有机体中。即使一个孩子已经说过几句话，作为倾向的言语经验也不会发生在孩子略大于两个半岁之前。在第七年至第十四年期间，言语的实际经验和感觉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作为一种倾向，它存在于两三年、四年和三分之二之间。当然，这必须作为一个平均值。在那之后，孩子们为思想的内在体验的开始培养了一种能力。后来，在十四岁到二十一岁之间，发育和开花的**东西已**

经在四岁到三分之二到七岁之间发芽了。当然，这些年来，手势的形成一直在继续，但其他能力也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看到，本质上，我们必须把手势发育和形成的时间回到前两年半。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得到的是最深的。这只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地想象模仿的原则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多么的基本。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考虑，你就不会对导致这个问题的事情感到惊讶。祖父在父亲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去世了，这正是手势的形成最深入的时候。如果祖父当时去世了，孩子模仿的手势就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并不能改变后来被别人模仿的东西。因此，这个特殊的案例在详细考虑时具有非凡的意义。

昨天，我们试图描述，当孩子在第二个生命周期中，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他们是如何经历言语表达的一切，在言语中，教师的自然权威必须发挥作用。教师和儿童之间的互动必须以一种图画、想象的方式进行。我指出，在这个年龄，我们不能以道德戒律接近儿童；相反，我们只能通过用图片唤醒他们的感情来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这样，方式，孩子们拍摄他们的老师描述的图像，他们也是他们的榜样。

这些图像的工作方式使他们喜欢善良，他们对坏的东西产生厌恶。因此，在小学时代，道德必须通过情感的方式通过图片灌输。

我还解释说，写作必须通过图像呈现给儿童，字母的形式必须通过绘画和绘画来发展。在所有的艺术中，这必须首先培养，因为它引导儿童进入文化。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首先向儿童介绍字母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这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今天使用的固定形式的字母像小恶魔一样作用于儿童。

当教育以人的知识为基础时，儿童必须学会写作，然后才能学会阅读。如果你想接近这个年龄的孩子（在牙齿改变后立即），你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孩子的整体。当孩子们在写作时，它激活了整个上半身；孩子们的内在灵活性是不同的，如果只有头部忙于学习字母的形式，它就会是不同的。头的解放的，独立的官能要到后来才能使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们阅读他们所写的东西来创造一个过渡，这给他们留下了印象。

由于这种在华德福学校教学的方法，我们的孩子学习阅读比其他人晚一点，他们学习写字母比其他学校的孩子晚。然而，如果没有对人性的真正理解，就无法真正判断这一事实。通常，今天的人们对人类的感知和感觉是有限的，当孩子过早地学习阅读和写作时，他们没有注意到它对一般人类发展有多有害；这些东西离它们太远了。

当然，对这些艺术的熟练程度比其他人稍晚的儿童不会在阅读和写作能力方面遇到任何不足。另一方面，那些过早地学会阅读和

写作的人肯定会在这方面遭受痛苦。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必须从一开始就产生于这种“阅读”人类进化的能力；通过了解生命的条件，我们可以帮助儿童发展自己的本性。这是真正健康教育的唯一途径。

为了获得更深的理解，我们必须深入人类。首先，人是由一个身体组成的，它是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最密集地发展起来的。第二时期主要发育的是较高较细的体，以太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研究人类时，我们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方式这样做，我们必须唤起与现代科学其他领域所表现的同等程度的勇气。

一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暖的物质可以被带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这种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温暖被释放。它被解放，成为“自由”的温暖。对于矿物物质，当我们说有“束缚”的温暖和“自由”的温暖时，我们有勇气科学地说话。当我们研究整个世界时，我们必须有同样的勇气。如果我们有勇气，下面就向我们揭示了人类。

在生命的第一个时期，以太体的力量在哪里？它们与身体结合在一起，活跃在身体的营养和生长中。在这第一个时期，孩子们与后来的不同。以太体的所有力最初都与物理体结合在一起。第一个时期结束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释放，就像温暖从它被束缚的物质中释放出来一样。现在会发生什么？牙齿变化后，只有部分以太体在生长和滋养的力量中活跃；现在已经解放的部分进行记忆和灵魂品质的更密集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学会在生命

的头七年里说灵魂是“束缚的”，在第七年之后说灵魂是“解放的”。在生命的第二个七年期间，我们作为灵魂力量使用的是，在最初的七年里，不知不觉地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当没有什么心灵可以摆脱身体。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身体来了解灵魂在头七年是如何工作的。只有在牙齿改变之后，我们才能直接接近纯粹的灵魂性质。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直接从生理走向心理。想想今天心理学的无数方法。他们是基于猜测，纯粹和简单。人们仔细思考并发现，一方面，我们有一个灵魂，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必须问：身体是产生并作用于灵魂，还是作用于相反的方向？如果他们两种方法都不能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一些异常奇怪的东西：“心理物理：‘心理物理上的平行性’”，即两种表现平行的概念。因此，没有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只谈论并行性。这表明，通过这些问题的经验，什么都不知道。经验引导人们说，在儿童生命的头七年里，人们感知到灵魂在身体中工作。必须通过观察，而不仅仅是通过推测来了解这种做法。精神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方式，完全拒绝投机，并且总是从经验-当然是物质和精神经验-中获得。

因此，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第二个生命周期中，以太体是我们教育中的主要关注点。最重要的是，老师和孩子都需要在以太身体中工作的力量，因为它们释放了孩子的感觉生活，而不是判断和思考。深深地嵌入在儿童的天性中，介于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是人类的第三个成员，即星芒体，它承载着所有的感情和感觉。在此期间，星体仍深深嵌入以太体。因此，由于以太体现在已经变得相对自由，我们的任务是发展它，使它能够遵循自己的倾

向，这是受教育的帮助，而不是受到阻碍。什么时候可以帮忙？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通过图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教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吸收的一切，我们建立了想象力和图像。以太体是形成力的身体；它模拟器官的奇妙形式-心脏、肺、肝脏等。我们继承的物理体，只是作为一个模型；在前七年-在牙齿改变之后-它被搁置一边，第二个物理体是由以太体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教育方法必须适应以太体的形成力。

我们必须这样做，使儿童逐渐学会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已经说过，当我看到一本科学教科书被带到学校，以便按照这些路线教学时，我感到非常反感。今天的科学，我完全承认，在许多方面偏离了真正符合自然的世界观。现在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记住，随着我们的讨论的进行，其他问题可能需要添加-我们可以开始教孩子关于植物世界的大约年龄是多少？

我们通过图片来教孩子，他们通过绘画和绘画来学习写作；事实上，向孩子介绍艺术从来都不算太早，因为我们所有的教学都必须充满对艺术的感觉。同样，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一点：正如以太体与人类的形成和图像方面是分不开的，星芒体，它是感情和感觉生活的基础，倾向于一个人的音乐性质。那么我们在观察孩子时会寻找什么呢？因为星芒体嵌入儿童的身体和以太体之间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如果灵魂生活是健康的，它也是深深的音乐。每个健康

的孩子都有深刻的音乐。为了激发这种音乐性，我们只需要呼吁孩子们自己的自然活泼和运动感。艺术教学，从学校生活开始，就应该同时运用视觉艺术和音乐。我们永远不应该强调抽象；艺术方法是最重要的，必须引导儿童从艺术中理解世界。

这绝不能做得太晚或太早。我们必须意识到九至十岁儿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些用老师的眼睛看的人在每个孩子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通常不会用这么多的词来表达它，但当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行为揭示他们有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背叛了内心的危机时，这个时候就来了。这是儿童的一种极其微妙的经历，我们需要一种特别微妙的感觉来感知它；它是存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在这个年龄，孩子们会直观地学会与周围的世界区分自己。

在这个时代之前，“我”和外部世界相互渗透，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关于动物、植物和岩石的故事，它们的行为使它们看起来像人类。事实上，这是理想的方法，因为我们应该吸引他们的图像，想象的感觉，我们这样做，通过谈论自然王国。然而，在 10 到 11 岁之间，孩子们学会在自我意识中说“我。当然，他们学得更早，但现在他们有意识地这样做了。一旦他们的意识不再与外部世界融合，一旦他们学会了区分自己，我们就可以开始帮助孩子用感觉来理解植物世界，但不会立即放弃形象和想象的元素。

今天，我们习惯于看一个植物旁边的另一个；我们学习它们的名字和相关信息，我们这样做就好像一个植物是独立存在的。但是，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研究植物时，就像拔掉一根头发，忘记它在你的头上，检查它，就好像你可以理解它的性质和生活条件，而不考虑它是从你的头上生长出来的。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头发长在头上的事实时，头发才有意义；它不能孤立地研究。对植物来说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把它拉起来，单独研究它；我们必须把地球看作是植物所属的有机体。这就是事实。植物属于整个地球的生长，就像头发属于头部一样。植物永远不能孤立地研究，而只能与地球的整个自然有关。地球和植物的世界属于一起。

假设你有一种草本植物，一年生，从根部生长，长成茎、叶和花，并开发第二年再次种植的果实。然后你就有了植物生长的地球。现在想想一棵树。一棵树寿命更长，它不是一年生的。它在周围形成了一种矿化的树皮，从那里可以折断。在现实中，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如果你要在植物周围建立周围的地球及其固有的力量，或多或少地用地球覆盖它，那么你就会以一种外部的、机械的方式综合地重新创造这个过程。然而，大自然也是这样做的，用树皮包裹树木，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完全由地球制成的。树皮形成一种土丘，堆积在树周围。当我们看着一棵正在生长的树，我们看到了大地的繁荣和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围绕植物根部的地球必须被认为是它的一部分；土壤属于植物。

如果你已经学会观察这样的事物，并碰巧在一个你看到许多黄花植物的地区旅行，你会立即尝试看到它们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中。特别是，无论我们在哪里看到许多黄花，例如，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红色的土壤。如果你不考虑植物生长的地球，你就永远无法

思考它；它们是一起生长的。我们应该很快习惯这个事实；否则，我们就会破坏我们对现实的感觉。

最近，在一些农民的要求下，我上了一门农业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讲座课程结束时，一位农民说：“今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蔬菜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和腐烂。”这是为什么？正是因为人们不再像农民一样理解，地球和植物是相连的，必须以这种方式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想培育我们的蔬菜，使它们再次繁荣，我们必须了解如何正确对待它们；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给它们正确的肥料。我们必须使地球能够在植物根系的环境中正常生活。今天，由于农业耕作方法已经失败，我们需要一种基于精神科学的新的农业冲动。这将使我们能够使用肥料，使植物生长不退化。那些和我一样老的人知道 50 年前的欧洲土豆和今天的样子相比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衰落；这种衰落也深深地渗透到自然王国，包括农业。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对植物与其环境之间联系的感觉不应该丧失。在学校郊游和类似的场合，植物不应该被拉起来，放在标本容器中，并带到教室，相信我们通过这样做来完成一些事情。未经改良的植物本身不能存在。今天的人们沉溺于完全错误的想法。例如，他们认为一支粉笔和一朵花具有相同的现实。但这是胡说八道。一个矿物物体本身可以存在；这是事实。所以人们认为植物也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它从地面上被拉出来，它就不再是一种植物。只有当它依附于它自己以外的东西时，它才能维持它的地球存在；而“其他”只有在它是整个地球的一

部分时才存在。我们必须研究整体内部的现象，而不是把它们从其中撕掉。几乎所有基于观察的知识都充满了这种不真实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变得如此抽象，尽管这是部分合理的，就像相对论一样。但是那些能够现实地思考的人不允许抽象的概念在没有注意到它们与现实不再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继续存在。那会很痛苦的。当然，你可以用声学原理说：当我发出声音时，声音以一定的速度传播。无论我听到什么声音，我都能计算出到达我的确切时间。如果我沿着声音传播的同一方向移动-不管我的速度如何-我稍后会听到它。如果我跑得比声音的速度快，我根本听不到。但是，通过向声音移动，我早些时候听到了。相对论绝对是合理的，但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比声音的速度更快地向声音移动，我会超越它，在发出声音之前听到它。

这一事实对任何能够现实思考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也知道，说一个时钟（使用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比较）以光速抛入宇宙空间并返回，它根本不会改变，这是绝对合乎逻辑和奇妙的想法。这可以用一种美妙的方式来思考。但那些现实思考的人必须问：时钟回来后会是什么样子？现实思维并不是把思维与现实割裂开来，而是始终停留在现实的境界。

这是精神科学的基本特征；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它是根据现实来处理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他们把抽象带到分裂的地步-指责人类主义者是抽象的，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总是寻找绝对的真理，从不失去它与现实的联系，这必须包括对精神现实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有可能看到将植物学与容器中的标本

联系起来是多么不自然。

因此，当我们向儿童介绍植物学时，重要的是考虑地球的面貌，一起处理土壤和生长的植物，这样孩子们就永远不会认为植物是分离和分离的。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教师，他们只是想把通常的植物学书籍带到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快速的一瞥，然后表现为他们理解这一切。我已经说过，现在没有合适的植物学教科书。这种教学假设了另一个方面，一旦我们理解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当我们认为潜意识在儿童中的作用比在老年人中更强烈时。潜意识是非常聪明的，那些能够感知儿童精神生活的人知道这一点：当学生面对一位老师，他带着笔记在课堂上走来走去，试图传达这些笔记的实质时，孩子们总是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学习这些信息；毕竟，老师甚至不知道。这成为对课程的巨大干扰，因为这些感觉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没有什么可以指望老师用笔记教课。

我们必须始终关注事物的精神方面。当我们正在发展一门教育艺术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就是我们如何让儿童有一种坚定和安全地站在世界上的感觉。他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一个有机体-事实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当土壤开始失去活力时，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使用粪便来帮助它。例如，空气中的水和地球上的水是不一样的。下面的水有一定的生命力；上面的水失去了这种生命力，只有当它下降时，它才能恢复这种生命力。这些都是事实，绝对真实。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它们，我们就不能以真正的方式与世界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植物世界的教学。

现在我们来动物世界，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动物属于地球。动物能够走动这一事实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独立的。但是，当我们把动物和人类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它们的形成有一些特征。这一点在旧的本能科学中总是得到体现，其影响在九世纪初仍然存在。然而，由于现代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他们阅读自然哲学家的观点时，他们遵循古老的传统，认为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愚蠢的。

例如，我意识到，当一个研究小组的人从自然哲学家奥肯那里读到这句话时，他们几乎无法抑制他们的笑声：“人类的舌头是一条墨鱼。”*他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Oken 的这一说法不能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它包含了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

当我们观察到各种动物形式，从最微小的原生动物到最发育的猿类，我们发现它们都代表着人类的一部分-一个人类器官或有机系统-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发展起来。你不需要用很深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想象一下，人类的前额极大地退缩了；下巴突出了；眼睛向上看，而不是朝向前面；牙齿和它们的整个组织是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形成的。通过想象这种极端的发展，你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通过消除人类形态中的一种或另一种东西，你可以把它变成牛、羊等。

当你可以考虑内部器官-例如那些与生殖有关的器官-你就会

进入低等动物的区域。人类是个体动物形态的合成或组合，在联合时变得更加柔软和温柔。人是由所有的动物组成的，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结构。因此，当我寻找人类融合的原始形式时，我发现了整个动物世界。人类是整个动物世界的凝结。这一观点恢复了我们灵魂与动物世界的适当关系。它已经被遗忘，但它仍然是正确的观点，而且，由于它对进化原则至关重要，它必须恢复生命。我们向孩子们展示植物是如何属于地球的；然后，当他们大约 11 岁时，只要今天有可能，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动物世界。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使我们看到各种动物形式在人类。考虑一下这对儿童与动植物关系的影响。植物进入地球并与之联合；动物与人类成为一体。这为与世界的真正关系提供了基础；它使人类与世界建立了真正的关系。这总是可以在主题方面带给儿童的。如果这是以一种艺术和生活的方式呈现给儿童，如果它与他们内在存在的能力相对应，我们就给了他们建立与生命关系所需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不深入观察整个人类，很容易破坏这种关系。

什么，其实是以太体？如果有可能把它从身体里抬出来，并以一种使它的形式变得可见的方式吸收它，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工作。人类以太体，根据它本身的性质，通过我们在其中创造的东西，同时是一件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当我们将形成元素引入儿童的艺术品时，我们允许他们用我昨天描述的自由雕刻；我们带给他们的东西与以太体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使儿童能够掌握他们的内在存在，因此，作为人类，要求他们与世界的适当关系。

通过向孩子介绍音乐，我们形成了星芒体。但是，当我们把两

个东西放在一起，把形成体变成运动，当我们执行形成体的运动时，我们就有了优律诗美，它正好遵循了儿童中以太体和星体体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孩子们学习优律诗美，或者用手势表达的语言，就像他们在早年很自然地学会说话一样。健康的孩子学英语并不难，因为在英语中，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存在；他们有表达自己存在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体操外，从第一年到最高年级，优律诗美作为必修科目被纳入课程。

你看，优律诗美是从整个人类——物理的、以太的和星体的身体中产生的；它只能通过对人类的精神科学知识来研究。今天，体操在生理上是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指向身体的；因为生理学不能做其他的，它引入了一些基于赋予生命过程的原则。然而，通过体操，我们并不是教育整个人，而是只有一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反对体操，但今天体操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因此，在今天的教育中，优律诗美应该与体操齐头并进。

我不会像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那样做。当我用

我不会像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那样做。当我用优律诗美说话时，他碰巧在观众席上。我说，在教育方面，体操今天被高估了，除了通常的体操之外，还必须引入一种形式的体操，要求灵魂和精神的力量-就像在优律诗美中练习的研究优律诗美作为一门艺术一样。在我的演讲结束时，著名的生理学家走近我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体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因为生理学家说它是这样

的吗？作为生理学家，我必须告诉你，体操教育是野蛮的。”如果我告诉你那个生理学家的名字你会很惊讶的。今天，这些事情对那些有某种权威的人来说变得很明显，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没有充分了解所涉及的一切的情况下狂热地鼓吹。成为对某些事物的狂热者在教育艺术中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正在处理生命的许多不同方面。

当我们接触到儿童必须被教导的其他科目时，当我们从我们所考虑的各种观点中这样做时，我们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年代，即儿童只能通过感觉吸收图像。例如，历史和地理必须以这种方式教学。历史必须用图像来描述；我们用文字来绘画和雕刻，这发展了儿童的头脑。在第二个生命期的前两个阶段，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儿童与之无关；我们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的概念。在第七年之前，儿童当然不应该上学。*从七岁到刚过九年的时间是第二个主要生命期的第一个细分阶段；从刚过九岁到刚过十二岁是第二个阶段；从十一岁八个月到十四岁左右是第三个阶段。

在这第二阶段的第一阶段，儿童被组织起来，以便他们以直接的方式对图像作出反应。因此，我们必须像童话中那样说话，因为一切都必须保持与儿童自身本性的无差别。植物必须彼此说话；矿

物必须一起说话；植物必须互相亲吻，并有父亲和母亲。大约九年零四个月，自我已经被描述为-我开始与外部世界区分自己。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更现实的方法，当教学的动植物。然而，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历史必须始终以童话和神话的态度来对待。在这个较长时期的第二个部分-从大约九年零四个月到十一年零八个月，我们必须用图像说话。只有当他们接近十二岁时，我们才可以向儿童介绍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抽象的概念，让因果发挥作用。在此之前，因果的观念是孩子们无法企及的，就像色彩对那些色盲的人一样；作为教育者，我们常常不知道与孩子谈论因果是多么无用。只有在儿童到了 12 岁之后，我们才能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谈论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此，我们必须等到大约 12 年后才处理与无机物有关的任何问题，因为这意味着进入因果关系的概念。此外，在教授历史时，我们必须等到大约这个年龄，然后从一个图片呈现到一个涉及因果的，当我们寻找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只关心我们能给孩子的东西，因为生活充满了灵魂。

人们确实很奇怪。例如，通过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万物有灵论”的概念。据说，如果一个孩子撞到一张桌子上，桌子就会被认为是活的，孩子就会反击它。孩子们“梦想”一个灵魂进入桌子，人们相信原始人也是这样做的。这个想法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事情发生在孩子的灵魂中。据推测，他们认为这张桌子实际上是带着灵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撞到桌子时会反击的原因。太棒了。相反，那些研究文化史的人是真正做玷污的人，因为他们使

孩子们具有这种想象力。但是，孩子们的灵魂品质比他们后来被释放时更深地嵌入到身体中。当一个孩子撞到桌子时，一个反射发生，没有想到桌子是活的。这是一种纯粹的反身意志运动，因为儿童尚未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

这种分化直到 12 岁左右才出现，那时健康的孩子才能掌握因果关系的概念。如果这一概念过早地呈现给儿童，特别是以表面的、外部的方式，就会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可怕的条件。说我们应该确保所有的事情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计算器存在，其中小球被推来推去，使数学操作可见。 $5+7=12$ 。下一件事，我们可能会期待，那些有这种态度的人将通过使用某种机器来使道德概念向外显现，这种机器推动某些东西来显示善恶，就像计算器让我们看到的那样 $5+7=12$ 。毫无疑问，生命中有一些领域的事情是看不到的，但却被儿童以一点也不明显的方式吸收；当我们试图这样做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像教科书中经常做的那样，试图使某些东西看得见，而由于其性质，不能以这种方式加以处理，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们经常以这种方式变得微不足道。

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关注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考虑整个人类生活时，其他的事情也变得很明显。在八岁的时候，我吸收了一些概念；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它-事实上，我根本不理解它的抽象含义。我的组成方式尚未使这成为可能。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的老师在说话，我的老师的权威是给定的，它对我有效。然而，现在我不应该这样做；

应该只向儿童展示可见和明显的东西。

想想那些以这种方式教授一切的孩子。他们的经历不会随着他们成长，因为这种方法把他们当作一个没有成长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些想法不能与他们一起成长，我们就不应该唤醒孩子们的想法；这就像为一个三岁的孩子做一双鞋，并那个孩子在 12 岁时穿它们。人的一切都在增长，包括理解的力量；因此，概念也必须能够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把活的概念带给孩子，但我们不能这样做，除非孩子们与老师的权威有一种活生生的关系。这一点不能由抽象的、迂腐的老师来完成，他们站在孩子们面前，给他们一些仍然完全陌生的概念。

想象两个孩子。一个人被教导的方式是，即使在 45 岁的时候，她也继续接受概念并解释它们，就像她在 8 岁时所做的那样。这个概念并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发展，她仔细地注意到了这一切，在四十五岁时，她仍然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它。现在想想第二个孩子，他已经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接受了教育。他不再穿和他八岁时一样大的鞋了，同样，在晚年，他也不再带着他八岁时学到的相同的概念。相反，这些概念已经扩大和根本改变。所有这些都会影响身体。如果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的身体素质，我们发现第一个人将在 45 岁之前硬化，而第二个人则保持更灵活。你认为人类有多少不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有两位哲学教授。一个以他的希腊哲学而闻名；另一个是黑格尔学派的老信徒，在黑格尔学派中，即使在 20 岁以后，人们仍然习惯于接受活的概念。两人都在同一所大学讲课。七十岁时，第一位教授决定行使退休的权利，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继

续下去。第二位是黑格尔教授，当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年轻人已经退休了。”第二位教授的概念生活仍然是灵活的。因此，人们批评并指责他前后矛盾。另一个人是一贯的，但他患有硬化症。

在精神和身体之间，孩子们有一个完全的统一，我们不能正确地接近他们，除非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今天，不同情唯物主义观点的人会说唯物主义是坏的。为什么？许多人说这是坏的，因为它不理解精神。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一点一点，人们会意识到这种缺乏，并认识到精神，因为一种理解它的冲动。唯物主义最糟糕的是它不理解物质。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可以看到，由于物质主义，人类肺、肝等方面的生命力量知识发生了什么。关于这些东西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一无所知。一些东西被遗漏在肺和肝脏之外；它可以被准备和检查，但现代科学方法不能了解任何关于人体器官中积极运作的精神。这些知识只能通过精神科学来学习。只有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物质才能揭示其本质。

唯物主义已经生病了，主要是因为唯物主义对物质一无所知。他们想把自己限制在物质上，但他们无法真正了解什么是物质。在这句话中，我不是指理论化的物质，其中一定数量的原子被认为围绕着一个中心核跳舞：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很难构造。在神论社会的早期，一些神论学家以原子和分子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这只是理论。现在我们必须再次面对现实。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当我们被期望理解一个完全没有现实的概念时，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有人推广这样的理论，那将是痛苦的，例如：从根本上说，无论你开车到城镇还是汽车保持不动，城镇来到你身边，都是一样

的。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当他们被那些持有完全抽象观点的人延续到今天的时候，他们会使整个灵魂的生命变得贫乏。

那些对这些事情有感觉的人在面对人们今天的想法时会经历真正的痛苦，这对教学方法也是破坏性的。例如，我看到了应用于幼儿园小儿童的某些方法的倾向。他们被给予通常的剪贴字母，然后被要求从一堆中挑选出来，并把它们组装成单词。在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忙碌着孩子，给他们带来了他们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身上时，就好像我们要说，我曾经是一个有肌肉、皮肤等的人，但现在我只是一个骨架。这就是今天的情况；由于我们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抽象倾向的影响，人们突然把自己看作一个骨架。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观点来教育孩子——光看现实。

这就是我今天想向你们展示的主要原因，教师以真实和活生生的方式对待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5 讲 华德福学校的教师会议

1924 年 7 月 21 日

在这一点上，在我们的教育研究，我想介绍一些在华德福学校的安排。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和实施我已经谈到的原则，并将在以下讲座中进一步讨论。其目的是贯彻以人学为基础的教育原则。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学校的方向和领导是委托给我的。因此，当我描述这所学校的组织时，它也可以作为如何实现这里讨论的这些基本教育原则的一个例子。

首先，我想明确指出，华德福学校所有教学和教育的灵魂是教师会议。“教师学院”定期举行这些会议，只要我能在斯图加特，我就会参加。他们不仅处理学校组织的外部事务-制定时间表、组建班级等等；他们还以一种深刻、深远的方式处理影响学校生活和灵魂的一切事情。安排的事项是为了推进学校的目标，即基于人的知识的教育。当然，他的意思是，这种知识必须应用于每个孩子；时间必须用于观察每个孩子的心理。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制定整个教育计划时必须具体详细考虑。在教师会议上，个别儿童的讨论方式

是，教师试图理解人性，因为它涉及到每个儿童。你当然可以想象，我们必须与各种层次和种类的儿童打交道，拥有各种儿童的天赋和灵魂品质。我们所面对的几乎是每一种孩子，从那些我们必须认为在心理和生理上天赋不佳的孩子，到那些（让我们希望生活证实了这一点）天才到天才的孩子。如果我们想观察儿童，在他们的真实存在中，我们必须获得一种感知的心理能力。这种感知不仅包括观察个别儿童的一种肤浅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正确评价他们能力的的能力。只要考虑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个孩子在课堂上，似乎是特别有天赋的学习阅读和写作，或可能有天赋的学习算术或语言。然而，要坚定地认为这个孩子是有天赋的，因为他能够很容易地学习语言或算术，这将是肤浅的。在童年时期——比如大约 7 到 9 岁——孩子的易学性可能表明他或她以后会发展出天才；但它也可能表明，孩子迟早会变得神经质，或者以某种方式屈服于健康不良。一旦我们对人有了认识，我们会意识到，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可感知的身体；还有一个以太体，它是生长和滋养力量的源泉，儿童由此成长。我们认识到，人类也有一个星芒体，它的规律与肉体的显现无关，相反，它对肉体进行破坏性的工作，破坏它为精神腾出空间。此外，我们认识到我与一个人有联系。因此，我们有三种存在：以太体，星体体，我存在，所有这些除了可感知的物理体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关于人类复杂性的想法，以及一个人的每个成员如何在任何领域导致天赋-或缺乏天赋。它也可以揭示一个虚假的天赋，实际上是短暂的和病理的。你必须了解一个天赋倾向于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作为教育者，如果你表现出必要的爱、奉献和无私，如果你像这些讲座中所讨论的那样理解人类，那么就会一些明确的事情出

现。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你将变得越来越聪明（不要误解这个词；它不是在自豪感中使用的）。你自己发现如何评估孩子们的各种能力或成就。你很快就学会了以一种活的方式渗透孩子的天性。

我意识到，许多人会说，如果人类除了身体之外，还包括超感成员-以太、星体和我的组织-那么，教师必须是透视的，并能够感知人性的超感方面。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想象、灵感和直觉感知到的一切（如我的书中所描述的）都可以通过简单地观察儿童的身体组织来检查和评估，因为它总是在身体中表达。

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他们的教学是真正有爱心的，而且是基于对人的透彻了解，可以用一种特定的方式谈论特定的案例。例如，身体可能显示硬化或僵硬，从而阻碍儿童发展潜在的能力，在精神上存在。或者，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某些属性，并使我们惊讶，因为他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学习一些东西；但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太软，以后有变胖的倾向。如果身体太柔软-如果流体元素相对于固体元素的重量太大，这种倾向导致灵魂和精神让自己感觉太快，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早熟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身体的发展，这种早熟的品质又被推回去了，这样在某些条件下，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孩子的整个生命可能不仅是平均的，而且甚至低于平均水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儿童的外部观察必须伴随着内心的感知；仅仅谈论能力的存在或缺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所说的可以通过研究许多人的传记来证实。通过人类的精神发展，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杰出的个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但实际上被认为是没有才华和作为学童的无能。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例子。例如，有一位诗人，大约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被他的教育家认为是如此没有天赋的，因此，他们建议他不要尝试高等教育。但他并没有被推迟，他继续学习，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被建议不参加学校的检查员。他学习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考试中，他获得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优异成绩；另一方面，他教德语的考试失败了，因为他的论文被认为是不够的。Nevertheless, he became a well known poet. 尽管如此，他还是成了一位著名的诗人。

我们发现有必要将一些儿童与其他儿童分开，无论是永久的还是短暂的，因为他们精神迟钝，由于无法理解而扰乱课堂。他们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班级，为能力有限的孩子。这门课是由在这里和你说话的人舒伯特博士教的，他非常特殊的品质使他成为这样一个班的天生领导者。^{*}事实上，这项任务需要特殊的天赋。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种天赋，才能渗透到灵魂的品质中，这些品质在肉体中被“囚禁”，并且难以自我解放。然而，他们必须一点地解放。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近身体疾病的边界，异常心理冲击身体异常。有可能改变这个边界；它当然不是固定的。事实上，在每一种所谓的心理异常背后寻找物理有机体中不健康的东西是有帮助的。在这个词最真实的意义上，没有精神疾病；它们是精神从身体中释放出来的中断的结果。

在今天的德国，我们不仅面临几乎所有学童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他们多年来一直遭受营养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通过观察灵魂和身体，我们可以开始理解它们的本质统一。人们很难理解这对教育至关重要。一天，一个男人参观了华德福学校。他有很大的理解，并直接参与学校事务。几天来，我亲自带他参观，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由于我们的教育是基于人类的知识，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儿童，而不是抽象的教育原则。但是，在我告诉他关于一个或另一个孩子的一切之后，他终于说：“这一切都很好，很好，但老师们都需要医学学位。”对此，我回答说：“这不是必要的，但他们当然应该有一些医学知识，因为教师需要知道他们的教育工作。”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据说我们不能提供这一点，或者老师不能学习，我们会在哪里？我们必须提供所需的东西，教师必须学习所需的东西。这是唯一可能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病理条件来最好地研究每个人所发展的“正常”能力。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病态的有机体，那么你就为理解一个被赋予天才的灵魂奠定了基础。我不主张隆布罗索（意大利犯罪学家）或持有类似观点的人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认为天才总是疾病的一个条件，但我们实际上是通过理解一个孩子生病的身体来理解灵魂的。通过研究灵魂和精神的困难，在一个病态的身体中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理解灵魂是如何抓住有机体时，它需要特别表达什么。

因此，教育不仅遇到了轻微的病理状况，如能力有限的儿童，而且也遇到了最广义的病理。这就是我们为我们学校的孩子介绍医

疗的原因。*但我们没有一位只行医，留在教育领域之外的医生；我们学校的医生 Kolisko 博士也是一名班主任。*作为一名教师，他完全在学校之内；他对所有的孩子都很熟悉，所以他能够理解孩子们出现的病理症状的来源。这与学校医生在特定时间访问学校并在粗略观察后评估儿童健康的可能性完全不同。然而，除此之外，在教师会议上，当一个特定的孩子被考虑时，灵魂和身体之间没有硬性和快速的界限。这自然的结果是，教师必须逐渐了解整个人类，使他们对身心健康的所有细节都同样感兴趣。

这是我们在学校的目标。教师都应该对整个人产生深刻的兴趣，并给予高度的关注。因此，我们的教师在普通意义上并不专业化。从本质上讲，重要的不是历史教师已经掌握了历史这门学科；相反，教师应该有那种影响孩子的个性，就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教师需要了解孩子们在他们的照顾下是如何发展的。

从十五岁开始，我自己就不得不教书，只是为了谋生。我不得不上私人课，所以我在教学中获得了实践经验。例如，当我很小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我负责一个由四个男孩组成的家庭的教育，我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居民。当时，其中一个男孩 11 岁，明显脑积水。他有特殊的习惯；他不喜欢在餐桌上吃饭。他会离开餐厅，走进厨房，那里有垃圾桶和食物残渣的容器。在那里，他吃土豆皮和其他废物。十一岁的时候，他仍然几乎完全无知。

早些时候，作为他的教学的一部分，并希望他能被送进一个班级，他被允许尝试小学入学考试。然而，当他上交考试成绩时，练习册上只有一个大洞，他在那里擦掉了一些东西。父母很难过。他们是有教养的中上阶层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个男孩的异常进行了评论。当然，当这样的事情被说出来时，人们往往会感到对孩子的偏见。人们普遍认为，他应该学习一门手艺，因为他没有别的能力。

我来到这个家庭，但当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做什么时，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被赋予对男孩完全的责任，我只能保证我会试图唤起男孩身上的东西。除了他能理解这一点，除了他的母亲，他有一种本能的知觉，还有他们优秀的家庭医生。后来是那个医生和弗洛伊德一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尽管一旦精神分析变得颓废，他就断绝了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系。我能够和那个人交谈，我们的谈话导致了我将被委托接受男孩的教育和培训的决定。

在十八个月内，他的头变得明显变小了，这个男孩进步到可以进入中学了。我在他上学期间进一步帮助了他，因为他需要额外的帮助。但 18 个月后，他被录取为中学生。当然，他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有时我需要一个半小时来准备我想让他在十五分钟内学到的东西。有必要非常经济地教他，永远不要花比任何特定科目绝对必要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精确地安排一天的日程的问题-一定的时间用于音乐、体操、散步等等。我告诉自己，如果这个男孩受到这样的教育，那么就有可能挖掘出他的潜在能力。有些时候，这种努力使情况恶化。他脸色苍白。除了他的母亲和家庭医生，每个

人都说我毁了男孩的健康。我回答说，当然，如果有任何干扰，我将无法继续接受他的教育。根据我们的协议，事情得以继续。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男孩读完了中学，继续学习，成为了一名医生。He 他确实早逝了，但这很简单，因为他在世界大战期间被召为医生。在那里，他得了感染，并死于随后的疾病。然而，他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履行了他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告诉你，从整体上看待问题在教育中是多么重要。它还表明，通过一个具体的教育计划，甚至可以一周又一周地减少脑积水的情况。

现在你可能会说，当然，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私人辅导的情况下。但它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大的班级。任何一个爱进入这里所呈现的人类知识的人，都能迅速获得用必要的注意力观察每个孩子的能力。即使在大班也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描述的心理感知尤其重要。但是，这种感觉是不容易获得，对于那些孤立地通过世界上个人，绝对没有兴趣于其他人的那些人来说。我真的可以说，我很感激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人是无趣的。即使小时候，也没有人是我不感兴趣。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发现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就不可能教育那个男孩。

正是这种广泛的兴趣渗透到华德福学校的教师会议中。它给了他们气氛，使一种“心理”整个过程中盛行，会议因此导致了一所基于深刻心理学的学校有趣的是，年复一年，整个教师学院都能够加

深其心理感知能力。除了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当我们考虑个别类时，还必须说一些其他的東西。我们没有多少统计数据；对我们来说，班级本身就是“生物”，而不仅仅是个别学生。我们可以上一堂特别的课，并学习它，观察到这些无法估量的东西是非常有趣的。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学习一门课时，当各班的老师在他们的大学会议上讨论每个班的特点时，有趣的是发现一个女孩比男孩多的班级，例如（我们的学校是男女同校学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班级，完全不同。一个由相同数量的男孩和女孩组成的班级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不仅是因为孩子们自己之间发生的谈话，或者总是发生在高年级的小爱情事件。在这里，我们必须获得正确的观察，以便在必要时注意到它，否则就看不见它。然而，除此之外，由不同的男性和女性个体组成的不可琢磨的“存在”给了这个班级一个明确的精神结构。

这就是我们如何熟悉各种班级的个性。如果有平行班，就像华德福学校那样，在必要时（很少必要），可以改变班级的划分。这些与班级有关的研究构成了教师会议的通常内容。因此，这些会议不仅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而且还提供了学校内部教育的活生生的延续，使教师始终在学习。因此，会议是整个学校的灵魂。我们学会正确地估计琐碎，对重要的事情给予适当的权重，等等。因此，当一些孩子犯了一些小错误时，就不会有强烈的抗议；但当发生可能危及学校发展的事情时，就会有意识。

因此，我们华德福学校的整体情况是一个有趣的整体，它已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才获得。总的来说，我们的孩子，一旦他们上了

更高的课，就能比其他学校的孩子更好地理解孩子在学校必须学什么。另一方面，正如我所描述的，在低年级，孩子们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仍然有些落后，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并延伸了几年。然而，在十三到十五岁之间，我们的孩子开始超过其他学校的学生除其他原因外，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轻松地进入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事物。

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困难。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有光的地方，物体会产生阴影。有微弱的光就有微弱的影子；有强烈的光就有强烈的影子。同样，当涉及到某些灵魂品质时，我们可以进行观察。如果教师在尽可能多地与学生建立联系，成为孩子行为的榜样，那么，相反，由于缺乏联系，很容易发生偏离道德行为的情况。我们不应该对此抱有幻想，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和学生个性的完整“共同成长”，这样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教师的强烈内在联系，教师也能感受到这种联系，从而保证两者的发展。

这些东西需要以一种内在的，人的和爱的方式来研究。否则我们会遇到意想不到（或突然）的事。但这种方法的本质往往是把潜伏在人类身上的一切东西都画出来。有时这种情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得到了证明。有一位德国诗人，他知道自己从小就受教育很差。因此，他的许多固有品质无法表达，他总是抱怨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他的身体变得僵硬和僵硬。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努力发展他的个性。有一天他去找了一位眼科医生。（我不提倡人格学，尽管它在直觉实践中有一定的意义。）医生摸了摸他的头，有各种各

样的好话要说，这些当然可以找到。然而，在头骨的一个地方，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变得通红，不相信自己说什么。诗人说：“来吧，说出来吧，这是我的偷窃倾向。看来，如果我在学校受过更好的教育，这种偷窃的倾向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我们想教育，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某人能施展的地方或空间。然而，传统学校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它们按照令人恐惧的时间表运行：宗教八点钟到九点钟；体操九到十点钟；历史十到十一点钟；数学从十一到十二点钟。后来的课程掩盖了早期的课程，尽管如此，教师必须取得成绩，并被逼得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华德福学校有所谓的教学板块。每天在主课上，从8点到10点或11点，只要有短暂的娱乐休息，学生们就会被教授一个科目。这是由一名教师教授的，即使是在较高的班级。主题不是每小时都改变，而是在教师需要的时候继续进行，让他们通过他们希望给课堂带来的东西。例如，在算术中，这些块可能持续四周。每天，从8点到10点，这个主题被进一步讨论，一天的课与前一天的课联系在一起。没有一节课能把先前的一节课搞砸；因此，集中注意力是可以做到的。大约四个星期后，当算术已经走得足够远并结束时，一个历史时期可能会持续四到五个星期，再次根据所需的时间。就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的观点与“专业”教师相反。*当参观华德福学校时，你可能会发现 Baravalle 博士正在上描述性几何的课。他让他们画画，他的方式是一个模范的几何专业教师。现在，当你进入另一所学校，看看教授和老师的名单，你会发现各种证书-几何、数学等方面的文凭。我认识许多老师，例如数学专家，他们吹嘘说，在学校郊游

时，他们无法说出各种植物的名字。但现在还在学校的早晨，你会发现巴拉瓦勒博士正在课桌间做英语课。从他的整个教学方式来看，你听到他谈论许多不同的事情，没有办法知道他的专业。有些人可能认为地理是他的专业，或几何，或其他什么。教材的基本内容和意义无疑可以很快地学习，如果你有天赋进入知识领域，并在灵魂中体验它。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表。当然，这没有什么迂腐的。在我们华德福学校，主要的课程是以块为单位的；当然，其他课程必须符合时间表，但它们遵循主要的课程。

我们还认为，教孩子两门外语是非常重要的，从他们作为小孩子第一次来学校开始。我们教他们法语和英语。诚然，这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有这么多学生进入了学校。例如，学生到达时应该进入六班，在六班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语言。新来的孩子应该加入他们，但由于他们对外语缺乏任何概念，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安排在五班。我们总是在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也尽量安排一天的时间，以便在早上教授最基本的课程。因此，体育课程(体操、韵律诗美等)被推迟到下午。但这不是一条严格的规则；我们负担不起无限数量的教师，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情况安排课程。当我说一个人不能从理想开始时，不要误解我；不要说精神科学缺乏理想。我们认识到理想的价值，但它们一开始就不属于理想。我们可以描述得很漂亮，我们可以说事情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甚至可以恭维自己，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事实上，我们必须处理一个具体的，具体的学校，有八百个孩子，我们知道，

四十或五十名教师，我们也必须知道。然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教师学院，如果它的成员没有一个符合理想。基本上，我们处理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根据事实进步。如果我们想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们必须考虑现实。这就是我必须说的关于教学单元。

因为我们对教学的自由态度——从我所说的来看，这一点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地，孩子们并不总是像老鼠一样静静地坐着。你应该看看一个班级的道德氛围和本质如何取决于主管的人。同样，重要的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在华德福学校有一些老师在某些方面证明是不够的。我不会描述这些，但它可能发生，一个人进入一个类，并意识到它是不和谐的。班上四分之一的学生躺在座位下面，另四分之一的学生坐在座位上，其余的学生将跑出房间，从外面敲门。这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个谜；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和孩子们一起走，它就可以被理顺。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满足他们的行动冲动；我们不应该依靠惩罚，而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纠正这种情况。

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赞成发号施令；相反，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应该允许事情自然发展。正因为如此，一些事情开始自然地发展，我把它描述为活生生地在教师本身。孩子们当然可以制造很多噪音，但这只是展示了他们的活力。他们也可以在做适当的事情时非常活跃和活泼，只要老师知道如何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们应该利用“好”孩子的好品质来帮助他们学习；对于淘气的孩子，我们应该用他们不守规矩的品质来帮助他们进步。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好”品质，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偶尔，我们必须培养他们淘气

的品质，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指导他们。通常是所谓的调皮品质，表示后来的力量；这些品质，如果处理正确，可以成为成年人中最优秀的品质。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确定一个孩子是因为“善良”还是因为某种疾病而给人很少的麻烦。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方便，就很容易把生病的孩子看作“好”，仅仅因为他们静静地坐着，不需要什么注意。但当我们以真正的洞察力看待人性时，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孩子，而不是我们对“坏”孩子的关注。在这里，这也是一个从精神角度看心理洞察力和治疗的问题。

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在华德福学校，几乎所有的教学都发生在学校本身；家庭作业的负担被解除，因为孩子们在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此，由于工作是与教师一起完成的，孩子们的态度是显著的。在华德福学校，类似的事情通常会发生：有一些学生曾经行为不端。一位还没有完全接受华德福教育方法的老师认为孩子们应该受到惩罚，他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他们，“放学后你必须呆在家里做一些算术。”但是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算术会被认为是一种惩罚，因为它给了他们这样的乐趣。所以全班同学都问他他们是否也能留下来。这是为了惩罚。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必须完全改变；孩子们永远不应该觉得他们正在受到惩罚，他们正在做一些他们愉快地做的奉献和快乐。我们的老师发现了各种消除不恰当行为的方法。施坦因博士——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创造力——曾经注意到，在他的上流社会的一堂课上，孩子们在互相和传递笔记。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开始告诉他们邮政服务的事。他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使笔记逐渐停

止。他对邮政服务的描述和信件来源似乎与他所注意到的行为无关，但它仍然是相关的。你看，如果我们不使我们的反应合理化，而是利用从我们本能的知识中产生的灵感来处理一个班级，那么后果往往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在纠正学生方面所能做的比诉诸惩罚所能做的要多得多。

最重要的是，每个班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老师与自己的规则真正和谐相处。例如，如果一个易怒的男孩碰巧弄坏了他的练习本，抓住他的邻居同学的耳朵，或者拉别人的头发，他的老师不应该因为他发脾气或行为不好而对他大喊大叫。老师绝不能威胁要伤害他。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当教师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必须为他们对学生的期望树立榜样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比我们的原则和我们所知道的要重要得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当候选的教师被期望表明他们适合从事教学职业时，如果我们以一种只检查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方式来测试他们，那么以后他们将不得不再次研究他们的教科书来回忆这些知识。但没有必要参加考试。在现实中，任何人都不应该进入一个没有教师人格的学校-在身体、灵魂和精神上。正因为如此，我可以说，当我不得不为华德福学校的教师学院选择教师时，如果有人有教师文凭，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个障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更多地寻找那些态度表明是一位真正的老师的人，而不是那些通过考试的人。那些通过考试的人总是关注我；当然他们很聪明，但这一定是如此，尽管通过了各种测试。因果报应的运作方式是了不起的。华德福学校应该是以人类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典范，事实上，只有在符腾堡和其他地方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当我们准备在那里开设学校时，一项非常古老的学校规定仍然有效。当时，如果人们

受到后来魏玛国民议会立法机构产生的“开明”思想的约束，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华德福学校，因为它企图摧毁我们的下层阶级，我们就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将越来越少的教师依据个性评估，而不是根据资格。更罕见的是，下层阶级将自由地以某种方式行事。世界正在朝着“自由”和“人的尊严”努力。”然而，这种“人的尊严”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通过课程的时间表和一般安排来推进的。在一个国家的首都，有一个教育部门，这个部门知道在每所学校和班级里教什么，因为它规范了学科的授权方式。因此，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学校，如果教师需要知道 7 月 21 日上午 9:30 在五年级将教授什么，他们可以简单地在教育部门的记录中查找它，它确切地告诉他们将教授什么。

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有两个平行的类：5-A 和 5-b。你可以同时进入两个班，一个接一个，你会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个班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甚至不相似。每个班级都完全被委托给班主任的个性；两位教师都可以做任何与自己个性相对应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尽管在教师会议期间对基本事项有绝对的一致意见，但没有要求一个班级的教学方式与一个平行的班级相同。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必须以多种方式来完成；这绝不是外部监管的问题。

因此，你会发现，一班的小孩子的老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移动，帮助他们找到一种用画笔和绘画的方法。你可以进入一个班级，看

到孩子们用手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这就导致了他们掌握刷子或铅笔。或者你看到孩子们在周围跳舞，以便从他们的腿的运动中获得一些技能。教师做他们认为对个别儿童和作为个人的自己最好的事情。因此，生命被带入课堂，形成了一个基础，帮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真正属于他们的老师。

尽管有旧的学校条例，即使在符腾堡也有学校检查；但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检查人员的态度显示出真正的理解，一旦他们看到我们的方法和原因，他们就同意了一切。但这样的场合也导致了一些独特的事件。例如，检查人员参观了一个课堂，在这个课堂上，老师通常难以维持纪律。

一次又一次，她不得不中断她的教学，努力工作以重建秩序。但当政府检查员来到她的班级时，老师对孩子们的完美行为感到惊讶。他们已经成为模范学生了-到了第二天，她不得不说：“孩子们，你昨天太棒了！”全班同学都喊道：“当然，医老师，我们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当老师试图练习我在这些讲座结束时提到的东西时，学生中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以一种活着的方式教导和沟通生命，那么生命就会出现、发展和繁荣。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6 讲 家长与教育的联系

1924 年 7 月 22 日

在进一步讨论方法之前，我想在昨天关于教师会议的发言中补充一些内容。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在华德福学校与孩子父母的关系。为了确保完全和谐，我们安排了经常的父母之夜，由住在附近的孩子的父母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学校的意图、方法和安排-当然是以某种笼统的方式。而且，在这种聚会允许的程度，父母能够表达他们的愿望，并得到同情的倾听。因此，我们有机会确定我们的教育目标，并且在这些目标产生的社会背景下这样做。教师倾听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想法，父母听到（我们总是以真诚和坦率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学校里的事件，我们对孩子教育和未来的想法，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学校来推进免费的教育。换句话说，这导致了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人的接触，而不仅仅是抽象和智力的接触。我们觉得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所能依赖的一切。在公立学校里，一切都是严格规定的；我们确切地知道教师必须牢记的目标；我们知道，例如，一个九岁的孩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等等。一切都是精确规划的。

在我们的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每个老师的自由个性。就我认为学校的校长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给予

的。事实上，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学校主任；每个老师都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没有学校主任或管理员，而是有教师会议，教师在那里学习和工作，共同进步。因此，在教师学院有一种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具体精神。它不是专制的，也不发布声明、规则或节目；相反，它发挥自己的意志，不断提高和提高教师的能力，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今天，我们的老师不知道五年后什么对华德福学校有好处，因为在这些年里，他们将学到很多东西，从这些知识中，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什么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华德福学校对学校改革协会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漠不关心。教育问题不能在理智上决定；它们只应产生于教学经验。教师学院通过经验开展工作。但仅仅因为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生活在我们想要的东西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我们需要一个与普通学校不同的支持系统，这是由教育当局提供的，他们决定学校的工作。我们需要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的支持。我们需要父母的内在支持，因为问题总是在孩子来学校的时候出现，他们来自父母的家。

如果目标是建立个人和和谐的关系，教师可能比父母自己更关心儿童的福利，他们寻求支持。当我们接收一个7岁的孩子入学时，如果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接受父母的信息（这提供了很少的信息），而是通过在家拜访父母来表现出更大的兴趣，那么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就比预期的要多得多。教师在孩子的生活中有父亲、母亲和其他人；他们就像孩子背景中的影子。教师与这些人的关系几乎和他们与孩子本身的关系一样——尤其是在身体疾病方面。教师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自己解决；他们必须审视整个情况，才能真正了解儿

童,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清楚自己需要在儿童的环境中做些什么。通过在家里看望父母,教师在自己和父母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成为一种社会支持,同时也是自由和活着的支持。

家访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想培养一种感觉,在父母中,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损害自然的权威感,孩子应该感到对他们的老师。教师学院和家长必须共同努力,以达成一种充满感情灵魂品质的理解。此外,父母必须深入了解教师,打破任何嫉妒他们的倾向,因为大多数父母实际上嫉妒他们的孩子的老师。他们觉得老师好像想把孩子从他们身边带走;但这种感觉一出现,孩子们就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了。然而,如果教师理解如何从家长那里获得真正的支持,这些事情是可以纠正的。这就是我想在我以前关于教师大会的发言中补充的内容。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开始了解儿童生活中的时代,这是重要的过渡点。我已经谈到了一个这样的观点-当想象力教学和图画教学必须继续下去,并教孩子们关于植物的性质。这一点是在九岁或十岁左右。它在儿童身上表现为内心的不安,他们开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在主题方面并不那么重要,但非常重要的是要注意,孩子们已经开始感到有必要提问。

我们在这个时候与孩子建立的关系对他们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孩子的灵魂里生活着什么?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一个没有病理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之前,任何没有受到外界有害影响

的孩子都会自然地接受老师的权威；健康的孩子（没有相信各种胡说八道）将会一个健康地尊重每一个成年人。他们仰视成年人，自然地接受他们为权威。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想想它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幼儿来说，做一个成年人所做的事情感到很好，因为那个人是好的和值得的。孩子们只需要把自己置于权威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感觉通过人性本身的发展在九到十之间有些动摇。重要的是要有能力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人性经历一些特殊的时刻；它在儿童中不会变得有意识，而是生活在模糊的感觉和感受中。儿童无法表达这一点，但它仍然存在。这些孩子会不自觉地思考什么？

早些时候，他们可能会本能地说：如果我的老师说什么是好的，那一定是好的；如果我的老师说什么是坏的，那就是坏的；如果我的老师说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必须是正确的；如果我的老师说它是错误的，它必须是错误的。如果我的老师对某件事感到高兴，那么它是美丽的；如果我的老师说某件事是丑陋和不愉快的，那么它是丑陋的。

幼儿很自然地把他们的老师看作榜样，但在 9 到 10 之间，他们内心的确定性有些动摇。在他们的感觉的生命中，孩子们开始询问老师权威的来源。谁是教师的权威，那个权威的来源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孩子们开始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冲动，要穿透可见的人-谁对他们来说是上帝-并发现背后的人是超感官的、无形的上帝或神圣的存在。现在老师必须面对孩子，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试着确认他们的这种感觉。他们必须接近孩子，以便他们感觉到一些超感

官的东西，支持他们的老师。教师不能任意说话，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

你必须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一点，但当然不是通过说教。你只能通过话语来暗示；没有什么是通过迂腐的（学究式的）方法来完成的。但你可以通过接近孩子和说一些不特别重要的事情来实现一些事情。你可能会说几句不重要的话，但说话的语气表明你有一颗内心，这个内心相信它背后的东西。你必须让孩子们意识到你站在宇宙中，但这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即使他们仍然无法吸收抽象的、理性的想法，他们也有足够的理解来问你，他们也要如何才能知道。

这个年龄的孩子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你可能会说：只要思考，我就能给你的，我从太阳那里得到的。如果太阳不存在，我根本不能给你任何东西。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月亮的神圣力量不在那里来保存我们从太阳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我就不能给你任何东西。在意义上，你没有说过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温暖说出来，让孩子们感受到你对日月的爱，那么你就可以引导他们超越提出这样的问题的阶段，一般来说，这适用于所有的生命。

你必须意识到这些关键点发生在儿童的生命中。一种新的感觉自然产生。到目前为止，你还讲了一些关于冷杉和橡树的故事，关于牛油杯和蒲公英的故事，或者关于向日葵和紫罗兰的故事。你在童话中谈到了自然，因此你把孩子们带入了一个精神的世界。现在

是讲福音书故事的时候了。如果你早点开始，或者试着教他们任何宗教的东西，它就会破坏孩子们的某种东西；但是如果你在他们试图突破精神世界时就开始这样做，你就可以用他们的整个存在来完成要求的事情。

你在哪里能找到一本书，告诉老师什么是教学？那本书是孩子们自己写的。我们不应该从任何一本书中学习教学方法，除了一个在我们面前开放的孩子自己的一本书。然而，为了在这本书中阅读，我们需要尽可能广泛地关注每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必须使我们偏离这一点。这就是教师可能遇到困难的地方，这些困难必须有意识地克服。

想象一下一个有自己孩子的老师。她面临着比没有孩子更直接和更困难的任务。她必须更加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不相信——甚至不是潜意识地——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像她一样。她必须问自己，是否所有有孩子的人都下意识地相信每个孩子都应该像他们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必须认识到一些触及一个人灵魂生命中最亲密的线索的东西。除非你能进入这些亲密的，潜意识的线程，你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接触儿童和赢得他们的充分信心。孩子们相信其他的孩子是老师的最爱，因此遭受了难以言状的伤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避免，但教师可以避免，因为他们充满了从人类的精神科学知识中产生的原则。然后，这样的问题就会发现自己的解决方案。

有一些东西需要特别注意，与我为这次讲座课程选择的主题。它与为了整个世界和人类本身的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正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教师需要外部世界的支持，必须放眼更大的世界。他们如此参与儿童，而且通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生活在这些活动之外为什么老师这么容易干涸？是因为他们一定要一直弯到孩子的水平。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取笑老师，因为他们只限于通常的教学观念，变得干涸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危险在哪里，人类的教师能够特别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普通教师的历史观念逐渐变成一本教科书（这可能在几年内发生），他们应该在哪里寻找其他真正的人类观念？什么是补救办法？教师在一周后所剩下的时间很少，通常是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的，而且往往只是流行的政治形成了他们对世界重要问题的态度。因此，这些教师的灵魂生命不会随着人们所需要的那种理解而向外延伸，比如说，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此外，他们不能很好地保持健康，因为他们认为在闲暇时间休养的最好方法是打牌或做一些与精神生活无关的事情。

生活中渗透着精神科学的教师的处境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不断扩大；他们的视野继续扩大。很容易显示出这样的事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它表现在最热情的亲人智学者身上-例如，一个成为历史教师并倾向于将精神科学观点纳入历史课程的人，从而犯了教人智学而不是历史的错误。这也必须避免。教师可以完全避免这一问题，他们一方面与孩子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与人智学在一起，教师认为需要在学校和父母的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虽然精神科学是应用于人类存在的知识和理解，但生活中仍然有必要遵

守。

今天的共同思想是什么，因为人们受到当前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或这一领域的革命思想的影响？我不会进入社会主义者必须说的话，而会让自己局限于中上层阶级的思考方式中。他们似乎认为人们应该离开城市搬到乡下去，这样孩子就可以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接受适当的教育。他们认为，这是儿童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发展的唯一途径。就这样。但是，这种思维如何与更全面的世界观相适应？这真的是承认个人无助。

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世界和根据自己的理智、抽象的观念，不要发明某种方法来教育一些儿童。相反，重点是发现我们如何帮助儿童在社会中成长为真正的人类，这确实是他们的环境。我们必须凝聚力量，不要把儿童从他们生活的社会中驱逐出去。有这样的勇气是至关重要的。这与教育在世界上的意义有关。

也必须有一种深刻的感觉，世界应该找到进入学校的道路。世界必须始终存在于学校内部，尽管以一种孩子喜欢的方式存在。因此，如果我们主张健康的教育，我们就不应该发明各种只适合儿童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为孩子们设计的。例如，他们必须学会编织；他们必须执行各种与生活完全无关的毫无意义的活动-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忙碌。这种方法对儿童的发展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目的。相反，学校里所有的游戏都应该模仿生活；一切都必须来自生活，没有任何发明。因此，尽管他们背后有良好的意图，但像这

些发明属于我们的理性主义时代，理论不应构成学校活动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隐藏的感觉，即生活主宰着教育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经历是相当了不起的。

我告诉过你，当孩子到了换牙的年龄，他们的教育应该通过绘画或绘画来平滑。写作，一种已经成为抽象的绘画形式，应该通过绘画或绘画来发展。然而，应该记住，儿童对审美印象非常敏感。然而，应该记住，儿童对审美印象非常敏感。里面隐藏着一些小艺术家，可以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可能会被安排在一个班级的-一个准备做我所描述的事情的人，一个充满热情并准备放弃早期教育方法和以这种新的方式教育的人。这样的老师从这种绘画或绘画的方法开始。颜料罐和画笔准备好了，孩子们拿起画笔。现在，你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发光的颜色和不发光的颜色之间的区别；你太老了。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奇怪的体验。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弗罗贝尔（1782-1852），幼儿园的教育家和倡导者，为早期教育设计了游戏方法

我曾经有机会告诉一位优秀的化学家，我们努力为歌德萨南的绘画制作出光彩照人的颜色，以及我们如何尝试用植物制成的颜色。^{*}他回答说：“但我们已经可以做得更好了；今天我们有了制造出彩虹色的方法，当颜色变暗时，它就会开始闪烁。”那个化学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立刻想到了化学。成年人往往缺乏任何“闪亮”的颜色。孩子还是有这种感觉的。如果你能在童年的本质上读到他们仍然拥有的东西，那么每件事都伴随着很少的文字而精彩地进行。教师的指导必须通过理解和艺术的方法产生。这样，孩子们

就很容易找到他们的方式进入他们的老师希望带给他们的一切。除非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年轻生命的地方，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是适合成人生命的。我们必须培养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敏感性。

现在，请不要被我将要说的话冒犯。去年，在人智学的教育会议的背景下，发生了以下事件。人们渴望向公众展示这是由孩子们完成的，他们展示了他们在后来又有一场表演，展示了这些安排不允许人们有机会对学校介绍的这是另一种方式，孩子们的结果，观众们不相信，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关于什么的。想象一下，直到现在，还没有绘画艺术；然后，突然，举行了一个展览，展示了孩子们第一次尝试的颜色。那些在人智哲学运动之外的人无法从儿童的示范中看到人智学和优律诗美的真实意图。这样的演示没有任何意义，除非首先把优律诗美作为一种艺术引入；然后人们可以看到它在生活中的作用和它在艺术世界中的意义。而优律诗美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被认识到。否则，人们可能会把优律诗美看作是世界上许多异想天开的想法中的另一个。

这些东西必须引导我们不仅要准备好在旧的、狭义的教育中工作，而且要以一种更广泛的观点来工作，这样学校就不会脱离生活，而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和发明一些聪明的教育方法一样重要。我一再强调，重要的是精神的态度-一种精神态度和洞察力的天赋。

显然，并非每件事都同样完美；这不言而喻。我请你不要误解

刚才说的话，这也适用于人智学者的人。我很感激所做的一切，就像在这里一样，有如此心甘情愿的牺牲。然而，如果我没有用这种方式说话，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无论哪里有强烈的光，哪里就有强烈的阴影；因此，无论努力取得更多的精神成就，哪里也会出现最黑暗的阴影。危险程度不低于常规群体，但更大。而且，如果我们希望在日益复杂的生命中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就必须特别清醒，意识到生命对人类的要求。我们不再有那些指导早期人类的明确定义的传统。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我们的祖先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养育我们的孩子，以便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突破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狭窄局限，在世界上更大的生活和工作中采取立场。

我们不能再寻找简单的概念来解释生命中最重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没有迂腐的愿望，人们也试图用肤浅的定义来解释大多数事情，就像他们在希腊哲学流派中所做的那样。人们问：什么是人？答案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站在两条腿上，没有羽毛。即使在今天，许多定义也是基于同样的推理。然而，有些人却在苦苦思索着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背后的含义。第二天，他带了一只拔毛的鹅。这是一个能够站在两条腿和缺乏羽毛，学生现在断言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在歌德的戏剧中发现了什么，戈兹·冯·贝尔林根，其中一个小男孩开始描述他对地理的了解。当他来到他自己的地区时，他根据他的教科书来描述它，然后继续描述一个，他的发展发生在这个街区。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他父亲。尽

管如此，我在魏玛的一次经历更进一步。

在魏玛，当然有报纸。它们是以通常的方式在小地方生产的。从较大城镇的报纸上剪下合适的新闻片段，插入小城镇报纸中。有一次，1月22日，我们在魏玛读了这篇新闻：“昨天，我们的城市发生了一场猛烈的雷雨。”但这一点新闻是从莱比锡纳克里希顿拍摄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断地陷入他们的混乱之中。人们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理论化。他们研究相对论，并得出这样的观点：无论是一个男人开车去奥斯特贝克还是奥斯特贝克来找他，都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我们希望根据现实得出结论，我们就不得不说，如果汽车不使用，它就不会磨损，司机也不会累。但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效果可能会相反。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而不比较每一行和运动，常识告诉我们，当我们自己的存在从静止状态变成运动状态时，它就会改变。考虑到今天流行的那种思维，难怪当注意力被孤立地转向事物时，相对论就会发展起来。然而，如果我们回到现实，很明显，现实和仅仅基于关系的理论之间没有联系。无论我们今天是否受过教育或聪明，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实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想法的世界里，就像戈茨·冯·贝莱钦根的小男孩一样，尽管地理书中对他的描述，但他没有认出他的父亲。我们的生活方式缺乏与现实的直接联系。

这正是我们必须给学校带来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这种直接影响。如果我们了解与人的真实本性有关的一切，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原因，我一再指出，今天人们很容易断言，应当通过实物课以图画的方式教导儿童，而且不应向他们提出任何超出他们立即理解的东西。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被卷入了最令人讨厌的琐事中-我已经提到了计算器。

现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在八岁的时候，我接受了一些东西，但我并不真正理解它。我只知道我的老师这么说，我爱我的老师。他是我天生的权威。因为他说过，我全心全意地接受它。但是当我到了三十五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仿佛从奇妙的精神深处回忆起我八岁时不明白的东西，但我仅仅是根据我所爱的老师的权威接受的。因为他是我的权威，我确信这一定是真的。现在生活给我带来了另一种经历，突然，在一瞬间，我明白了前面的一种经历。一直以来，它都隐藏在我的内心，现在生活赋予了我理解它的可能性。这种经历导致了巨大的义务感。人们不得不说，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令人悲伤的，当一些东西从一个人的内心产生到意识，一些东西很久以前就基于权威而被接受，但直到后来才被理解。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这种经历，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它是生活中热情和有目的活动的源泉。

但让我们再加点别的。我说，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们不应该被给予道德戒律；相反，我们应该小心地确保良善取悦他们，因为它取悦他们的老师，而坏的人则因为它惹恼了他们的老

师。在生命的第二阶段，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对善的亲近和对恶的厌恶之上。道德情感被深深地植入灵魂，在经历仁爱时建立道德幸福感，在经历恶意时建立道德不适感。

然后是青春期。正如行走在最初的七年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言语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在第三个七年期间，思维进入了自己的状态，并变得独立。这只发生在青春期的开始，然后我们才真正有能力形成判断。此时，如果感情已经在我们身上种下，并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开始从内心的冲动中形成思想，我们就能够形成判断。例如，当某件事使我高兴时，我一定会按照它行事；如果它使我不高兴，我有责任不去理会它。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责任本身是由快乐和产生的；它不是灌输给我的，而是由快乐和不快产生的。

这是人类灵魂中真正自由的觉醒。我们体验自由，因为我们的道德感是人类灵魂最深的单一冲动。当儿童被引导通过自然权威的道德感，使道德生活在感觉的世界中时，那么青春期后，责任的概念就会从人类的个体起作用。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如何正确地引导孩子到他们可以体验个人自由的地步。今天，人们缺乏这种经验，因为他们无法拥有这种经验-因为在青春期之前，善恶知识被灌输给他们；他们被灌输了他们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道德教育不注重正确的方法，它逐渐使人干涸，使他们成为道德戒律的“骨架”，一个人在生活中的行为就像衣架上的衣服一样挂上面。

生活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除非教育遵循一个不同于通常的课程。必须认识到，儿童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经历了一个阶段，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经历了另一个阶段，在青春期和二十一岁之间经历了另一个阶段。为什么孩子们在七岁之前做一件或另一件事？因为他们有模仿的欲望；他们想做他们所看到的在他们的周围所做的一切。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必须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它必须导致生活的活动。如果我们让孩子们习惯于对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东西感到感激，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实现这一点。感恩是孩子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的基本美德。他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每个与他们有某种关系的人都对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东西表示感谢。如果在面对外部世界并想模仿它时，孩子们看到了感恩的姿态，这有助于在他们身上树立正确的道德人类态度。感恩属于人生的前七年。

如果在孩子们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在 7 岁到 14 岁之间培养了感激之情，那么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很容易培养出必须成为激励冲动的东西-爱。爱是属于人生第二阶段的美德。在青春期之后，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爱的体验成为责任，是人类最内在的动机。成了生命的指导线。歌德有一次在问道：“什么是责任？这是当我们热爱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时。”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达到它，除非我们被引导到感恩、爱和责任的阶段。

几天前，我们看到了事物是如何从早期的生命中产生并进入后期的。当我回答一个问题时，我谈到了这一点。现在我必须解释，这也有一个好的方面，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当然，我并不是说感

恩应该在七岁时停止，爱应该在十四岁时停止。但这是生命的秘密——我们在一个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可以继承到后来的东西，但它会变质，强化和改变。如果不能同时带来坏的情况，我们将无法承受一段时期的好处。但教育必须关注这一点。它应该确保使我们能够从较早的时期延续到较晚的时期的固有的人类力量被用来推进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利用我昨天所说的话。

考虑一个孩子的情况，其中有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道德虚弱，因为某些病理倾向。我们知道善良并不能真正取悦他，恶意也不能唤醒他的不快。在这方面，他没有进步。然后，因为爱不能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以正确的方式发展，我们试图利用人性本身固有的东西；我们试图在孩子身上培养一种真正的感恩意识，教育他，使他感激他的老师的自然权威。当我们这样做时，事情也会在爱的领域得到改善。人性的知识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做事，我们说一个男孩缺乏对善良的爱和对邪恶的厌恶-因此，我必须把这一点灌输给他。这是做不到的。但如果我们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理解感恩在道德发展中与爱相关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感恩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在人性中自然发展，爱作为一种灵魂品质在青春期身体表达之前在人类组织中是活跃的。然后外在表现出来的东西在 7 到 14 之间已经活跃起来，作为人类生命和成长的最深层原则。它生活在我们最深处。

在这里，有可能从根本上讨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可能被允许说什么无疑是一个事实。一旦教师了解了基于人的真实知识的教育性质-当我们从事这种教育的实践时，一方面，另一方面，每当

我们关心研究人类的世界观时，它们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教师必须在学校工作，这样他们就会认为爱是在孩子们内心深处工作，并在性别中出现外在表现。

人类学教师还参加了研究人类哲学世界观的会议。在那里，他们从那些从启蒙智慧中获得必要知识的人那里听到-例如，人类由物理的、以太的、星体的身体和一个我的存在组成的事实。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以太体主要工作在身体上。在青春期时，星体体降入物理体和醚体。有些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事情；他们能够感知的不仅仅是物理过程，他们的感知总是包括精神过程。当这两个过程分离时，它们可以分别感知每一个过程。这样的个体可以在11岁或12岁的男孩身上辨别出星芒体是如何“发声”的——可以说是在“鸣叫”——用更深的音调，在青春期时会向外听到。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11或12岁的女孩的星芒体上。

这些都是事实，如果他们被视为现实，他们往往会照亮生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经验。例如，1906年，我在巴黎为一小部分人举办了一些讲座。*考虑到这一群体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在这个特定时期关心具体问题的人，我为这些人准备了我的讲座。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当时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背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是那种早上起床的人，充满了他们属于一个对其文学和艺术历史感兴趣的社会的想法。当你属于这样一个社会的时候，你就会穿这种领带，从某一年开始，就没有人穿燕尾服或晚餐夹克去参加聚会。人们在被邀请吃饭时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在晚上，一个人去刷

院看处理当前问题的戏剧。然后，“诗人”自己写这样的戏剧。

起初，有一个内心深处敏感的人，从他的心里，这些伟大的问题以正直和体面的方式出现。有一位[瑞典诗人]斯特林伯格。后来，有人向更广泛的公众推广 Strindberg。因此，当我举办这些巴黎讲座时，特别的问题被讨论了很多，最近这一问题促使悲剧的奥托·威宁格（1880-1903）自杀。维宁格在格施莱赫特和查拉克特（“性和性格”）中以一种童真但高贵的方式描绘的问题是当今的问题。

在我处理了对这一主题的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后，我接着解释说，每个人在外在身体中表现出一个性别，而在以太身体中表现出另一个性别。所以，女人有男以太体，男人有女以太体。人类，在整体上，都是双重性别的；我们在我们体内携带着另一种性别。当这样的事情被说出来时，我实际上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从他们的星芒体开始向外看的；他们突然觉得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已经嚼了很长时间了。一定不安，但一种愉快的不安，在观众中变得可感知。在有大问题的地方——不仅仅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感觉——有真正的热情，即使有时几乎是闲聊，人们再次意识到，从负担中解脱出来的解脱感是如何从在场的人那里产生的。

因此，那些人智学的教师总是把大问题看作是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问题，他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类。他们不会干涸，但保持新鲜和警觉，并能够带来新鲜与他们的学校。教师是否仅仅学习教科书并将其内容呈现给儿童，或者教师是否走出了所有

这些，作为一个简单的人，是否面临着世界的伟大前景，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些教师进入教室教书时，他们会把他们所吸收的东西带到那里的气氛中。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7讲 人类有机体的气质

1924年7月23日

这里的讲座描述了一种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艺术，在这一点上，你可能对师生之间的理想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教师的灵魂生命和人格以数百种看不见的方式影响学生，但这是无效的，除非对人类存在的知识渗透在教师的灵魂中-一种与精神体验相邻的知识。因为关于“精神体验”到底是什么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我需要在我的演讲之前先讲几句，以澄清这在人智学的意义上意味着什么。

首先，很容易想象精神的感觉觉必须高于一切物质。当然，我们通过上升在物质之上，提升到精神世界，可以有一个深刻的满足的灵魂体验，虽然这可能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感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熟悉精神，除非我们获得对精神世界的知识，精神科学必须以多种方式处理与物质、感官世界无关的精神领域和存在。

（哲学思辨思考即是一种方式）当涉及到理解现代人类迫切需要知道的东西-关于出生前或受孕前的实际超感官人类生命和死亡后的生命-那么我们必须上升到无身体、超感官的、超物理的感知。但

是，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起来，努力工作，坚定地站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例如，教师不被要求教无实体的灵魂。如果我们想成为老师，我们就不会询问我们与那些已经死去的、现在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灵魂之间的关系。相反，要在生与死之间充当教师，我们必须询问灵魂如何生活在肉体中。我们确实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至少在出生后的几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能够用精神看待身体。事实上，精神科学主要是通过精神来调查物质的世界的问题。

但相反的过程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使用精神的视觉来渗透（理解）精神世界，以至于精神似乎像感官世界中的任何东西一样充满了“生命的汁液。我们必须能够谈论精神世界，就像它散发着色彩，仿佛它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就像它在感官世界中的存在一样。在人智学中，这主要是使抽象哲学家如此恼火。他们觉得非常令人恼火的是，精神的研究人员描述精神存在的世界，就像我们可能在任何时候遇到这样的存在一样，就像我们可能遇到一个人一样，就像一个人可能向他们伸出一只手或与他们交谈一样。精神研究人员把精神存在描述为他们是身体存在，事实上，他们的描述使这些存在看起来几乎是世俗的。换句话说，他们用感官可以理解的图片来描绘精神。

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有意识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精神是绝对真实的。

所有这些都有一些真理，因为对整体的真正认识使我们达到了

可以“伸出一只手”给只手”的地步；一个人可以与他们见面和交谈。这使哲学家感到矛盾，因为他们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来想象精神世界。然而，需要这样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看穿”人类，使物质方面完全消失，只有纯粹的精神仍然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不是人智学者的人想把人类存在看作是精神的，他们不仅变成了幽灵，而且更少了。人类成为“衣架”，各种概念被悬挂在上面，以产生心理图像等。相比之下，鬼魂是相当坚实的，但哲学家描述的人在涉及精神时真的是赤裸裸的。

精神科学以纯粹的精神感知来看待物质人类，但它们仍然保留着大脑、肝脏、肺等。他们是具体的人，拥有当一个身体被解剖时可能发现的一切。自然界中所有精神的东西都能进入物质世界。肉体是在精神上被观察到的，但人类仍然有一个身体。精神现实走到了如此之远，以至于一个人甚至可以在精神意义上擤鼻涕。通过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身体，使它成为完全的精神，并通过思考精神，使它几乎成为身体，这是把身体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身体上的人可以在健康或疾病的状态下被考虑，但可感知的物质身体消失并成为精神。精神可以被思考，因为它存在于死亡和重生之间；在图景的意义上，它变成了身体。因此，这两者被结合在一起。

学习渗透实际的人类的可能性有两种：通过使用感官的图像看到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在感官的世界中看到实际精神实体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问如何从真正的意义上理解精神的视觉，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学会以精神的方式看待与感官有关的一切，我们必须以类似于我们使用感官的方式看待精神。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真

的。你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孩子，除非你明白了我刚才说的话，并公布了它的真相。

让我举个例子。我班上的一个孩子脸色越来越苍白，我注意到这个女孩的身体生活中越来越苍白。但是，我们去看医生，拿一些处方来恢复孩子的颜色，却一无所获。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学校的医生，他来开了一些药来恢复她失去的颜色。但即使医生做了绝对正确的事情，并规定了正确的补救办法，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治愈”的孩子身上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当然是治愈了。我们甚至可以打电话给一个了解医生的人，给当局写一份证明，也许可以说医生已经治好了孩子。然而，稍后，我们会注意到，“治愈”的孩子不能再适当地吸收东西；她烦躁不安，不能集中注意力。以前，她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脸色苍白，有点慢，但现在她开始打她的同桌。以前她会把笔轻轻地浸入墨水中，但现在她用这样的力量做了，墨水溅了她的练习本。医生做得很好，但结果并不有益。有时，那些被“治愈”的人后来会受到非凡的影响。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当教师能够穿透一种外部物理表达的精神原因，如苍白，他们意识到，例如，记忆在灵魂中的作用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转化的成长力量。而发展生长和滋养的力量（在较低的水平上）与培养记忆的力量完全相同。是同样的力量，却处于不同的蜕变阶段。我们可以系统地描述，在孩子生命的头几年，这两种力量被合并，还没有分离。后来，记忆从这种融合的条件中分离出来，它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生长和滋养的力量也是如此。小孩子仍然需要那些后来成为记忆的力量，这样

胃才能发挥作用，消化牛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记住东西的原因。后来，当记忆的力量不再服务于胃-当胃提出更少的要求，只保留最小的这些力量-然后部分成长力量被转化为记忆的靈魂的品质。班上的其他孩子可能更健壮，他们的记忆能力和成长能力之间的划分可能更好地平衡。因此，老师对一个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没有什么可追溯的孩子的关注较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自由的教师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孩子的记忆能力被过度消耗。所以孩子变得苍白，老师必须认识到这是发生的，因为太多的压力已经放在孩子的记忆。当这样的孩子摆脱了这个负担时，颜色就会回来。但教师必须明白，越来越苍白的情绪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关，因为他们的记忆负担过重。重要的是要看到身体的症状，并认识到，当一个孩子变得太苍白，这是因为记忆已经负担过重。

我可能在班上有另一个孩子，他偶尔会脸变得很红，这也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出现发烧的红潮时，很容易看到孩子灵魂生命中某些类似的（并行的）状况。以最奇怪的方式，当我们最不期待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会变得充满激情和过度情绪化。当然，人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可能是为了让血液涌向头部而开的。在这些情况下，医生的职责也是履行的。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另一个相反，这个孩子的记忆被忽视了。记忆的力量已经太多地进入了生长和营养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必须努力要求更多的孩子的记忆。如果我们这样做，症状就会消失。

除非我们一起考虑身体和精神，否则学校里有许多事情我们不会认为需要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气质来训练自己看到身体和精

神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气质是作为整个人类组织的一部分存在的。孩子们来到学校，他们有四种气质类型-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转变和混合。这些气质类型叫做抑郁质、粘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在华德福教育中，我们非常重视根据孩子气质进入和理解孩子的能力。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安排教室的座位。例如，我们试图确定哪些儿童是易怒的，并把他们放在一起。因此，教师知道，一个角落包含了所有的孩子谁往往是易怒的。在另一种情况下，粘液质的孩子坐着；中间的某个地方是乐观主义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忧郁症患者则是一群人。这种分组方法有很大的优点。经验表明，过了一段时间，粘液质变得如此无聊，以至于为了摆脱他们的无聊，他们开始互动。另一方面，胆汁质则互相殴打，这也很快得到改善。多血质也是一样的，忧郁质的人 would 看到当别人沉浸在忧郁中时是什么样子。以这种方式处理孩子可以让人看到喜欢有多好。即使从外部角度来看，这也是正确的，除了它允许教师更容易地调查整个班级，因为有着相似性格的孩子坐在一起。

现在我们到了关键点。教师必须深入到人类的本质中去，以便他们能够以一种真正实用的方式处理抑郁质、粘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当然，有时需要像我提到的那样，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这必须以友好、委婉的方式进行。想象一下，我有一个忧郁的男孩在课堂上，我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与他。我无法以正确的方式进入他的困境。他沉思着，退缩着；他自顾自，不注意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采用的教育方法不是基于对人的知识，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并把他引出来。然而，总的来说，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孩子会焦虑得更多。所有这些从肤浅的思考中得到的治疗都没有什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

下,最好的帮助是老师对孩子自发的爱,因为这会引起同情的意识,并激发孩子的潜意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形式的呼吁不仅是白费力气,而且实际上伤害了孩子,孩子变得比以前更忧郁。

在课堂上,它有助于进入忧郁,发现它的倾向,并表现出对孩子的心理态度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变得忧郁与忧郁的孩子。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在和谐、平衡的活动中保持四种气质。这种平衡直接违背了孩子的忧郁,如果它继续存在并始终存在于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中,孩子就会感知到它。孩子们看到他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是通过感知老师的话背后的东西。这样,偷偷摸摸地在这个公认的忧郁面具后面,老师的爱心同情就植入了孩子身上。这对班级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将更进一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忧郁的每一种表现都与肝功能的一些不规则有关。在生理学家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的确,每一种忧郁,特别是当它成为一种病理时,都是这种不规则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求助于孩子的父母,并告诉他们在孩子的食物中放更多的糖。甜食和糖有助于调节肝功能。通过建议母亲给她的孩子更多的糖,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把孩子的忧郁从病态中解脱出来,我创造了找到正确的成份式治疗的可能性。

或者我可能有一个乐观的女孩,她从一个印象到另一个印象;她总是想要接下来的东西,几乎在她掌握它之前。她一开始很强,对一切都很有趣,但兴趣很快就消失了。这样的孩子一般是开朗

的，而不是黑暗的。所以我面临着在学校如何处理她的问题。每当我和她做任何事情时，我都试着比她更乐观。我迅速地改变了我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这样她就不必自己从一个印象匆忙到另一个印象；她必须与我的步伐相匹配。这改变了局面，她最终厌倦了，放弃了。在我对孩子的“乐观”印象和她根据她的气质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的匆忙之间，一个更和谐的条件逐渐在她身上建立起来，作为一种自然的反应。

所以我可以这样对待乐观的孩子。我给他们的印象变化很快，总是想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比如说，他们首先看到黑色，然后是白色，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然后我和父母取得联系，并会从他们那里听到他们的孩子对糖有一种非凡的爱。也许他们得到了许多糖果，或者以某种方式设法得到它们。或者整个家庭都喜欢吃甜食。当情况并非如此时，母亲的牛奶可能太甜了。因此，通过与父母安排低糖饮食，家庭和学校之间建立了合作。糖的减少将逐渐帮助克服异常，在这种情况下，是由肝脏活动的不规则与胆囊分泌物有关；有一个轻微的，几乎不明显的不规则的分泌胆囊。在这里，我也会认可父母的帮助。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身体在哪里是统一的，在精神内部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更详细地描述，比如说，一个男孩，他很快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和理解一切，但几天后，当我回顾他如此迅速地掌握了什么，而我对此感到如此高兴时，它就消失了。再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在学校做很多事情来改善这种情况。我会试着向那个男孩解释一些比我们以前更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他我们能够

太快理解事物，他不需要付出足够的内在努力，所以他所学到的东西可能不会给他留下足够强烈的印象。因此，我给了他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需要更多的关注。我可以在学校做这个事。

再次，我联系了孩子的父母，我可能会从他们那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所说的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是正确的，但我想给出一条追求的道路的一些想法。我将与父母进行委婉的讨论，避免任何傲慢的暗示，在给予指示时不与他们交谈。通过我们的谈话，我发现这个家庭是如何吃的，我很可能会发现这个孩子吃了太多的土豆。这种情况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孩子可能吃太多的土豆，邻居的小女儿吃得更多，她没有同样的问题；因此，麻烦不能由吃土豆引起。父母可能会这样说。然而，吃土豆确实会产生问题，因为孩子们的身体彼此不同-一个人能够吸收更多的土豆而不是另一个。奇怪的是，一个孩子的情况表明，吃了太多的土豆；这表现在记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补救办法不是减少土豆，尽管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改进；但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并不比以前好。立即减少土豆并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这是一个通过某种活动逐渐打破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家长第一周给孩子少一点土豆；第二周少一点土豆；以此类推，这样孩子就习惯了只吃少量土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打破习惯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诱导的愈合效果。

“‘理想主义者’很可能会批评人智学，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的——他们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智学者说，一个容易理解但不能保留材料的孩子应该逐渐少吃土豆，人们会指责那个

人是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然而，物质和精神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相互作用，除非我们能够用精神感知渗透物质，并通过精神知识掌握物质，否则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工作。说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中被诽谤的程度有多大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教师对揭示广泛观点的世界观持开放态度，他们就会理解这些事情。一个人的视野仅仅需要扩展。例如，当你意识到与英国的糖量相比，俄罗斯的糖量是多么的少，它将帮助你理解孩子们。如果你比较俄罗斯和英国的气质，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糖对一个人气质的影响。了解世界是有用的，因为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日常任务。

现在我要加上这个。在德国巴登，有一座纪念德雷克的纪念碑。我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德雷克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我在一本百科全书中查了一下，读到：“在奥芬堡，为纪念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而建了一座纪念碑，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他把土豆引入了欧洲。”在那里是黑白相间的。因此，为了纪念这个人，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他据说向欧洲介绍了土豆。他没有，但他在奥芬堡有个纪念碑。

土豆是最近传入欧洲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笑，但这是事实。人们可以研究人类智力的发展是如何从土豆出现之前就被记录下来的，直到它们被引入。而且，正如你所知，土豆被用于酒精酒厂。因此，土豆突然在欧洲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你把土豆使用量的增加与智力的发展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与今天的人相比，那些生活在土豆时间之前的人对事物的理解就没有那么详细了；但他们能够掌握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他们倾向于保存知识，这是深刻的内在。土豆介绍后，人们开始更准

确地理解事物，但它没有被保留下来，因为知识没有深深地陷进去。智力发展的历史与吃土豆平行。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精神科学是如何以物质的方式解释这一点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只要意识到物质是如何在人的潜意识中掌握精神的，就能学到很多关于文化历史的知识。这在人类欲望的本质中很容易看到。

让我们以一个不得不大量写作的人为例。

每天他都要写报纸文章，他觉得有必要嚼他的笔，当他试图满足他的最后期限。如果你自己经历过这件事，你可以谈论它；但没有人有权批评别人，除非一个人从个人经验中说话。在思考和咬笔的时候，你会觉得需要咖啡，因为咖啡能帮助你的想法协调一致。当一个人喝咖啡时，思考变得更加合乎逻辑。记者必须享受咖啡，因为如果他们不喝咖啡，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更多。

相比之下，考虑一下外交官。回想一下二战前的外交官们，以及他们必须获得的东西。他们必须以一种特殊的认可方式使用他们的腿；在他们移动的社会中，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滑行，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坚定地走下去。他们的思想必须变得稍纵即逝和流畅。有逻辑头脑的外交官在这一职业中很可能会失败，在帮助各国解决问题的努力中也会失败。当外交官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并不是说他们在喝咖啡，而是说他们在喝茶。在这种时候，需要一杯接一杯的茶，这样思想的交流就不会按照逻辑顺序进行，而是尽可能地从一个想法到另一个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外交官们喜欢喝茶；茶从下一个思想中释放一个人；它使思维流动，转瞬即逝，破坏逻辑。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倾向于喜欢咖啡，外交官倾向于喜欢茶，在这两种

情况下，本能是适当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认为这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逻辑显然不是咖啡的产物，而是潜意识的辅助；灵魂保持自由。

当我们考虑孩子的时候，研究这些关系尤其有帮助-比如当我们说茶是外交官的饮料，咖啡是作家的饮料，等等。我们也能够逐渐了解马铃薯产生的影响。它对消化有很大的要求；此外，非常小，几乎顺势疗法的剂量，来自消化器官，进入大脑。尽管如此，这种“顺势疗法”的剂量仍然非常有效：它刺激了抽象智能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我可能被允许透露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通过显微镜检查土豆的物质，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众所周知的碳水化合物形式；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吃了大部分土豆的人的星芒体，我们就会注意到，在大脑的区域，在前额后面一英寸多一点的地方，土豆物质就会在那里活跃起来，形成均匀的偏心圆圈。星芒体的运动变得与土豆的物质相似，吃土豆的人变得异常聪明，充满智慧，但它是短暂的，不会持续。所以，如果你承认一个人拥有精神和灵魂，在感官世界的图像中谈论精神是完全愚蠢和奇妙的吗？那些总是想用抽象的术语来谈论精神的人，不会呈现出真正的精神。对于那些能够通过与感官有关的图片将精神带到地球上的人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个人可以说，当有人用理智的泡泡时，土豆的物质在大脑中形成，但在精神意义上。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学会识别微妙和微妙的差异和转变。我们

发现茶通过在思想之间制造分裂来影响逻辑，但它不会刺激思维。我们说外交官喜欢喝茶，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产生思想。另一方面，土豆确实会刺激思想。他们像闪电一样向上发射思想，却让它们消失。但是，随着思想的迅速高涨（也可能发生在儿童身上），还有一个平行的过程破坏消化系统。在那些消化系统如此混乱导致便秘抱怨的儿童中，我们看到，各种无用的想法，虽然聪明，但突然涌上他们的头，这些想法肯定会再次失去，但仍然存在。

我详细地提到这些事情，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灵魂和身体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统一，以及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再次创建一个条件，使最多样化的文化流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体和灵魂完全分离的时代。当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将宗教、艺术和科学分开。宗教的守护者尽一切力量防止科学对宗教的任何侵犯。他们认为宗教是信仰的问题，科学属于其他地方。在科学中，没有什么是基于信仰的；一切都是基于知识的。为了成功地以这种方式分离它们，精神与科学被切断，世界与宗教被切断；结果是宗教变得抽象，科学消除了精神。艺术是完全解放的。今天，有些人，如果你说一些关于超感世界的东西，假设一种聪明的优越感，并认为你是迷信的，就好像说：“你这个可怜的傻瓜！我们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后来一个 Bjørnson 或某人写了一些精神问题发挥作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后来被引入艺术，每个人都在追求它，并享受一种艺术知识，否则就被拒绝了。迷信可以以奇怪的方式出现。

我曾经认识一个剧作家。(在谈到教育艺术时，当然应该包括具体的例子，教育艺术只能从生活中学习。)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他跑得很快，流汗。晚上八点前。我没有拘留他，但在心理上我对他匆忙的原因感兴趣，所以我等到他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大热地回来了，他更健谈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抓住那个帖子，他说：“我刚把我的戏送出去了。”他一直说这出戏还没有结束，现在他也说了同样的话：“这出戏确实还没完成，但我特别想今天把它送出去，这样导演明天就能收到它。我只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说得同样多，并要求他一定要把它寄回来。你看，如果一部戏在月底前被送走，它可能会被选作表演，否则就没有机会了。”这位剧作家是一个极其开明和聪明的人。然而，他认为，如果一部戏在某一天被派去，它可能会被接受，即使它必须归还，因为它是未完成的。

这件事向你展示了人们可能会鄙视的事情是如何爬进某个洞里的，在下一个机会时，他们会从那里抬起头来。儿童尤其如此。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设法摆脱了他们的东西，但它又在那里，在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学会观察这个。我们在研究人类时必须敞开心扉，这样才能在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教育艺术。只有深入了解细节，我们才能了解所有这些问题。

正如我所说，今天，宗教、艺术和科学被谈论起来，好像它们是完全无关的。在人类进化的古老历史中，当它们完全统一时，情

况并非如此。然后，还有神秘中心，也是教育和文化中心，致力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培养中心。然后，知识被呈现在精神世界的图片和精神形象中。他们以一种直观和全面的方式接受，将他们转化为外部的物理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仪式邪教的基础。科学和艺术都体现在这些邪教中。任何从知识领域和外部形式中提取的东西都必须美丽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作为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体，神秘中心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善和一种感官上可感知的美。直到后来，这种统一分裂成了科学、宗教和艺术，每一种都存在于自身之中。

今天，这种分离达到了顶点。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本质上是统一的事物已经分裂。然而，人性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有必要把三者看作一个统一体，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分开的。人们可以体验到宗教科学、科学宗教和艺术理想的统一；否则，他们就会内心分裂。因此，只要这种差别变得最强烈，就必须重新发现这三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将看到我们如何将艺术、宗教和科学作为一个统一体带给儿童。我们将看到儿童如何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对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作出反应，因为他们与自己的内在本性是和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努力教育儿童，让他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具有审美潜力的人；我们不应忽视任何机会来证明儿童在最初几年是如何自然和本能地体验宗教的。

所有这些，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和谐统一，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并在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的教学方法中认识到它们的价值。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8 讲 教育中的艺术和语言

1924 年 7 月 24 日

你现在可以看到，人类学教育真正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教师必须有意识地认识整个人类。各种例子表明，今天的典型世界观根本不能深刻理解人类。让我澄清一下我的意思。当我们研究人类时，我们区分不同的组成成员。有身体。然后我们来到更精细的以太体（或生命体），在童年的早期，它包括生长的形成力和营养的过程，然后它被转化为记忆的力量。然后我们添加一些植物不具备的东西，尽管它们也含有生长和营养的力量-甚至记忆-只要它们保持和重复它们的形式。下一个成员是人类与动物、有知觉的身体或星芒身体有共同之处，后者是感觉的承担者。再加一个自我组织这四个成员必须加以区分，在我们这样做的程度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和人类的进化。

首先，我们最初的身体，可以说，来自我们的遗传。这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在生命的前七年，物质的身体被抛弃，但在此期间，它是以太体用来建造第二个身体的模型。今

天，人们倾向于过分简化一切。如果一个十岁的男孩有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鼻子，人们会说它是遗传的。如果以太体足够强壮，可以拒绝继承鼻子的模型，那么它将在头七年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如果以太体很弱，它就不能从模型中解脱出来，在十岁时，鼻子的形状仍然是一样的。

从外部看，似乎遗传在第二个七年期间仍然扮演着与前七年一样的角色。在这里，人们很可能会说，事实肯定很简单。在现实中，事情更加复杂。今天的观点大多是懒惰的结果，而不是对真理的迫切渴望。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学会理解形成力的身体，即以太体，在最初的七年里，它逐渐创造了第二个身体，而第二个身体反过来也持续了大约七年。因此，以太体创造形式，或雕刻。现在，一个真正的雕塑家独立工作，不需要模型，而一个可怜的雕塑家根据模型做一切。同样，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和向第二阶段工作期间，以太体塑造了人类的第二个身体。

今天的理智的环境使我们能够获得对身体的知识；它很好地服务于这一目的，缺乏理智的人无法获得这种知识。但我们的大学不能超越这一点。以太体不能在理智层面上理解，而只能通过直觉感知的意象来理解。如果教师能来了解以太体，将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不能都被期望发展洞察力来描述以太体，一个人不应该用这句话作为借口。但教师可以练习雕塑，而不是学习通常的大学课程。那些真正从事雕塑工作并进入其形成性品质的人学会体验形式的内在结构，特别是形成性力量的人体所从事的各种形式。

那些有健康的形式感的人只在动物和人类的领域体验雕塑元素，而不是植物世界的领域。想象一下一个雕塑家想通过雕塑来描绘植物。这会让你生气到打击这样一个人。植物有一个物理体和一个以太体，使它完整。另一方面，动物将一个以太体与星体体包裹起来，这对人类来说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始通过作为雕塑家的工作和进入自然形态的内部结构来理解人类以太体。这也是为什么建模应该在教师学院课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因为它为教师理解形成性力量的身体提供了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教师没有学习建模，他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儿童的发展。以认识人为基础的教育艺术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因为它指向了这些事实，并带来了相应的要求。它也会引起恐惧，因为你似乎不得不变得极其挑剔，拒绝每一种常见的做法。

就像以太体在改变牙齿时努力解放自己并变得独立一样，星体躯体在青春期也朝着独立的方向努力。而以太体是一个雕塑家，星体体是一个“音乐家”；它的结构是音乐的本质。所有产生于人类星体躯体并成为形式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纯音乐的。那些能够理解这一概念的人知道，要理解人类，需要接受另一个层次的训练才能接受内心的音乐世界观。那些天生不具有音乐性的人不能理解任何关于人类星体躯体形成的东西，因为它是由音乐构成的。因此，如果我们研究建立在内在音乐直觉上的古代文化时期，如果我们进入甚至语言都充满音乐的东方文化时期，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它们的建筑形式中都有对世界的音乐观点。后来，在希腊，这种情况

发生了变化，现在，特别是在西方，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强调技术和数学的时代。在多纳赫的歌德堂，我们试图在这个意义上倒退。音乐家们已经感受到了歌德堂的形式背后的音乐。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对此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需要对人类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并有能力掌握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生理和解剖形式是一种音乐创作，只要它来自星体躯体。看音乐元素与呼吸和血液循环过程之间的亲密联系；人类是呼吸和血液循环意义上的乐器。考虑一下呼吸和血液循环之间的关系：每分钟呼吸 18 次，每分钟心跳 72 次，我们得到的比率是 4 比 1。当然，这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你发现人类有一个内在的音乐结构。四比一有内在的节奏关系，表达了某种东西，它冲击和影响着人类生活和体验自己存在的整个组织。在古代，诗的节奏是根据呼吸和韵律脚由循环建立的。



但我们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更早地以这种形式表达。如果你从音乐的角度理解人类，你就知道音调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在我们的背上，肩胛骨在那里相遇，从那里携带到我们的整个存在，形成和塑造我们，是从尺度的基本音符构成的人类形式。上臂的形式与第二臂相对应，下臂与第三臂相对应。因为有一个大的和小的第三（不是一个大的和小的第二），我们只有一个骨头在上臂，但两个在下臂，半径和尺骨。这些对应于大三和大三。我们是根据音乐音阶的音符形成的，音程隐藏在我们体内。古典语言中的韵律“脚”是基于发音音节所需的时间长度，分为长或短。脚通常被比作一种音乐尺度，长音节和短音节到整音和半音。在英语诗歌中，脚是由强调而

不是长度决定的，重音和非重音音节在古典韵律中与长音节和短音节的功能相同。“dactyl”是一个重音音节，后面跟着两个非重音音节：例如，“加拿大”、“假日”、“伪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手指”，人们可以通过思考手指中的三个关节来记住这个模式：长、短、短。

如果你只以外在的方式研究人类，你就无法理解人类的形式是由音乐音调组成的。用手，那么，我们有第四和第五。在我们自由行动的经验中，我们直接走出自己，抓住了外在的本质。这是我们对第六次和第七次的反应所产生的感觉的来源，这种感觉是通过体验记住，第三种音乐的使用在音乐的发展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第三人的经验是内在的；有了第三人，我们就实现了与自己的内在关系。然而，当人类生活在第七个世界时，人们大多经历了到自己之外的世界去。向外世界投降的经验在第七世界中有着特殊的力量。

正如我们体验到音乐的内在本质，所以人体的形式是由音乐塑造的。因此，如果教师想教好音乐，他们必须从孩子们在学校的最初几年就开始让他们唱歌。必须这样做，因为歌唱的行为本身就能带来自由。星体躯体已经歌唱并释放了人体的形态。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星体躯体自我释放它自己。从音乐的本质出发，自由人类的形式开始出现。难怪，当音乐教师明白我们被音乐彻底灌输时，他们自然会允许这些知识丰富他们的歌唱和器乐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在我们的教育中尽早引入歌唱，而且我们还允许有正确天赋的儿童学习乐器，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开始掌握人类形式的音乐元素，因为它解放了自己。**

除非教师有正确的感觉，否则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应该明确的是，每个教师培训学院都应该成立，以便其课程与大学一级的医学研究平行。第一种方法导致从学习解剖学中获得的那种智力理解；这应该导致对形式的艺术理解，除非随着对身体解剖学的研究，学生练习建模，否则这是无法获得的。同样，这应该导致对音乐的理解。只有通过音乐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来补充医学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类知识。在大学培训期间，学生教师应该了解音乐-不仅是外部的，而且是内在的-这样他们的内在感知就会看到音乐无处不在。音乐确实在世界上无处不在，人们只需要找到它。

而且，如果你想理解自我体，你必须掌握和使一些语言的内在性质和结构成为你自己的。我们通过理智理解物质身体，通过理解形式理解以太体，通过理解音乐来理解星芒体，通过语言的深度理解了解自我体。这正是我们今天非常缺乏的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很多。

以德语为例。在德语中，这种安静地躺在身体顶部的对象——眼睛和鼻子在前面-被称为 **Kopf**，但在意大利语中，它被称为 **Testa**。词典告诉我们，头翻译成 **testa**，但是这纯粹是外部的和表面的，这不是真人。

然而，确实，如果你对 **Kopf** 中的元音和辅音有一种感觉，你

就会体验到 o 作为一种确定的形式，可以被绘制-正如 Eurythmists 所知道的-作为圆形的形式到前面，成为鼻子和嘴。如果我们能让自己体验到它，这种声音的组合揭示了以头部形式给出的一切。因此，如果我们想表达这种形式，我们使用喉和肺，发音接近“k-o-pf。”我们可以说，头部还包含一些东西，使我们能够相互交谈。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一份意愿。如果你想描述头部，而不是圆形的形式，而是作为信息的载体，清楚地定义了我们想要交流的内容，那么语言的本质就给了你这样做的手段。

当你说“testa”时，你会说出沟通的名字；当你说“Kopf”时，你会说出一个圆形的形式。如果意大利人想描绘圆形的特征，他们不得不说 kopf，同样的，如果德国人想表达沟通的一面，他们不得不说 testa。然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习惯于用语言表达不同的东西，因为用一个词来表达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 testa 和 Kopf 两个词说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语言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词表达不同的意思。

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特定民族的成员用他们民间灵魂的语言生活的方式。德语的语言生活方式是形成的。德语实际上是一种雕塑式的沉思。这发生在德语中，因为在中欧语言的演变中，希腊元素被保留下来。当你学习意大利语和罗曼斯语时，你会发现它们的结构是这样的，它们是从灵魂的运动功能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不是沉思的。意大利语是由内心的舞蹈或歌唱形成的，来自灵魂对整个身体有机体的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是如何与民间的灵魂的本质相关的；通过研究语言的内在关系和构成，我们了解自我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

因此，教师不仅需要获得一种对音乐的感觉，而且需要获得一种语言的内在感觉，首先是现代语言在感叹中只保留了灵魂的感觉体验。例如，当我们用德语说“**etsch!**”时，就好像有人滑倒了，我们想表达这一点，以及它引起的娱乐。带着感叹，语言保留着感觉。在其他方面，语言已经变得抽象，它徘徊在事物之上，不再在事物内部。但语言必须再次成为活生生的和真实的。我们必须学会与语言搏斗；我们必须能够体验到自我正在穿过声音。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Kopf**”的区别，它给我们一种直接的感觉来绘制头部的形状，或者说“**testa**”，它给我们一种想要跳舞的感觉。教师必须特别培养这种“感觉自己进入生活活动的方式”的意识。”

如果教师能够习惯于一起观察身体和精神-因为他们确实是一体的，就像我反复说的那样-如果他们能够不断提高他们这样做的能力，教师将永远不会被诱惑去钻研智力抽象，而是努力将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所有教育都保持在意象的范围内。当你习惯于以图画的方式思考真实的事物时，没有什么比以理智和迂回的方式说话的人更令人厌恶；这变成了一种不愉快的经历。当你习惯于看到生活的实际发生时，你希望只描述它的现状，完全以它的形象。比如说，你想和某人达成一种理解，但那个人纯粹是根据智力形成判断，把一切描述为美丽或丑陋或美妙。每件事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你的灵魂感觉就像你的头发被根拔出来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这尤其令人不快，但这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描述过。例如，我可能会提到一个我认识的人，当她走路时，她的膝盖抬高

得很高，这个人说，“她走得很好，”或者，“她有一辆很好的马车。”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女人的所有事情，只告诉我们这个人的自我。但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客观的描述。

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倾向于不描述事物，而是事物影响它们的方式，即“美丽”或“丑陋。”而这也逐渐影响甚至语言的形成。人们不会描述这张脸本身，而是会说“他今天看起来很糟糕。”

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应该是教师最深的培训的一部分，以摆脱自我和把握现实。如果你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你也将能够与孩子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孩子们感觉到，当老师没有说到点子上时，他们的头发就会被剥了出来，而只是谈论他们自己的感受。如果你简单地坚持具体和真实的东西，并描述它，孩子们就会很快进入它。因此，教师不“过度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我华德福的老师想得太多时，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看到他们培养出一支能够看到哪怕是最小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特殊品质的教师队伍，这确实令人感到满意。如果有人对我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位女士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衣服，她的衣服剪裁得如此时尚，她的鞋子有高跟鞋，”等等，我宁愿有人说：“人由身体、以太身体、星体身体和我组成。”第一种是坚定地站在生命中与一个发达的以太体；另一种是以太体的知识，但它只是智力层面的，并没有意味了很多。

我必须大声地说，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师培训。我们应该学会不在事物上旋转思想，而是学会观察生命。事实上，我们应该学会在生活中使用这样的观察。然而，我们绞尽脑汁想着如何使用它，从而毁掉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希望从精神科学中描述某种东西的人应该强烈地避免通常的抽象概念，因为这偏离了真正想要说的话。尤其是那些试图以一种通常的方式理解事物的人会倾向于泛泛而谈，而不是尖锐的定义。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对我来说，说“一个苍白的人站在那里”是不愉快的。”很痛。另一方面，如果我说：“站在那里的人脸色苍白”，这句话就会随着现实而呼吸。”换句话说，我不是用僵硬的、普通的概念来描述，而是用包围它的想法来描述。

你会发现，当孩子们用相对的形式而不是用形容词限定的光秃秃的名词来表达时，他们对事物有更大的内在理解。孩子们更喜欢温和的处理事物的方式。当我对他们说：“一个苍白的人站在那里”，就像用锤子砸东西一样。但如果我说，“站在那里的人脸色苍白”，就像我的手在抚摸。孩子们发现，如果事物是以这种第二种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打击的质量呈现的，那么适应世界就容易得多。如果我们想成为语言的雕塑家，并把它用于教育艺术，我们就必须培养出一定的细腻感。如果我们努力掌握语言，这样我们就能在教学时清楚地表达我们的语言，知道如何强调什么是重要的，并轻轻地越过微不足道的东西，这也增加了教育作为一门艺术。

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事情，教师会议一再提请注意教学中的定性。如果你真的学习一门课，你会注意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帮助

你。例如，假设你有一个由二十八个男孩和女孩组成的班，想给他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做的东西，一些可以丰富他们内心生活的东西。这可能是一首小诗，甚至是一首伟大的诗。所以，你试着把这首诗教给全班同学。现在你会发现，如果你让他们都一起背诵，甚至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课，每个孩子都会说，并能够说出来。但如果你测试一两个学生，看看他们是否能自己说出来，你会发现他们不能。并不是你忽视了这两个或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沉默的；他们可以很好地与其他人合唱。然而，事实是，一种团体精神弥漫并激活了课堂，你可以利用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和全班的孩子一起合唱，一开始，这似乎更快地调用理解。但有一次我必须指出这个程序的阴影部分，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秘密。在华德福学校里有影子。渐渐地，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方法，发现把一个班当作合唱来处理，让孩子们一起说话，这很好；但是，当这太过分时，如果我们只与班级一起工作，而不考虑个人，结果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知道任何事情。

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的阴影面，并清楚地知道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合唱，例如，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单独与个别儿童合作。理论在这里没用。说把全班同学当作合唱队是好的，或者坚持这样或那样做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在生活的复杂性中，我们应该以一种方式做的事情，在其他条件下，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做。我们在教育中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艺术而不是科学——就是根据定义给出抽象的方向。教育应始终包括这一点：教师的指导方式是使他们理解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发展，并通过最令人

信服的例子引导他们了解人。

如果我们这样工作，方法自然会遵循。例如，考虑对九岁或十岁以下儿童的教学方法；这是徒劳的，对这些幼儿是封闭的。在 9 点或 10 点（你可以自己观察），他们开始对个人感兴趣。你可以简单地把凯撒、阿喀琉斯、赫克托、阿伽门农或阿尔西比迪斯描绘成人，让历史背景变成一个背景。这样画一幅画，孩子们就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显然，他们渴望了解更多。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些历史人物，他们会感到一种更多地进入他们生活的冲动。个性的综合图片，本身就完整了-一顿饭在一个或另一个世纪的样子图片；人们在叉子发明之前是如何吃饭的图片描述；他们在古罗马一般是如何吃饭的；描述一个希腊人是如何走路的，意识到每一步和腿的形式；描述旧约中的希伯来人是如何走路的，没有对形式的感觉，而是懒洋洋地双臂下垂-唤起对这些不同和独特的图像的感觉是向 10 至 12 岁儿童传授历史的正确方法。

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迈出另一步，继续走向历史性的关系，因为直到现在，儿童还无法理解因果等概念。只有到了现在，历史的联系才能在历史中呈现出来，但历史的一切都是以显示逐渐发展的方式制定出来的。这里我们来谈谈成长的概念，或者成为。你可以调用一张 1924 年我们现在是如何活着的图像。查尔斯大帝从 760 年生活到 814 年，所以用 800 年作为大致的日期，我们发现他生活在 1, 120 年前。我们想象自己作为一个成长的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世纪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儿子或女儿，父亲和母亲，祖父，甚至可能是曾祖父。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有三四代人，在一百年里一个接一个。我们可以通过有一个人来代表儿子或女儿来证明这些世代。父母将站在那个人后面，双手放在前面的肩膀上；祖父将双手放在父亲的肩膀上，曾祖父将双手放在祖父的肩膀上。如果你把儿子、父亲和祖父想象成属于当今时代的人，在他们后面的几代人，在十个世纪的过程中，你将需要十一倍的三四代人，比如四十四代人。所以，如果你把四十四个人放在这样的地方，每个人的肩膀上前面，第一个可能是一个今天的人，最后一个将是查尔斯大帝。

因此，您可以将历史中很难看到的时间关系转换为可见的空间关系。你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绘它。你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第二个人转过身来，在后面说第三个，然后他也这样做，所以它一直持续到你回到彼得对基督说话的时候。因此，基督教会的整个发展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对话，一个站在另一个后面。整个使徒的继承在视觉上被揭示。

抓住每一次使用图像和有形物体的机会。这有助于儿童找到进入现实世界的途径，并根据现实形成一切。把三个豆子放在孩子面前是任意的，再加三个，然后再加四个，然后教他们加法： $3+3+4=10$ 。这是相当武断的。但如果我有一小堆未知数量的豆子，那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当我分堆时，孩子们会很快明白这一点。我把一部分给一个孩子，一部分给另一个孩子，另一部分给第三个孩子。我分了一堆，先给他们看一共有多少豆子。我从总数开始，然后去部分。孩子可以数豆子，因为这只是一个重复的过程——1, 2, 3, 等等，多达 12。但我把它们分成四个，再

分成四个，再分成四个。如果我从总数开始，继续到部分，孩子们就更容易接受它；它符合现实。另一种方法是抽象的——只是在智力上把东西组合在一起。如果我让他们到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的地步，这也更真实：如果我有 12 个苹果，有人拿走了它们，只归还了 7 个，我损失了多少个？在这里，我们从最小值开始，然后从余数到次差；我们不减去，而是从余数，或从生活过程中留下的东西，到被拿走的东西。

因此，我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指向抽象；它们在现实中找到了出路，并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们在生活之后努力奋斗。这影响了孩子，使他们聪明和活泼，而教学算术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孩子们仍然“死的”和冷漠，这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计算器。事实上，我们有计算器，这证明了使算术提供给感知是多么困难。但我们不能单独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学会从生活本身中阅读。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9 讲 教育的更新

1924 年 7 月 24 日下午

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成就成为整个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它这样做要么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这样我们

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教育艺术中的表达方式，要么它可能会被忽视。文明总是反映其学校的性质，但这往往是不被观察到的。我们将通过我们自己时代的例子来描述这一点，但首先我们将讨论东方文化。我们对更古老的东方文化及其遗存知之甚少。东方文化绝对没有理智的层面，而是直接产生于整个人类——以东方的形式——它的目标是团结人类。它超越了权威的原则，只有很大的困难，它的形式往往产生于爱的自然方式。在东方世界，我们不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那样谈论一个单独的老师和一个单独的学生。在那里你没有老师，只有一个“达达。”达达展示了人格的道路，代表了所有应该包含一个成长中的人。达达是一个展示一切，从不教任何东西的人。在东方文化中教书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巴特曾经说过，他无法想象没有教学的教育。对他来说，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人的想法。东方人不可能想象以教学为基础的教育，因为学生应该发展的一切都是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呈现的。这也是一个发起者，或上师，和一个骗子，或弟子之间的关系。弟子不是受教而是通过榜样学习。通过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所有的华德福教育都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把精神教育和身体教育分开，而是当我们教育身体时，我们的教育甚至会影响疾病及其后果。我们的体育教育采用了基本的精神原则，这些原则也非常实用。我们的目的是让精神在身体内积极工作。因此，在华德福学校，体育教育不是被忽视的，而是从我们对于人类认识的知识（即人类是灵魂和精神）中发展出来的。在任何方面，我们的教育都涉及到教育身体所需的一切。

此外，人们必须理解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东西，他们的教育是以

体操为基础的。老师们都是体操运动员，他们知道人类运动的意义。在早期的希腊时代，认为他们应该把孩子引入逻辑，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希腊人理解了在雅典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和在斯巴达以一种更困难和更艰苦的方式教学儿童体操的健康结果。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能在抓住某物时以灵巧的方式使用手指，运动就会流入他们的整个有机体，通过灵活地使用他们的四肢，他们可以学会清晰地思考。一个人也通过正确的方式表演体操动作来学会说得好。

所有涉及到内在精神训练的东西，往往是抽象的、通过直接的指导而且是不自然地发展。这种训练应该产生于我们学会移动身体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变得如此抽象。今天有一些人不能缝扣子。在华德福学校，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男孩对编织和钩针变得热情；通过这一点，他们也学会操纵他们的思想。毫不奇怪，人们，无论他们在逻辑思维方面的训练，如果他们不能编织，就不能清楚地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女性的思维要灵活得多。人们只需要看看大学录取女性的结果，看看女性的灵魂比男性的灵魂有多灵活，因为男性通过远离现实的活动变得僵硬和抽象。我们认为这是商业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看到一个商人如何处理他的事情会让你发疯。

这些东西今天必须再次被理解。教师必须知道，无论他们在黑板上画了多少，或提供了智力的解释，儿童都将学会分辨锐角和钝角之间的区别，并更好地理解世界，如果他们练习在脚趾之间拿铅笔，例如，使合理形成的角度和字母-换句话说，当人的精神从整

个身体流动时。希腊文化仔细地教孩子们如何移动，如何忍受热和冷，以及如何适应物质世界，因为有一种感觉，灵魂和精神从一个适当发展的身体中正确地发展。希腊人被教育为体操运动员；他们掌握和掌握整个人；外部的能力被允许从这种掌握中发展。

由于现代科学思维，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我们只以抽象的方式理解它。当孩子们很快学会用右手写字时，我们知道这与大脑左半球的人类言语中心有关。我们看到了手的运动和言语之间的联系。同样，通过生理学我们可以理解运动与思维的关系。因此，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思考和说话是如何从人类的运动能力中产生的；但希腊人在最全面的意义上知道这一点。体操运动员知道人们通过学会熟练地行走、跳跃和投掷铁饼来学会以协调的方式思考。当一个人学会把铁饼扔在目标之外时，你就能理解阿基里斯和乌龟故事背后的逻辑；一个人学会掌握希腊人描述的非凡逻辑形式。这样，一个人就学会在现实中站稳脚跟。

今天，我们通常会这样想：这是一位律师，有客户；律师知道客户不知道的事情。然而，在希腊，因为掷铁饼是很平常的事，希腊人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这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律师，他和一位学生一起指导法律事务。这个学生学得很好，他永远不会输掉诉讼。但是，如果学生和教师都卷入诉讼，会发生什么呢？这个学生总是会赢，总是会输；当然，这个案子会挂在空中。因此，思维和说话都是从以体操为基础的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两者都是从整个人类中汲取的。

现在考虑一下罗马文明，在这个文明中，整个人都退缩到了背景中，尽管有些东西仍然存在于罗马人的言谈举止中。希腊运动是活的，原始的，自然的。罗马人在他们的托加斯看起来与希腊人非常不同；他们的行动也不同，因为他们的运动已经成为一种言谈举止。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言语中，身体的整个上部被接合，直接进入隔膜和肠。一个人很大一部分是在学习与美说话的同时投入的。在教育中，尽一切努力接近人，使人有所作为。

当文化进入中世纪时，这仍然是真的。在希腊，最重要的教育者是体操运动员，他们为整个人工作；在罗马文明中，最重要的教育者是修辞学家。在希腊，所有的文化和世界观都是以人类的美丽为基础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希腊的整个世界观是以运动中的人的概念为中心，我们就无法理解希腊的诗歌或雕像。当我们看着一尊希腊雕像，看到嘴巴的运动时，我们会被引导去思考这个运动和脚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等等。当我们考虑罗马艺术和文化时，这是完全不同的。在那里，修辞学家取代了体操运动员，整个文化生活都集中在演讲上。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公众演讲者，培养美丽的演讲和口才。这一直持续到中世纪，那时教育仍然对人类起作用。通过了解中世纪教育的实质和目标，你可以看到这一点的真相。他们有七门文科，例如语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学（或占星术）和音乐。

耶稣会的培训是文化流，把这带到了后来和现在。从开始到十

八世纪，它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甚至是“训练”——人类发展一种强大的意志，并将它们作为一种意志融入生活。从一开始，这就是耶稣会文化的目的。只有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士才把精确的科学引入他们的教学中，以避免落后于其他人。通过这些方法，耶稣会士形成了强大、精力充沛的人物-以至于即使你反对耶稣主义，你也不得不怀疑今天人类是否可以被训练为这样的目的工作，就像耶稣会士训练人们为人类的堕落而工作一样。

算术不是像今天那样练习的；它是为了培养一种与形式和数字一起工作的能力而教的音乐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整体生活体验。天文学帮助学生发展宇宙思维能力。所有这些研究都直接涉及人类。今天的“精确”科学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学生应该理解科学的想法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移动和说话，思考和计算。获得现成的真理不那么重要。因此，整个文明观的发展是为了培养人们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并愿意为此而献身。人们为那些能够担任自己的公共演说家和完全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感到自豪。

人类发展的这种趋势最早出现在罗马文明，当时修辞学家从体操运动员中出现。在一个以修辞教育为基础的文明中，我们看到了对言论领域所有重要事物的巨大价值。现在，试着回顾中世纪整个生活，当时一切都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的，这涉及到诸如如何行动、如何相互问候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根据美的概念来实践的，就像在修辞学中，人们从一种符合美的概念的说话方式中获得审美乐趣一样。在这里，你看到修辞教育的整体重

要性越来越大，而希腊教育的整体意义是基于通过人类运动的表达。

在十六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更现代的时期，尽管事实上我们在十五世纪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再一次，一些在人类中很有代表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修辞-被推到了背景。就像花言巧语阻碍了体操训练一样，现在花言巧语也受到了限制，导致越来越多的智力努力。正如罗马教育家是修辞学家一样，我们的教育家是医生和教授。操运动员是完整的人类，修辞学家在公众中出现，想要代表人类，但我们的教授已经不再是人类了。他们否认人类，并越来越多地通过纯粹的抽象生活；他们现在只是文明的骨架。

今天，教授们穿得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不再喜欢在演讲厅里戴帽子和长袍，而是穿着这样的衣服，以至于不会立即明显地看到他们只是文明的骨架。从十六世纪开始，我们的全部教育都集中在教授身上。那些以世界上重要的东西为教育对象的人不再使学校对人的发展和训练有任何了解，而只是向儿童传授事实。期望儿童吸收知识；真正的发展被忽视，但期望他们获得知识并获得学习。那些赞成教育改革的人当然会对这种学术态度大声抱怨，但他们无法逃避。有些人完全了解这些问题，清楚地了解希腊儿童的教育方式。他们看到了现代学校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虽然体操是教授的，但人类的发展和对整体的训练却被完全忽视，而科学知识的碎片却被给予了最小的孩子。他们发现，不仅仅是教师成为了文明的骷髅——或者至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或基本的要求——现在，孩子们

也看起来像是迷你教授。如果我们想表达希腊孩子和现代孩子的区别，可以说希腊孩子是人类，现代孩子很容易成为一名小教授。

这是世界在文化形成和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我们不再看人，而只看我们能把什么作为人们可以知道和掌握的事实作为信息来呈现。西方文明已经向下发展到体操运动员下降到修辞学家，修辞学家下降到教授。我们必须再次发现向上的方向。现代教育最重要的词是：教授必须用新的东西代替。我们必须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整个人类。

考虑一下这在教育的全球意义上是如何表达的。最近，中欧有一所大学，教授口才（或修辞）。如果我们回顾十九世纪初，我们在许多学习的地方发现了这些口才教授；这就是古老的修辞学所留下的一切。在我所想到的大学里，有一个真正重要的人被认为是口才教授。但是，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这一点，他就不会让任何人听他的话，因为人们不再对听口才感兴趣了。他转而讲授希腊考古学。在大学注册中，他被列为“口才教授”，但事实上，人们只会听到他关于希腊考古学的讲座。他必须教一些导致知识的东西，而不是能力。而这确实成为了现代教学的理想。这导致了一种人们只知道大量事实的生活。在一个人们知道这么多的世界里，它似乎已经不再是尘世了。

人的知识多，能力少；缺乏从知识到能力的功能。例如，你可以以为医学专业学习，然后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官方告诉你，你还不

能做任何事情；你现在必须经历多年的实习。但是，学生在他们的第一年没有被教导，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做一些事情，这是荒谬的。如果孩子们只能加，为什么他们要学算术？如果你只知道一个城镇的样子，了解它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关键是进入生活。教授远离生活，而不是进入生活。

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教育在世界上的意义。当人们在希腊参加奥运会时，希腊人如此看重的东西仍然显而易见；他们认识到只有体操运动员才能成为教师。这在修辞学家时期是相似的。现在呢？有些人想让奥林匹克运动会恢复生机，但这只是一时兴起，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们。他们只是肤浅地模仿那些运动，而这一点什么也得不到。今天还有别的东西渗透到人类身上。它既不是以我们的演讲为中心，也不是以我们学习的举止和姿势为中心，而是以思维为中心。因此，科学对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恶魔。这种恶魔般的品质源于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理智的思维促进文化发展；生活应该由理论塑造。例如，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它的整个男高音是根据概念塑造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一些笨拙的、先入为主的思想，如“剩余价值”等，进入世界，这些思想旨在构成决定和命令生活的基础。没有人看到真正的联系和后果，但对整体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想想中欧一个更西的部分。几十年前，那里有一位哲学家，他的教导不再包含任何活着的东西。他把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相信生命可以在概念上形成。他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信念。他更喜欢俄罗斯学生，他有很多；他的哲学最终采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他

本人仍然是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中产阶级的公民。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播撒哲学的种子。从它中生长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奇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子最初是在西方的大学里播下的；它是在思想上播下的，也是在崛起的一代的抽象的理智教育中播下的。一个对植物一无所知的人不知道什么会从种子中发芽；同样，人们也不知道什么会从他们种植的种子中生长。直到种子开始生长，他们才看到后果，因为人们不再理解生命的巨大相互关系。

现代智力教育在世界上的真正意义是它远离生活。我们通过观察某些外部问题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世界大战前有书。当然，一个人只通过阅读或做笔记来掌握他们的内容。否则，他们就留在图书馆里，这是一个文化棺材。但当有人需要写论文时，必须把书签出来。这种情况是以外部的方式发生的，如果他们的内容只进入头部，而不进一步，人们就会感到高兴。事情就是这样到处都是。

现在看看生活。我们有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它们都起作用，但很少考虑。我们不再考虑内在的现实，而只考虑资产负债表。银行对我们的经济，甚至是我们的文化，真正关心的是什麼，例如，当学校的账目准备好了？其中包含资产负债表的抽象数字。这些数字在生活中带来了什麼？人们不再与他们所做的事有个人联系。人们已经逐渐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无论他们是粮食商人还是哈伯达舍人，都没有什麼区别；一条裤子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意味着什麼。人们只是计算企业的利润，通过抽象的数字搜索可能证明更有利可图的东西。

银行已经取代了活的经济。人们从银行中提取资金，但除此之外，银行业务被留给经济抽象。一切都变成了肤浅的抽象，结果是没有人以人类的方式参与。当银行最初成立时，它与人类密切相关，因为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真实存在的工作中，就像以前一样。即使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仍然是事实。银行董事们仍然赋予它个人的性格；他们以自己的意志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以人格的身份生活其中。在这方面，我想讲述一个故事，描述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如何表现，当法国国王派代表安排国家信用时。当大使到达时，罗斯柴尔德正在咨询一个皮革经销商。负责安排信贷的大使被适当地宣布了。罗斯柴尔德，他与皮革经销商的业务还没有完成，发送了一个信息，要求大使等待。这位部长不明白法国国王的大使怎么可能一直等着，他要求再次宣布。罗斯柴尔德回答说，他从事的是皮革生意，而不是国家事务。部长非常生气，他冲进罗斯柴尔德的房间，大声说：“我是法国国王的大使！”罗斯柴尔德回答说，“请坐一张椅子。”大使认为他没有听到正确的声音，他无法想象他的职位上有人会得到一张椅子。他重复道：“我是法国国王的大使！”但罗斯柴尔德只是回答：“那就坐两把椅子。”

我们看到了在那些日子里，个性仍然使自己的感觉，因为它仍然存在。今天呢？例如，当某人作为公职人员突破时，个性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了。否则，哪里曾经有过人格，现在就有了股份公司。事物的中心没有人性。如果我们问什么是股份公司，答案可能是，它是一个由今天富有和明天贫穷的人组成的社会。今天，这些事情的发展与以前截然不同——今天财富堆积如山，明天财富就会消失。在这些波动中，人们被抛入这里或那里，金钱进行着自己的生

意。今天，当人们赚了一大笔钱时，他们很高兴。他们买一辆车，然后再买一辆。事情一直是这样，直到情况发生变化，钱变得稀缺。一辆被迫卖掉其中一辆车，然后另一辆。这表明，人们不再控制经济和商业。人们被从商业生活的客观过程中移除。

我在 1908 年在纽伦堡首次提出了这个，但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在 1914 年春，我在维也纳说，一切都将走向一场巨大的世界灾难。人类不再被包含在具体的现实中；他们越来越成为抽象的一部分，显然抽象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但人们不能理解这一点。*

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一颗教育的心，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摆脱抽象，回到具体的现实，认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人。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对地理、历史、英语或法语有透彻知识的教师的需要；相反，教师必须了解人类。教师应在真正的人的知识基础上进行教学。然后，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坐在百科全书中寻找他们教学所需的材料。如果人们这样做，同时坚定地站在对人类真正的理解和知识的基础上，作为教师，他们将比那些拥有优秀学位但缺乏对人类真正知识的人教得更好。

因此，我们来到了世界教育艺术的意义。我们知道，学校发生的事情反映在外部世界的文化中。这在古希腊人的情况下很容易看到。公共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体操运动员。当希腊人站在集市或集市前，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样子，很明显，他们被教育为体操运动员。在罗马人的情况下，他们的训练在外部表现较少。与

我们一起，生活在学校里的的是一个事实，即生命越来越逃避我们；我们从生活中生长出来，不再进入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会计系统在多大程度上领导着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生命——生命如此被移除，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它走自己的道路，领导一个基于数字的抽象存在。想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充其量，我们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戴眼镜（也许不戴）在他们的衰减小器官。今天的教育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正在逐渐削弱更大世界的意义。

我们必须把世界、现实世界带回学校。教师必须站在这个世界里，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活泼的兴趣。只有当教师是“世界的”时，世界才能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进入学校。世界必须生活在学校里。即使这种情况最初只是滑稽地发生，然后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并逐渐找到表达方式，但世界必须生活在学校里。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新教育中强调这种思想和心灵的方法，并重新思考我们的方法。许多旧的方法仍然是好的，我一直在说的当然不是为了给十九世纪优秀的教育家投下阴影。我完全欣赏他们；事实上，我把那些十九世纪的老师看作是天才和伟大能力的人，但他们是知识时代的孩子；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努力实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化。今天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知识。

在这里，我们来到了重新教育的真正意义——我们把自己从理智中解放出来。人类生命的各个分支将能够重新统一。当教育被视为一种治疗手段时，人们会理解它的含义，这与人类的意义有关。曾经有一段时间，人类的观念或形象是这样的：当我们出生在尘世

的存在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低于人类的阶段；我们必须接受教育和治愈，才能崛起并成为真正的人类。教育是治疗性的，是医学和卫生的一部分。今天一切都分裂了。教师被安置在学校医生旁边，向外分开。但这只是行不通。把老师和学校的医生并排在一起，就像找一个裁缝做一件外套的左边，另一个裁缝做右边，不知道谁可能把这两个部分缝在一起。同样，如果我们对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教师（外套的右侧）进行测量，然后对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医生（左侧）进行测量，谁将他们缝在一起？我们必须积极地摆脱“左”和“右”裁缝，用一个能做整件外套的裁缝来代替他们。除非生命受到极大的限制，否则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少出现，而不是当生命突然出现并冒泡时。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理解华德福教育的意义。教派远离生活的努力与它的意图相反。相反，它集中精力进入生活。

在这样一个简短的讲座课程中，显然可以只对所涉及的一切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我试图这样做，我希望它可能是刺激的。我将在最后的讲座中结束我们的课程。

GA310__教育的人文价值 第 10 讲 教育与人智学运动

1924 年 7 月 24 日下午

由于我即将结束这门关于教育的讲座课程，我想表示我深深的满意，我们在荷兰的朋友承担了培养人类哲学的任务，并主动安排了这门课程。这样的企业总是为组织者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因为我们在多纳赫有很多事情要安排，所以我们很清楚在这种场合的幕后发生了什么。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精力。因此，在离开荷兰之前，我必须向那些为使整个会议取得成果而共同努力的人表示最热烈的感谢。一门教育课程已经开始，用我的结束语，我可以说一些关于教育艺术在整个人智学运动领域中的作用。一种教育艺术在人智学运动中成长起来-不是通过抽象的意图进入运动的东西，而是通过必要性和运动本身。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活动像这种教育艺术一样自然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人智学的运动。同样，作为一个当然的问题，和另外两种一样，我冒昧地说，教育艺术也是根据命运而产生的。人智学运动无疑是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的事实本身所产生的人类努力相对应的一种表达。

只需回忆一下古代，各种神秘中心通过精神体验培养宗教、艺术和科学。它使我们意识到，在这些古老的神圣中心，人类如何与超感生物交谈，将精神的生命带入外部的物质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进入人类发展的历史，并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将超感现实添加到人类感官现实中的冲动。当我们深入人类进化的历史时，这些观点是开放的；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人智学中，有不断的人类努力。人智学生活在当今人类灵魂的渴望和努力之中。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那些有意愿从精神世界接受启示的人成为可能，这些启示将再次加深整个人类的世界观。

今天，来自精神世界的启示必须以一种不同于旧的神秘真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必须符合现代科学，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本质。而那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人也知道，出于今天的条件，如果不是因为大量的偏见、先入为主的感觉和想法阻碍了他们的道路，那么更多的人会进入人智学。但这些事情必须克服。一个更大的人智学人的圈子必须从我们的小圈子中成长。如果我们想象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和工作的一切，而不宣布人类哲学是一场宗教运动，我们可能会允许一幅深刻的感人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

想象一下戈戈塔的神秘。仅仅一百年后，最杰出的罗马作家塔西佗(当时，在罗马文明和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生活在前几千年的传统中，甚至当时对基督一无所知。可以用文字描绘一个重要事实的图景：上面有罗马文明-竞技场、辉煌的表演，以及罗马社会和州政府发生的一切。下面是被称为地下墓穴的地下区域。许多人聚集在坟墓旁，他们像自己一样，相信戈各他的奥秘。这些人必须保守一切秘密。他们的地下活动只有在在一个基督徒被涂抹在球场上，并在竞技场上，作为文明公民的娱乐时才会出现。我们有两个世界：上面是罗马文明的生命，基于他们古老而辉煌的传统；下面是地下秘密发展的生命。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时期的杰出作家。他在他关于基督教诞生的笔记中写了一篇不值一提的文章，而他在罗马的桌子可能站在地下墓穴上方，他不知道他下面发生了什么。

几百年后，以如此壮观的方式传播的东西消失了；基督教文明已经浮出水面，基督教正在欧洲扩张，那里以前有罗马文化。把这幅画留在眼前，我们看到了人类进化的实际过程。通常，当人们思考现在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说，当然，人智学者今天不会躲在地球下面；这不再是习俗，他们也不必这样做。从外在的意义上讲，人智学者们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和任何环境一样美丽。但请扪心自问，那些自称为普通文明的人是否比罗马人更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更了解地下墓穴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这么准确地说了；情况变得更加理智，但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思考中展望几百年，我们可能会满足这一局面将改变的勇敢希望。当然，那些像罗马人一样对人类哲学一无所知的人会发现这是一个幻想，但如果你不能勇敢地看着面前的道路，你就不能在这

个世界上积极工作。而人智学者们很乐意用这样的勇气来看待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图片出现在头脑的眼睛里。

偶尔，我们必须看看关于人智学的各种观点。渐渐地，几乎一个星期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人智学的对立书籍。反对者似乎非常重视人智学。他们几乎每周都在反驳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不多，因为他们没有那么有创造力，但他们确实否认了这一点。有趣的是，人智学是如何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我们发现，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或那些应该有某种责任感的人）写一些关于某一主题的书，并介绍他们读过的关于人智学的东西。通常，他们没有读过一本人智学的作者的书，而是从对手的作品中收集信息。

考虑一下这个例子：有一次，有诺斯替派，其中几乎没有剩余，除了皮斯蒂斯索菲亚，一个包含很少，非常难以理解的写作。今天，有一些人写诺斯替派（它似乎很受欢迎），虽然他们对它知之甚少，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它的倡导者。他们认为说诺斯替主义起源于希腊文化是正确的。我经常想知道如果人智学被这样对待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像许多人经常希望的那样，它所有的精神科学著作都被火烧掉了。人智学将成为众所周知的，就像今天的诺斯替派。有趣的是，人们经常说，人智学只是温暖的诺斯替主义。他们不了解人智学，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它，他们不知道诺斯替派，因为没有物理文献。^{*}然而，这就是人们说话的方式。它是否定的，但表示一个特定的问题。需要勇气和力量来防止人智学走上诺斯替主义的道路；必须发展它，使它体现其内在的现实。如果我们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出现的各种努力深感满意-这一会议就是例证。这一举措加在一起，将确保人智学在未来继续有力地发挥作用。纳格·哈马迪的经文，即所谓的诺斯替福音书，是在这些讲座 20 多年后在埃及发现的。所谓的死海卷轴，也被认为与诺斯替派有联系，是从 1947 年左右开始在库姆兰和死海附近的 11 个洞穴中发现的。

在这门教育课程中，人智学从小小的窗户窥视着。然而，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这可能表明人智学是如何与现实齐头并进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因为一切真实的事物都充满了精神，我们不能知道和理解现实，除非我们对精神有一个眼睛。当然，这里不可能谈论人智

学本身。另一方面，很有可能谈论一个领域的活动，在那里，人智学可以有效地工作-在教育。

例如，以优律诗美为例，是命运在说话。今天，从外面看东西，可以想象有人突然想到我们需要优律诗美。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一个家庭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有几个孩子，母亲很关心他们。她担心他们会有值得的东西。人智学的运动仍然很小。有人问我：“这些孩子能发展出什么？”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通往尤利提米的第一步。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受到了狭隘的限制，但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给出了对优律诗美的第一个建议。命运说了出来，因为存在着人智学，站在人类地面上的人正在寻找她的召唤。不久（没过多久），第一批尤里的学生成为老师，并能够把尤里带入世界。因此，在玛丽·施泰纳的帮助下，她的翅膀下，尤里特米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觉得优律诗美已经被寻求，而是认为优律诗美寻求了人智学。

一旦世界大战的浪潮平息下来，人们的思想就会转向各个方向。但是，最终，一些伟大的事情必须发生。因为人们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他们需要找到勇气去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一种彻底的改变。伟大的理想是当今的秩序。所有可能写过其他题材的作家都写过关于国家或社会未来等问题的文章。在任何地方，思想都转向了通过人类努力现在可能产生的东西。从精神科学的土壤中，许多东西突然出现，然后消失了。在教育领域，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可展示的。我的书《孩子的教育》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人智学的运动的开始。它载有许多建议，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但它并不被认为是特别的——只是一本可能帮助母亲抚养孩子的小册子。我总是被问到一个孩子应该穿蓝色还是红色的衣服。应该给这个孩子一个黄色的床罩，还是给那个孩子一个红色的？我被问到一个孩子应该吃什么，等等。这在教育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并不算什么。

然后在斯图加特，在所有这些混乱的理想中，埃米尔·莫尔特的想法出现了，为华德福·阿斯托里亚卷烟厂的工人子女建立一所学校。埃米尔·莫尔特今天来了，他的想法是让我负责指导学校。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否则命运是不会允许的。这所学校由工厂工人的一百五十

个孩子组成，教师来自人类运动。符腾堡学校的规定允许我们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男女教师。唯一的条件是，未来的教师应该能够以一般的方式证明他们适合这项任务。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通过魏玛国民议会发生的伟大的“解放人类”之前。在那之后，我们将永远无法如此自由地进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开始，而且至少有可能在几年内保持较低的班级。

人智学接管了学校——或者也许是学校接管了人智学。几年后，学校发展壮大，孩子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班级。各种各样的人都想让他们孩子上华德福学校，不管他们是不是人智学者的人。产生了非常奇怪的意见。当然，父母最喜欢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上一所优秀的学校。例如，有许多反对者的敌意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他们知道人智学只是一堆愚蠢和不科学的垃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送孩子去华德福学校。他们甚至意识到华德福教育非常适合他们的孩子。

最近，两位这样的人参观了学校，说：“这所华德福学校真的很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这一点。但很遗憾，它是基于人智学的。”当然，如果不是人智学，学校根本就不会出现。正如你所看到的，许多人的判断相当于说：有一个优秀的舞蹈家，很遗憾他不得不站在两条腿上。这是我们对手的逻辑。我们只能说华德福学校很好的；学校里没有任何计划，所以它促进了任何特定的世界观。在宗教教育方面，天主教儿童由一名天主教牧师教，福音派儿童由一名福音派牧师教；由于德国有这么多人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我们不得不安排一个“自由宗教”班。否则，这些孩子根本就没有宗教教育。

我发现很难找到免费宗教课的老师，因为课太满了。我们从不试图说服孩子们参加，因为我们想成为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我们只是希望有实际和基本的指导原则。我们也不想把人智学引入学校，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教派。我们只关心全人类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阻止儿童离开福音派或天主教宗教课程，参加自由宗教课程。如果他们来了我们就不会受到责备。但我们有责任确保自由宗教课程继续下去。

渐渐地，华德福学校正在成长。现在大约有八百名儿童和四十到五十名教师。它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财政状况不佳。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不到六个星期前，无法知道财政状况是否允许学校在6月中旬以后继续办学。这一例子清楚地表明，面对中欧悲惨的经济状况，这种努力今天是多么困难，即使它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它存在的精神理由。每个月，我们都对如何使华德福学校在经济上可行感到非常焦虑。命运让我们工作，但达摩克利斯之剑-财政需求-总是悬在我们的头上。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仿佛学校是一个永恒的机构。这需要一名非常忠诚的教职员，他们在内心深处工作，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三个月内被雇用。

在任何情况下，人智学教育都是从人智学社会中产生的。最不被追求的人最能繁荣；换句话说，神所给予的，而不是我们所做的，得到最大的祝福和好运。很有可能，教育艺术必须特别贴近人智学者的心灵。毕竟，什么才是世界上最内在最美丽的东西？当然，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人。看到人类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诞生；为了了解他们中的生命，他们以明确的形式带来的东西逐渐被定义为他们特征和运动；正确地看到通过人类形式工作到物质世界的神圣力量和表现形式-所有这些都有一些东西，在最深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难怪，只要有努力追求最纯洁、最真实和最亲密的人类，只要这些努力是人类一切的基础，我们就可以用神圣的、宗教的感觉来思考日益增长的人类的奥秘，唤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工作。

这源于灵魂深处的冲动，唤起了人智学运动中对教育艺术的真正热情。我们可以真正地说，教育艺术作为一种创造存在于运动中，只有通过爱才能培养，这就是我们培育它的方式。它确实是最投入的爱培育的。许多人甚至说，所有知道华德福学校的人都把它放在心上，而那里蓬勃发展的人以一种必须被视为内在必需品的的方式这样做。

我想提及这方面的两个事实。最近，在斯图加特举行了一次人智学协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方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愿望。有人建议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可以做些什么。和今天一样，

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很聪明，所以当然人智学者们也很聪明；他们经常参与世界上聪明的方式。因此，碰巧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项特别令人感兴趣。这是来自华德福学校高年级学生的建议——这是对人智学社会的真正吸引力。它是由十二班的所有学生签署的，大致如下：我们正以一种真诚和人性化的方式在华德福学校接受教育；我们害怕不得不进入一所普通的大学或学院。人智学协会是否有可能创建一所人智学大学？我们想进入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我们的教育可以像华德福学校那样自然和人性化。

这一建议提交给会议，激起了成员们的理想主义。因此，决定开办一所人智学大学。收集了相当多的钱，但后来，由于发生了通货膨胀，数百万马克只是融化成辉尼格斯。然而，有些人认为，在人智学社会强大到足以形成和作出判断之前，也许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好吧，我们也许可以训练医生，神学家等等，但是他们训练后能做些什么呢？他们不会被承认。尽管如此，这些童心所感受到的，为这种教育的内在必要性提供了有趣的证明。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不是不自然的。

为了继续这个故事，当我们的学生第一次进入顶级课堂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能够把重点放在给孩子们一个活生生的文化上，但现在他们必须找到一条进入高考所必需的死亡文化的道路。我们必须安排好头等班，这样学生才能通过考试。这跨越了我们自己的课程，在我们的教师会议上，我们发现很难限制自己在最后一年的考试中集中精力。尽管如此，这是我们所做的。当我参观这门课时，我发现这并不容易；一方面，学生们在打哈欠，因为他们必须学习他们要知道的考试内容；另一方面，他们的老师经常想适应其他考试不需要的科目，但这些东西是学生想知道的。必须提醒他们在考试时不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真正的困难。

然后是考试。结果令人满意，但在教师学院和教师会议上，我们完全厌倦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建立了华德福学校；但现在，当我们在上一学年中为我们的工作加冕时，我们无法实现我们的意图，不能做学校要求我们做的事。因此，尽管一切都是这样，我们决心严格地把课程坚持到最后一学年结束，到第十二年级结束，并向家长和学生建议我们再加一年，这

样才能参加考试。学生们非常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实现华德福学校真正意图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只有一个要求——教师为考试做辅导。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现实”中，建立纯粹源于人类知识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只有那些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人，才会看不到我们必须处理这些事情，这会导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我们有人智学运动中的教育艺术，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智学运动，就像它存在于当今社会一样，当它试图做它认为是内在需要的事情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我们必须以一种真正鲜活的方式看待现实。

不要以为我会嘲笑那些相信事情并不那么糟糕的人，或者我们太多地利用这一切，特别是因为其他学校相处得很好。这不是重点。我很清楚在今天的学校里能找到多少努力和精神。我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但不幸的是，人们不再期待他们的想法。他们看不到教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联系纽带，也看不到什么在风暴的暴力中接近我们，威胁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社会被浪费。人智学知道未来发展文化所必需的条件；这本身就迫使我们发展你在我们的教育中找到的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为人类提供进步的可能性，使其免于倒退。

一方面，我描述了教育艺术是如何站在人智学运动中的，但由于这种教育艺术是以人智学运动为中心的，这一运动本身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它发生了，并想听到人智学在教育主题上必须说的话，我们感谢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我们能够谈论什么是我们的心如此接近。在这个特定的课程讲座中，我能够给出一个唯一的刺激，并提出一些建议。但是，当谈到它，我们真的没有完成那么多。我们的人智学教育是基于教学的实际实践。只有当它完成了，它才能活下去，因为它的目的无非是生命本身。事实上，它根本不能真正被描述，但必须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试图激发对必须进入生活的东西的兴趣时，我们必须利用每一种可能的言语艺术来展示那些实践人类教育艺术的人是如何从生活的充实中努力工作的。也许我在这

门课上的成绩很差,但我试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是如何从人智学中成长出来的,与命运一致。

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人智学中,只想把它作为一种心灵和灵魂的世界观,当人智学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包括艺术、医学、教育等时,他们会怀疑地看待它。但它不能这样做,因为人智学需要生活。它必须在生活中工作,它必须在生活中工作。也许,这些关于教育艺术的讲座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表明,人智学绝不是宗派主义的,也不是从幻想中编织出来的,而是打算以数学的冷静理由面对世界——虽然,一旦我们进入精神,数学的冷静就会产生热情,因为热情这个词本身就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说话和行动脱离精神时,即使我们在数学意义上是冷静的,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变得热情。即使今天人智学仍然被视为一种荒谬的幻想,它也会逐渐向人们揭示,它是建立在绝对具体的基础上的,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努力体现和实践生命。也许这可以在今天的教育领域得到最好的证明。

如果我能给你们中的一些人一些鼓舞人心的想法,那么我就会很满意。如果那些受到一点激励和激励的人能够通过共同努力,找到一种方法在生活中继续这些讲座所要激励的东西,我们的共同工作将是最好的。